

「發揮湖南人的精神，
完成大時代之勝利。」

近世中國

錢基博著
求知書店發行
艾士奇購



沁園春

詠雪(寄柳豐宇)

毛澤東

北國風光，千里冰封，萬里雲飄。望長城內外，惟餘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頓失滔滔。
山舞銀蛇，原馳蜡象，欲與天公試比高。須晴日，看紅裝素裹，分外嬌娆。
江山如此多嬌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。惜秦皇漢武，略輸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遜風騷。一代天嬌，成吉思汗，只識彎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。

文士古可流

求知書店發行

憲政參考資料

永寧編
三十五元

本書搜集各有關憲政之重要文獻，是當前民主憲政運動中大舉最需要的讀物。

救亡明鑑

景山編著
二十元

作者感時憂世，特將平日閱讀史書中與現狀相合者，一一鈔出，並詳加評論，意在供國人鑒戒。此書不獨可給研究歷史與任職軍政者之最好參考資料，更可作麻痺中之國人一付回生之清醒劑。

大軍進行曲

李紀元編著
定價一百廿元

這是一本最新的名歌集，末附唱歌、指揮、作曲等音樂技術訓練。

小學教師藝術字畫手冊

茜波編繪
定價六十五元

作者不僅在藝術設計工作上具有悠長之時間，而且有了十多年實際的教學經驗。本書即作者在實際工作中的產物。

民衆教育之理論與實施

嚴寅編著
定價百廿元

本書包括民衆教育之一般理論與實施辦法，以及民衆教育之演進與各國民衆教育之概略。全書約十餘萬字，師範學校可採作教本，正在服務中的民教工作人員及小學教師，更宜人手一冊，用資參考。

幽默聯語

楊達真編著
定價廿五元

錢基博著

近百年中國學風

求知書店發行

艾士奇
圖書館
部
陽
縣
立
中
學

五期

牙
縣
中

近百年湖南學風

目次

一、導言	一		
二、湯鵬	魏源	六	
三、羅澤南	李續賓	王金	一六
四、胡林翼	曾國藩	左宗棠	二七
五、劉蓉	郭嵩燾	四三	
六、王闓運	閻鎮珩	五五	
七、鄒代鈞	羅正鈞	六七	
八、譚嗣同	蔡鍔	章士釗	八〇
九、餘論	一〇五		

近百年湖南學風

(一)導言

湖南之爲省，北阻大江，南據五嶺，西接黔蜀，羣苗所萃，蓋四塞之關，其地水少而山多，重山疊嶺，灘河峻激，而舟車不易爲交通；頑石赭土，地質剛堅，而民性多流於偏僻，以故風氣錮塞，常不爲中原人文所沾被；抑亦風氣自創，能別出中原人物以獨立！人傑地靈，大儒迭起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閎識孤懷，涵今茹古，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，有堅強不磨之志節，湛深古學而能自闢蹊徑，不爲古學所困；義以淑羣，行必厲己，以開一代之風氣；蓋地理使之然也！

天開人文，首出庶物以潤色河山，弁冕史冊者，有兩鉅子焉：其一楚之屈原，著離騷經，以香草美人爲比興，以長言永歎變四言，鏗鏘鼓舞，於三百篇之外，自成風格，創楚辭以開漢京枚馬之詞賦。其一宋之周敦頤，作太極圖說，通書，契性命之微於大易，接孔顏之學於一誠，而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，倡理學以開宋學程朱之性理。一爲文學之鼻祖，一爲理學之開山，萬流景仰，人倫模楷，風聲所樹，豈徒一鄉一邑之光哉！然爲生民立極，爲天地立心，而輸世長民，一本修己者，莫如周敦頤之於宋，其次王夫之之於明！周敦頤以樂易恬性和，王夫之以艱貞柱世變。周敦頤探道原以闢理窟。王夫之維人極以安苦學。於開夫之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！

聞敦頤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也！敦頤，道州人；夫之，衡陽人；湖南人而有此，匪僅以自豪鄉曲，當思以紹休前人！

自昔子思作中庸以說天命之性，而孟子道性善以修率性之道；開宗明義，而未有體系，所以「理」而不為「學」！至周敦頤乃本中庸以上推之易繫辭傳，而後天命之性，率性之道，有體有系，蒼然秩然；猶若以為未足，更本易繫辭傳以旁推交通諸老子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，拈出「太極無極」之義，以補易繫之未所言，而後先天之道，天命之性，有體有系，蒼然秩然！觀其太極圖說曰：「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；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，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。五行一陰陽也；陰陽一太極也；太極本無極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，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，萬物生生，而變化無窮焉」。蓋融老子易繫之義而治之一爐者也。「太極」之詞，出自易繫；而「無極」之義，則參老子。老子言：「有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」；「無極而太極」也。老子言：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于無」；則所謂「五行一陰陽」，「陰陽一太極」，「太極本無極」也。「太極無極，二而一，一而二」；此老子「有」「無」雙觀之所以「同謂之玄」也。太極圖○中間一○，即「易有太極」也。○旁陰抱，○兩儀一畫也。不過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成三；而敦頤卻把伏羲兩畫彎曲，抱在太極兩旁，亦從老子「負陰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」之說悟出。老子所謂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；「就一太極也。」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；「物物一太極也。」

極」二字，原本易繫，尙是祖述孔門之舊；至於「主靜立人極」，「人極」二字，則自敦頤始發之；其後「從人也得其秀而最靈」云云，皆說「人極」；「人極與太極對勘而論，以明天人相與之際，絕非矯揉造作；故人能踐形，即能盡性，能盡性，即能達天；天人一理，此敦頤立言之旨；而以太極圖說擊其要，以通嘗暢其義；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」，「主靜」二字，是立人極之本；「中正仁義」，又是主靜之實落處；然「主靜」之下，又自註曰「無欲故靜」，「無欲」者，無人欲；無人欲，則純乎天理矣；而「誠」以立其本，「幾」以神其用，夫道非「誠」不立，非「幾」不行。事之大小，天下之治亂，皆有「幾」者行其間；天也，固人也！事有理有勢，而行之必以其幾；此則衆人之所忽，而豪傑有爲者之所必爭也！敦頤言「誠神幾謂之聖人」；「誠」者本也；「神」者用也；「幾」者介乎動靜之間；故曰：「動而未形，有無之間，幾也。」蒞事之初，有審幾之明；及事變之歧出，又有赴幾之智；一得其幾而萬險皆平；一失其幾，叢脞百出，咫尺皆荆棘也！然非「主靜」者，不能審幾赴幾；而非「定之以中正仁義」，則審幾赴幾而或流於狙詐慘礪，吾見亦多矣！此敦頤所爲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」也！程氏顯頤，理學之宗，而兄弟受業；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，所樂何事？顯嘗曰：「自再見周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！」以其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上，世稱濂溪先生。

周敦頤生富太平；王夫之身歷世屯，而以明莊烈帝崇禎十五年舉於鄉；目覩是時朝政，刻覈無親；而士大夫又馳騫聲氣，東林復社之徒，樹黨伐仇，日尋於恩怨，發而爲文章，黜申韓之術，嫉朋黨之風，長言三歎，未有己！既一仕桂王，爲行人司，知事終不可爲，乃匿迹永郴衡邵之

閱，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。世稱船山先生。清盜諸夏而撫定之，蒐訪隱逸，大舉登進，雖顧炎武李容之艱貞，而徵聘不絕於廬。獨夫之深閔同病，勉焉無與；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，不欲身歸而文著以來反唇；用是其身長遯，其名翳寂！其學出宋儒張載，載著有西銘正學等書，其學以仁爲宗，以禮爲體，而深信周禮爲必可行於世。夫之則註正蒙數萬言以討論爲仁之方；爲禮記章句數十萬言以闡明記禮之意。昔仲尼好語求仁，而雅言執禮；孟子亦仁義並稱；蓋聖人所以平物我之情，而息天下之爭，內之莫大於仁，而外之莫急於禮，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，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，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也。夫之荒山敝榻，終歲孜孜，以求所謂育物之仁，經邦之禮，窮探極論，千變而不離其宗。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；雖未爲萬世開太平以指見諸行事，而豈難艱貞以懸世無悶，固爲生民立極！周敦頤光風霽月，飲人以和；夫之則茹苦含辛，守己以貞。周敦頤以道自樂，從容涵泳之味洽；夫之則歷劫勿渝，厲世磨鈍之節堅！翹企高風，詩不云乎！「我思古人，俾無訛兮。」

降而輒近，世變亦益亟矣！百年以還，歐化東漸，撓萬物者莫疾乎風，君子以獨立不懼！而習尚之所蒸，抑有開以必先！湯鵬尙乘以自名一子；魏澹通經而欲致之用；胡林翼，曾國藩，左宗棠扶危定傾以效節於清；郭嵩燾，譚嗣同，章十劍變法維新以迄於革命；新舊相劇，問學殊途，而要之有獨立自由之思想，有堅強不磨之志節，湛深古學，而能自闢蹊逕，不爲古學所囿；志在於淑羣，行不害遠衆，精神恣越，則無不同！余遠寇來湘，披覽著書，頗亦闕其指要，觀其會通，觀記所及，寫成草編，稟錄湯鵬，魏澹以下得若干人以盡其變，上推周敦頤，下夫之兩賢以

端其趣，而行毋繩以求備，人不拘於一格，大者經文緯武，次亦茹古涵今，略其是非功罪之著，而彰勛學闡修之懿；所貴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，用之則輔世長民，不用則致知窮理；內聖外王，在湘言湘，豈徒爲詔書來學，抑亦自振其衰朽！凡我共學，倘能恢張學風，緝此徽美，樹規模，開風氣，以無忝於前人；豈徒一校之私以爲幸，國家景命，有利賴焉！昔羅澤南以一老諸生，假館四方，窮年汲汲，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學，師弟礪切，而其弟子王鑫、李氏續賓續宜兄弟，殺敵致果，焯有樹立！吾黨身廁上庠以糜大官之廩，所憑藉什伯於羅氏師弟，則所樹立亦必什伯於羅氏師弟，乃足以副國家之作育；景行行止，在吾黨好爲之耳！尙乃易哉，毋隕越以貽前人羞！

(二) 湯鵬 魏源

清治至道光而極敝，清學至道光而始變！於國承平之日久，主溺晏安；大臣委蛇持祿，容說以爲忠；士人汨沒科舉，詩書以干澤；卽有魁異傑出之才，不安固陋，而聲氣標榜，呼朋嘯侶，桐城文章以舉古，休寧名物以張漢，文史雍容，姑以永日；而輔世長民，以爲非分！儻有文章經國，志氣拔俗，發強剛毅足以有執，文理密察足以有別，發聾振聵，大聲疾呼者，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哉！吾得二人焉：曰湯鵬。曰魏源。

湯鵬，字海秋，益陽人；擢道光三年癸未進士第，年甫二十，所爲制藝列書肆中滿街，士人撫擬相踵得科第；鵬唾棄不復道，專力爲詩歌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，離騷，漢魏六期下暨唐詩，無不形規而神挈之；未幾得三千首！其始官禮部主事；爲文章下筆不自休，大臣以爲才，選入軍機章京；補戶部主事，轉貴州司郎中；擢山東道監察御史，年始三十餘，意氣踔厲，謂天下無不可爲者；徒馳騁文墨以自標置，無當也！於是勇言事，未逾月三上章，卒以得罪，罷御史，同戶部員外郎，轉四川司郎中。是時，英人擾海疆，求通市；鵬已黜不得言事，猶上書大臣轉奏善後條陳三十事，報聞而已！鵬居曹司久，而負才氣，鬱不得施，以謂：「事有積之已久則弊，而守之以固則枯，壞之已甚則匱，而處之以賸則愚；振之以大聲疾呼，則嘗其激，而荒之以流心佚志，則厚其羞；料之以深識蚤計，則嫌其諫，而亟之以積光倒景，則鬱其憂；是故君子不能終尙變！尙變云何？爾乃君毋過尊而自比於天地之大！臣毋過卑而下同於犬馬之賤！大臣毋庸尊榮

以覆小臣；毋小其職掌，乃併其聰慧氣力而一例小之也！小臣毋畏謹何以嬉大臣；毋大其辭秩，乃併其神理骨幹而一例大之也！國故毋有所枝離禁忌而不以告人；民情毋有所增而不上聞也；是則與天下臣民共其趨嚮；非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慎畏；功則與天下臣民共其驩欣；過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懲罰！公輔毋自其歲月資格爲之；將帥毋自其宗藩世胄爲之也；機密宜選老成忠譽以厚其德，直其義；封圻宜兼文武幹濟以鴻其體，實其用；諫議宜格君心，杜門戶以伸其直，示其大；守令宜引英俊，擢三公以重其選，拔其尤！輕重貴賤之等，毋封已見以成倒置也，治忽安危之機，毋戾衆志以得慘報也！科目毋徇文字，登進毋涉苟且也！軍旅毋溺晏安，訓練毋徇成式也！粟米之產，毋委以地氣而不廣生，毋限以農工而不衆也！鹽筴之利，毋斂以官守而不約束，毋盡以疆界而苦迂滯也！而歸之覽上下古今善敗得失，毋涉其故而忘其新，開明駭者，無而陋者也！稍變而留其半者，有志而懈者也！可變則變者，智也！不變不止者，勇也！變然後宜，宜然後利，利然後濟者，仁也，義也！苟不得施於事而著之言！於是爲浮邱子一書，立一宜爲幹而分數支；支之中又有支焉，則支復爲幹；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；大抵言軍國利病，人事情僞，開張形勢，根極道德，一篇數千言者，九十一篇；四十餘萬言，而植之以學，索之於古，以謂：「君子納之於軌物，然後能裁之於義理；裁之於義理，然後能詳之於體段；詳之於體段，然後能鴻之於作用。君子易施而每益上如此也！說命之言曰：『王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，學於古訓乃有獲！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說攸聞！』是故君子必於古乎索之！易索之！曰於古載籍乎索之！是故讀經則思其意；讀史則思其迹；思其意，則與而衍，使人變動光明而濟；思其迹，則炯而

嚴，使人中正比宜而靜！是故君子必讀書則古以握宰世服物之本；考之詩，然後知性情；知性情，然後能款萬物；考之書，然後知政事，知政事，然後能著萬物；考之易，然後知陰陽，知陰陽，然後能妙萬物；考之禮，然後知典則，知典則，然後能衷萬物；考之樂，然後知聲音，知聲音，然後能和萬物；考之春秋，然後知名分，知名分，然後能戒萬物；考之論語孝經，然後知言行，知言行，然後能體萬物；考之大學中庸，然後知體用，知體用，然後能總萬物；考之歷代之史策，然後知成敗之凡，知成敗之凡，然後能操萬物；考之當代之彙訓，然後知創述之委，知創述之委，然後能鞏萬物。』每遇人，輒曰：『能過我一閱浮邱士乎？乃所願，則學周公孔子之學，志周公孔子之志，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！』然其學主王霸雜用，出入儒與名法，而不純學周公孔子；其語雜糅孟軻韓非，引物連類，旁徵史實，而歸宿於稱說詩書，則又似荀子書之引詩以卒篇；而其行文，則好爲排比，體仍制藝，而自出變化，震盪陵厲，時而雲垂海立，時而珠圓玉潤，連牀旁魄，時恣縱而不儻；讀之者目眩神奪，爭之強，辯之疾矣；足以奪人之心，移人之志；儻後來康有爲，梁啓超報章文，新民體之所昉乎！他所著述，如明林十六卷，指陳前代得失；又有七經補疏，闡發經義；止信筆初稿，雜記見聞；諸書皆出示人，惟止信筆初稿，人多未見；或問之曰：『此石室之藏也！』嘗謂其友人曰：『漢以後作者，或專工文辭，而義理不精，經綸不優；或精義理，優經世，而不雄於文；克兼之者，惟唐陸宣公，宋朱子耳！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。』其自許如此！

魏源，字默深，邵陽人；嘉慶己卯及道光辛巳，兩中湖南鄉試副榜；壬午，舉順天鄉試，冠

南籍，試卷進呈，宣宗手批嘉賞，名籍甚！明年爲道光二年癸未，典會試者必欲羅致之以邀上眷；得一卷，文筆絕類；及揭曉，則湯鵬也；而源不第，入資爲內閣中書，改知州。遊江南，而安化陶澍方官江蘇巡撫，尋擢兩江總督，兼莞鹽政，於源爲鄉先輩，用其議以創海運，改鹽法，國裕聞氏亦利，有遺愛焉，焯爲名臣，則源之以也！道光二十四年甲辰，第進士，發江蘇，以知州用，補高郵州。前此治經而張今文者，則春秋而已，至源乃推而大之以及詩書，徧於羣經；著董子春秋發微七卷，曰：「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，而補胡毋生條例，何邵公解詁所未備也。」詩古微二十二卷，曰：「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，補直其罅漏，發皇其幽渺，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，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。」西漢尙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，而關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。家法考，曰：「今日復古之要，由詁訓音釋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，此齊一變至魯也。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，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，此魯一變至道也。」宣究今學，抉經之心，而博綜子史，高談王霸，宏我漢聲，通經致用，以謂：「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，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！賈生得王佐之用，董生得王佐之體，合之，則漢世伊尹之儔也！秦湯方煥，九州爲爐，故漢初，曹參蓋公沐之清風而清靜以治！若乃席豐履豫，秦久包荒，萬幾叢脞於上，百慮叢糺於下，乃不厲精圖治以便民無事，而但以清靜爲無事，有不轉多事者乎！皇春帝夏，王秋霸冬，氣化日禪，雖義黃復生，不能返於太古之淳；是以堯步舜趨，禹馳湯驟，世愈降則愈勞，况欲以過門不入，日昃不食之世，反諸標枝野鹿；其不爲西晉者幾希！詩曰：「民莫不逸，我獨不敢休！」工曠

墨之士，以農桑爲俗務；而不知俗學之病人，更甚於俗吏！託玄虛之理，以政事爲粗才；而不知腐儒之無用，亦同於異端！莊生喜言上古；上古之風必不可復，徒使晉人糝糝禮法而禍世教！宋儒專言三代；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，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術！君子之爲治也，無三代以上之心，則必俗；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，則必迂！其不變者道而已；勢則日變而不可復者也！天有老物；人有老物；文有老物。柞薪之木，傳其火而化其火。代嬗之孫，傳其祖而變其祖。今自爲今，古乃有古；執古以繩今，是爲誣今；執今以釋古，是爲誣古；誣今不可以爲治；誣古不可以釋學！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，無不富強之王道！易十三卦述古聖人制作，首以田漁耒耜市易，且舟車致遠以通之，擊柝孤矢以衛之。禹平水土，卽制貢賦而奮武衛；洪範八政，始食貨而終賓師；無非以足食足兵爲治天下之具。後儒特因孟子義利王霸之辯，遂以兵食歸之五霸，諱而不言；曾亦思足民治賦，皆聖門之事；農桑樹畜，卽孟子之言乎！王道至纖至悉，井牧徭役兵賦，皆性命之精微，流行其間。使其口心性，躬禮義，動言萬物一體，而民瘼之不求，吏治之不習，國計邊防之不問，一旦與人家國，上不足制國用，外不足靖疆圉，下不足蘇民困，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，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，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！易謂道之器，曰禮樂。易謂道之斷，曰兵刑。易謂道之資，曰食貨。道形諸事謂之治。以其事筆之方策，俾天下後世得以求道而制事，謂之經。藏之成均辟雍，掌以師氏保氏大樂正，謂之師儒，師儒所教育，由小學進之國學，由侯國貢之王朝，謂之士。士之能九年通經者，以淑其身，以形爲專業，則能以周易決疑，以洪範占變，以春秋斷事，以禮樂服制興教化，以周官致太平，以禹貢行河，以三百五篇書鍊習

，以出使專對，謂之以經術爲治術；曾有以通經致用爲詬厲者乎！以詰訓音聲蔽小學，以名物器服蔽三禮，以象數蔽易，以鳥獸草木蔽詩，舉生治經，無一言益己，無一事可驗諸治者乎！嗚呼！古此方策，今亦此方策；古此學校，今亦此學校；賓賓焉以爲先王之道在是！吾不謂先王之道不在是也；如國家何！詩曰：『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猶是經，維邇言自爭！』自乾隆中葉後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，而大江南北尤盛！蘇州惠氏（棟）江氏（聲），常州臧氏（塘堂）孫氏（星衍），嘉定錢氏（大昕），金壇段氏（玉裁），高郵王氏（引之），徽州戴氏（震）程氏（瑤田），爭治詰訓音聲，瓜剖豚胾，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（炎武，祖禹）及四明黃南雷（宗義），萬季野（斯大），全謝山（祖望）諸公，卽皆擯爲史學非經學，或謂宋學非漢學，錮天下聰明智慧，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！獨武進莊方耕侍郎（存與）生於其時其鄉，其學能通於經之大義，西漢董伏二先生之微蘊，未嘗凌雜脈析；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！嗚呼！吾所謂真漢學者，庶其在是！所異於世之漢學者，庶其在是！至嘉慶道光間，而李申菴先生（兆洛）出，獨治通鑑通考之學，以地證史，以史治地，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，用康熙乾隆臬輿一統圖朱印，墨注古地名其上，每代各爲一圖，號曰歷代沿革圖；疏通知遠，不趨聲氣，而惡夫以鉅釘爲漢，空腐爲宋；醇然粹然，莫測其際也！並世兩通儒，皆出武進，盛矣哉！余於莊先生不及見：見李先生！其學出於吾常州莊李二氏，經緯史，而潤澤之以文章，詞筆奧衍；孰於元明以來掌故，纂錄元史新編若干卷，明代食兵二政錄七十八卷，聖武記十四卷，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卷，旁蒐博采；尤悉心河道水利，海防邊防，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，如聚米畫沙，如燭照數計。自謂學而言，可起而行也！於時，英人以販雅片，絕通

市，構置於我，爾兵艦東來，擄我廣州，繞橫海上，掠閩浙，入長江，師徒撓敗，於是割地通商，而有南京城下之盟；中外大吏，相顧皆縮！於是源發憤激道曰：「夷之水戰與火攻，強於倭；倭之絕夷不與通市者，防其販煙與傳教；而夷之畏倭，畏其岸上陸戰也！倭國三十六島，港汊紛歧，其海口更多於中國，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；止以陸戰之悍，守岸之嚴，遂足聳夷心，絕市舶，而不敢過問；又止以刑罰之嚴，遂足禁異教，斷毒煙，而莫敢輕犯！吾之水戰火攻，不如夷，猶可言也；守岸禁煙，豈不如倭，可乎？不能以戰爲款，猶可言也；並不能以守爲款，可乎？不可乎？令不行於海外之天驕，猶可言也；令並不行於海內販煙吃煙之莠民，可乎？不可乎？夫財用不足，國非貧；人材不覈之謂貧！令不行於海外，國非羸；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！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；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國境！嘗觀周漢唐宋元明之中葉矣！瞻其闕，夫豈無絲令！詢其廷，夫豈無充位！人覓其令雷行於九服，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！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，而不知其稿伏於溝莽也！無一政能申軍法，則佚民玩！無一材堪充軍吏，則傲民狂！無一事非耗軍實，則國民皆荒！佚民玩！則畫篋不能令一羊！傲民狂，則鎗雷不能破一牆！四民皆荒，然且今日揖於堂，明日觴於墜，後日肱於臑！而以節制輕桓文，以富強歸管商，以火烈金肅議成湯，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！記曰：「物恥足以振之！國恥足以興之！」故昔帝王三蒙業久安之世，嘗渙汗大號之日，必驩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，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；人材進，則軍政修；人心肅，則國威遠！明臣有言：「欲平海上之倭患，先平人心之積患！」人心之積患如之何？非水非火，非刃非金，非沿海之奸民，非吃煙販煙之莠

民；故君子論雲漢車攻，先於常武江漢，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；玩卦爻內外消息，而知太易作者之所憂與；憤興憂，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，人心所以遠寐而之覺也，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！去僞去飾，去畏難，去養癰，去營窟，則人心之寐患去其一！以實事程實功，以實功程實事，毋談天，毋畫餅，則人心之虛患去其二！天時人事，倅伏相環；知己知彼，可款可戰。——於是蒐采歐美各國國情地理以著中國攻守之宜，成海國圖志一百卷，厥爲國人談瀛海故實者之開山；而其要歸於「以守爲攻」，「以守爲款」，「以夷制夷」，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；語重心長，時異勢遷，生百年以後之今日，而猶源之所以爲言，則固有建諸天地而不悖，百世以俟天挺偉人而不惑者！日本之平象山，吉田松陰，西鄉隆盛輩，無不稱海國圖志，讀之而憤焉排焉，攘臂而起，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；則源有以發其機也！於時，海疆震動，東南岌岌，而西北邊備弛，新疆協餉不繼！於是源大聲以呼曰：「伊古以來，中國邊患，西北恆劇於東南！蓋東南以大海爲界，形格勢禁；西北則窮莫無垠也。國家平遼噶爾之地，易其名，曰伊犁，曰烏魯木齊，曰巴里坤，曰哈密；及乎西域諸回部，若關展，若哈拉沙拉，若庫車，若沙雅爾，若賽里木，若拜城，若阿克蘇，若烏什，若喀什噶爾，若葉爾羌，若和闐，咸入版圖；設將軍參贊都統提鎮及辦事領隊諸大臣，遣兵駐防以資鎮守。或謂地廣而無用，官糈兵餉，歲解賠數十萬，耗中事邊，有損無益，曾亦思西兵未罷時，歷康熙，雍正，乾隆三朝，勤西顧憂；且沿克魯倫河長驅南牧，蹂躪聖大岡歸化城；甘陝大兵不解甲，豈豈似倍徒哉！且夫一消一息者，天之道；哀多益寡者，政之經。國家醜釁孳生，中國土滿人滿；獨新疆人寥地曠，牛羊麥麵蔬菓之賤，播植澆灌之易，氈裘質

易之利，金鑛之旺，窮民服賈牽牛出關，望輒長子孫，百無一反；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爲盛世消息尾閭者也；是聖人損益經綸之義，所必因焉乘焉者也！奈何狃近安，忘昔禍，惜涓埃之費，昧溟渤之利，以甘閱閉鄙儒眉睫之見！其後左宗棠用其言以我疆我理，改建行省，謂：「新疆不固，則蒙古不安；匪特陝甘山西各邊，時虞侵軼；即直北關山，亦將無晏安之日！近以用兵新疆，益歎魏子當日所見之偉爲不可及。」云。於時，兵敗於海防，財匱於河決江淹，而河無歲不決口以淹地數千百里，無歲不籌防以耗帑五六百萬！於是源按圖而陳曰：「我生以來，河十數決；但言防河，不言治河，故河成今日之患！儻籌河用，不籌國用，故財成今日之匱！夫地勢北岸下而南岸高，河流北趨順而南趨逆，自古北行，而今每上游豫省北決，必貫張秋運河，趨大清河入海；何不順其就下之性，築隄束河，導之東北，北不駕太行之脈，南不駕泰山之脈，介兩脈之間，所刷皆塵沙浮土。日益深通！於是河山地中行，無高仰，自無衝決；而官可裁防河之員數千百人，歲可省防河之帑五百萬金！河不爲患，帑不虛糜，而後國家得以全力飭邊防，興水利也！然歷代以來，有河患，無江患！河性悍於江，所經竟豫徐，地多平衍，其橫溢潰決無足怪！而江流所經，狹者束於山，寬則瀰以湖，宜乎千年永無潰決；乃數十年中，告災不輟，大湖南北，漂田舍，沒城市，無虛歲，而與河同患，何哉？承平二百載，土滿人滿，湖北湖南江南各省，沿江沿海沿湖，向日受水之地，無不築圩捍水，成阡陌，治廬舍其中，於是平地無遺利！且湖廣無業之民，多遷黔粵川陝交界，刀耕火種，雖巖叢峻嶺，老林深谷，無土不墾，於是山地無遺利！平地無遺利，則不受水，水必與人爭地，而向日受水之區，十去五六矣！山地無遺利，則凡菁谷之中，

浮沙壅泥，敗葉陳根，歷年積穢者，幸是皆懸擬旋淨，隨大雨傾瀉而下，由山入溪，由溪達漢，江，由江漢達湖，水去沙不去，遂爲洲渚，洲渚日高，湖底日淺；近水居民，又從而圩之田之，而兩日受水之區，十去其七八矣！江漢上游，舊有九穴十三口以泄水。今則南岸九穴淤，而自江至禮教白里，公安石首華容諸縣，盡占爲湖田！北岸十三口淤，而夏首不復受江！監利沔陽縣，亦長隄互七百餘里，衆估爲圩田！江漢下流，則自黃梅所濟，下至望江太湖諸縣，向爲尋陽九派者，今亦長堤數百里，而澤國盡化桑麻！下游之江面湖面，日狹一日，而上游之沙漲，日甚一日；夏漲安得不怒，堤垸安得不破，田畝安得不災！然則計將安出？曰：除其奪水爲利之人而已！人與水爭地爲利，而欲水讓地不爲害，得乎？湖南地勢高於湖北，湖北高於江西江南；楚境之湖口，日蹙日淺；則吳境之江堤，日高日險！沿江四省數十百萬之蕩析，孰與一邑一垸數千百家之饒衍乎！然而湖南漢口大淤，諸縣諸垸之民人漂溺者，亦豈少乎！損人利己且不可，况損人並損己乎！乾隆間，湖南巡撫陳文恭公劾玩視水利之官，治私築豪民之罪；詔嘉其不示小惠；此所以爲大人也乎！一源以咸豐五年歿於揚州；而前一年，河決銅瓦廂以北流，由大清河入海，而河患消息，河防以紓，卒如所言，蓋猶及見之；而奪湖爲田之爲江害，下民昏墊，迄今百餘年，禍未有艾也！然而君子立言，不爲一時；氓之蚩蚩，於源何憾焉！後人輯錄其文，爲古微堂內集二卷，外集八卷。

(三) 羅澤南

李續賓

王 鏊

湯鵬，魏源，大旨經世而行或不掩；羅澤南，李續賓，王鏊，篤實輝光而其德日新！湯鵬，魏源，猶以華士騰口說；羅澤南，李續賓，王鏊，則以醇儒篤躬行；而遭逢世屯，奮身扞鄉里，練丁設防，遂創湘勇，而起書生以當大敵，蹈難不顧，師弟僇力，轉戰大江南北，師陪而弟子繼之，智名勇功，後先彪炳，羞武夫之顏，闢其口而奪之氣，亦其素所蓄積然也！湯鵬，魏源，高文雄筆，沛然出之，聲彩炳琅，誦士大夫；而羅澤南，李續賓，王鏊，文彩不豔，辭遠而已；然其聲教遺言，皆經事綜物，公誠之心，形於文墨，尤足以匡世挽俗，而有補於當世！

羅澤南，字仲嶽，湘鄉人；十歲能文；家酷貧，大父拱詩，屢典衣市米，節縮於家，專餉於塾；而澤南溺苦於學，夜無油炷燈，則把卷讀月下；倦即露宿達旦。年十九，即課徒自給，而喪其母；次年，大父及兄嫂相繼歿；十年之間，屢遭期功之喪十有一！至二十九歲，而長子次子三子連殤；是歲爲道光十五年乙未，大旱飢，澤南罷試徒步歸。夜半叩門。則其妻方以連哭三男喪明；時飢甚？索米爲炊，無有也！澤南益自刻厲，不憂門庭多故，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；不憂無術以資生，而憂無術以濟天下！三十三歲，乃補縣學生；逾四十，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；假館四方，窮年汲汲，爲其徒講論宋儒濂洛關閩之緒，瘡口焦思，暢衍厥旨；其大者，以爲天地萬物，本吾一體；最不周於六合，澤不被於匹夫，虧辱莫大焉！凜降衷之大原，思主靜以研幾；於是乎宗張載而著西銘講義一卷；宗周敦頤而著人極衍義一卷。幼儀不慎，異說不辨，則趨嚮不端；

於是乎宗朱熹而著小學韻語一卷；嗣王守仁而著姚江學辨二卷。嚴義利之閑，於是乎有讀孟子割記二卷。窮陰陽之變，於是乎有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。旁及州城形勢，而有皇輿要覽若干卷。百家逸作，靡不研討，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，則交通旁推而不離其宗！其後太平軍洪秀全，楊秀清起廣西，乘勝遠門以躡藉湖南；而里中醫士多攘臂起，團民壯，捍寇患，死綏踵接而逐之湖外；則澤南之教也！咸豐二年，洪秀全圍長沙；縣令召澤南練鄉勇；巡撫張亮基檄赴長沙，而同縣曾國藩以侍郎在籍，奉詔督治團練，亦駐長沙；因與澤南講求東伍技擊之法，晨夕訓練；湘勇自此始，而太平軍之勢日以沮！澤南以所部與太平軍角逐，歷湖南江西湖北三省，積功累擢官授浙江寧紹台道，加按察使銜，布政使銜。所部將弁，皆其鄉黨信從者；故所向有功，前後克城二十，大小二百餘戰。其臨陣審固乃發，以堅忍勝。或問制敵之道？曰：「無他！熟讀大學『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』數語，盡之矣！左氏『再衰三竭』之言，其注脚也。」亦本周敦頤主靜察幾之說。其治軍以不擾民爲本；而視東南安危。民生冤苦，如飢渴之在己，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；軍行所至，士民歡躍，或輸敵情，或慰所欲，餽肉餉飯，如家人父子；得道多助，屢破大敵，而善以寡擊衆；鄉人化之，荷戈從軍，蔚成風氣！時爲之語曰：「無湘鄉，不成軍」！藉藉人口。而不知無澤南，無湘軍！惟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，以兵衛民，皎然不欺其志；此湘軍所以爲天下雄，而國之人歸頌焉！儻好馳馬試劍，漫事從軍以攫富貴；豪閭里，而不體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，以兵衛民之指，意氣自雄；是則澤南之志荒，而湘之所以爲勇者亦耗矣！自來言宋儒之理學者，往往小廉曲謹，可以持當躬，而不足以任大事！

顧澤南義勇憤發，本之間學，朝出鏖兵，暮歸講道。中間累遭挫敗，而志不撓，氣益壯，討部衆而申傲之，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！澤南以咸豐五年帥所部隨湖北巡撫胡林翼攻武昌，一日，大破太平軍，追薄於城，城上炮如雨，一彈中額，裹創戰；歸而劇，日夜危坐不寐，越三日，病甚不能起，語喃喃皆時事，忽開目索紙筆書曰：「亂極時，站得定，纔是有用之學！」仰臥，汗出如瀋，握林翼手曰：「死何足惜；恨賊未平！願以兵屬迪菴！」迪菴，其弟子同縣李續賓字也；語畢而瞑！予諡忠節。著籍弟子數十人，同縣王鏊，及李氏續賓續宜兄弟尤顯名；而續賓久相隨，引爲貳，遂代將。

李續賓，字克惠，迪菴其號也；身長有膂力，習騎射，挽三石弓；澤南講學里中，折節受學；及澤南練湘勇，遂引爲佐；而澤南分所部爲二營，以右營屬焉，特敢戰，所經湘右營者也；尋擢左。自從軍，侍澤南循循弟子列，退然若無所知能；而臨陳驍銳，善出奇制勝；每太息謂：「天下本無難事；心以爲難，斯乃真難！苟不存一難之見於心，則運用之術自出！今之時，豈無濟變之才，而其心不摯；即有濟變之心，而其計不決，所以難耳；軍事之成敗，其所爭即在利鈍。成與敗顯然易解；所謂利鈍者，大約先一著爲利，後一著爲鈍。徒以心不摯，計不決，而軍興以來，逆賊每先走一著，官軍每走後一著；一日縱敵，禍成滔天！」其用兵專以救敗爲務，疾擊爭先。其在軍中，澤南摯持大綱，而戰守機宜，胥續賓主之。湘軍之興，諸將多以勇烈自詡，慷慨陳辭；續賓則含弘淵默，稠人廣坐，終日不發一言，飯曰：「事由心定，毋張皇！」遇敵，則以人當其脆，而已當其堅；糧仗，則予人以利，而已取其寇，分軍則強者以予人，而留弱者以自

錄：士卒歸心，樂爲之用。既代將，轉戰湖北江西，克九江；累官擢浙江布政使，加巡撫銜。於時，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據安徽，放兵四出，號敢戰！胡林翼謂：「非攻安徽，不足以守湖北！」乃請續寶以兵八千人進規安徽；時爲咸豐八年八月；逾月，連下潛山，太湖，桐城，舒城四縣，留兵守之，而兵分益少，於是所部僅五千人；進攻三河集；毀太平軍九壘，而銳盡於攻堅！陳玉成與侍王李世賢以十萬衆至，連營亘數十里，遮糧道；續寶突圍不得脫，躍馬陷陣，死之；而餘卒猶力戰，一軍盡歿，殆六千人無苟活者！其弟續宜，出收集散亡，哀迫之際，入則損食悲咽，出則拊循潰卒，思鄉者遣歸，願留者編伍，哺粟賜衣，接以溫語，差討偏裨之罪，而簡用其良；相與申儆簡練，而湘軍復振！續寶戰必身先；而續宜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；至其臨陣，百審一發，則與續寶無不同！續寶剛毅木訥，選士以知恥奮勇樸誠敢戰爲上；每臨陣，安閒鎮靜，不苟接刃，馭軍極寬，終年不見愠色；而號令嚴明，如有犯者，揮涕手刃，曾不以情恕也！湘軍營制，創於澤南，編隊立哨，略倣戚繼光束伍法；行之既久，諸將多以意更張；惟續寶篤守師法，曰：「立法者但求大段妥善；行法者當於小處彌縫。」尤能以少擊衆，霆奮鷲捷，務制敵先，而亦以是敗！然與太平軍戰之日久，洞悉情僞，而得制勝之算，與王雲五曰：「賊軍飄忽變動，無不活著；我軍爲賊牽制，總是滯著；若不變計，平賊無日！某以爲圍城堵隘之兵，固可靜不可動；但賊善於乘虛，長於攻瑕，多方誤我以入彼之彀中；我亦明知而不能不入者，則以我軍別無一枝足以流動活潑，電掣風行以預先扼擊而制彼之計也！然則非別立常動之兵不爲功；而兵常動，專擊竄賊援賊；乍至便迎頭遮勦，既敗則攔尾猛追，務使虛無可乘，瑕無可攻！夫靜駐之兵

，既得以制賊死守之命；而常動之軍，又可制賊飛揚之患；庶定澄清之局矣！但常動之軍，因賊乃動，動之以機者也；有時無事固閒暇，則較靜駐之軍而更靜；相機而動，維吾所欲爲，然後致人而不致於人！其後王鑑出兵江西，殄強敵，克名城，常以動制勝；則用續賓之說也！續賓軍行所至，百姓歡迎，不擾耕市，不違守令，不索供養；與人接，訥訥不言；而意溢於色，色餘於詞；雖他軍之將士，逃難之流民，皆歸之若父兄；聞其死，哭之皆慟云！于諡忠武。傳有李忠武公遺書四卷。

王鑑，字璞山；生三歲，母賀授以經，輒能背誦；十歲讀書家塾，弱不好弄；日方哺，諸童爲兒嬉戲，而鑑不與，手通鑑綱目一冊，默然凝視，心所領會，動形於色！常大言：「人生一息尚存，卽當以天下萬世爲念；」而喜數語於壁曰：「置身萬物之表，俯視一切，則理自明，氣自壯，量自宏；凡死生禍福，皆所不計也！」時年十四。及二十歲，授經里中，不沾沾於章句，爲書塾學約八則示學者，大指以求放心，化氣質爲歸；而益自淬厲於學，欲以身先之也。二十四歲，補縣學生；曾羅澤南家居講學，往受業，日夜講習明善復性，修己治人之道。鑑體貌清癯，目光炯炯射人，聲大而遠，好爲議論；園門侍坐，辭氣溢涌，他人莫能置喙。澤南徐啞曰：「璞山盡少休，讓吾儕一開口乎！」鑑亦自笑也！明年夏，大旱飢，土寇嘯聚百人於縣南掠食，居民惶駭無所措；鑑自學舍歸，馳集里中人，略以兵法部署，而出境捍逐，應時解散；然後白縣官發倉穀平糶，勸富紳出餘穀賑濟，飢而不害，時道光二十九年也，於是邑人推重，籍籍有任俠名！會太平軍起廣西，湖南亦震，而盜劫四起，乃倡團練保伍之法，邑人猛承平久，聞鑑議，莫不掩耳！

而盡不計成敗利鈍，不顧禍福生死，上說下教，將之以誠，以謂：『團者，團搆一氣，爾我相救，生死相顧，此之謂團。練則練器械，練武藝，練陣法，尤要練膽；而練膽必練心。膽有大有小，心則人同此心；人人欲保全身家性命，而盜賊害我身家性命，非殺賊，不能自保；而非練器械，練武藝，練陣法，不能殺賊，所以要練。然一人之力，能有幾何；而盜賊則先嘯聚多人；非大衆隨心，同心共死，互相保，不能自保，所以要團。非編民甲，清宵小，內奸不清，則外寇乘；所以非保伍，則團練亦無用』！湘鄉之辦團練，實盡倡之！疑難百端，曾不自餒，積誠相孚，久而信賴；居恆太息，以謂：『每嘗盤根錯節，掣肘違心之會，益歎民情之易與，而信王道之可行；撫躬內疚，竊恨世不我負，我自負世！然則無可道，何敢以自棄者棄人；凡分所當爲者，勉而行之，以求盡乎力之所能至焉！』然願以此自信矣！咸豐二年，太平軍入湖南，破澧州；盡上書知縣朱孫詒，請練民兵，於是上憲創爲營制號令；日夜與羅澤南束伍選士，親教之步伐技擊，攝衣登臺，陳說大義，聲容慷慨；而湘勇自此始！既而巡撫張亮基檄舉將才；朱孫詒舉龔以應；乃率三百人赴召；羅澤南亦奉檄率所部赴長沙；遂合軍，而澤南將中營，龔將左營；出勦衡山，安仁，桂東各縣土寇，咸有功，敘績以知縣用。會國藩方練兵衡州，知其才勇，亦倚重之，謂：『王璞山忠勇男子，蓋劉琨祖逖之徒也！』龔則自恨任事太早，用心太苦，出身太輕，上書乞歸以力於學。國藩復書慰勸，欲增募其軍爲三千人；而龔欲增兵萬人，議論不相中，國藩疑龔不爲用；又以言大而夸，持之不固，發之不慎，氣驕已盈，必以僭軍也；下令火爲七百人。時左宗棠以舉人參巡撫駱秉章幕府，謂其兵可用，乃仍所募三千四百人，留不汰。龔即募團練，以鐵瓦

縛士卒足，習超距；以器械勒士卒連，練臂力；習步伐，演陣勢，無日不申做所部，三令五申，而講明分合之法，斬於陳勢變化，行伍不亂，乃可以少勝多，以靜制動；於是重改守勇制，撰營制，職司，號令，賞罰，練法五篇，曰練勇芻言；而尤注意於練膽，練心。又以意爲陣法，撰陣法新編，其書變通古人成法，務於以定持變，以整暇勝剽悍；昭偏裨演之。及左宗棠出總師于，爲元帥，而龜已歿，凡龜偏裨。悉羅致，而以龜從弟開化領營務處，行軍布陣，一依龜規，平浙平閩，追奔逐北，遂殲太平軍以平粵；而西出潼關，平陝甘，則以提督劉松山爲大將，蓋以勇丁從募而隸龜者焉，善用城牆，梅花，大鵬諸陣以角捍回，雖突騎萬千，堅不能入；迨其布陣方圓平銳疊用，得古人靜如山，動如水之意；蓋龜之遺教也！然龜則以謂：「將兵者練固不可廢，而訓尤不可緩！孔子言：善人教民七年，可以即戎。子路，勇者也，其治兵也，有勇必使之知方。子貢尤聖門之所差稱；然晉文用其民，必先教之；爾子犯諱諄然以民未知義知禮知信爲懼，三代以後，節制之師尙多，仁義之師絕少；降及今日，則並節制之師亦無之矣！嗚呼！練且不講，訓於何有！」在軍中，嘗教士卒作字讀書，日課四書孝經；以義理反覆訓諭，而引論經史大義，譬曉聳切，聽者至潸然淚下！迨夜，營門扃閉，刁斗之聲與諷誦聲相聞也！將出戰，必手地圖，召偏裨，環而坐，爲言敵軍出入何路。我師奇正孰出，揣情審勢，人人獻議，而相詰難，各盡其意，然後定謀；謀之既定，然後部分諸人，各專其任；有不如議，則罰無貸！紀律之嚴，諸將莫及也！然曾國藩則知義之不爲用，而亦知己之不能用也；於是遺書略乘章曰：「璞山之勇，若歸我督帶。則須受節制，此一定之理；既不受節制，自難望之同行！今日大局糜爛，待豈復挾長恃

勢，苛人少節以自尊；又豈復妬才忌功，不挾健者以自衛！惟一將不受節制，則他將相效，離心離德，何以策功！若聽璞山自成一軍，公宜先行奏明，此亦一定之理。世雖大亂，而綱紀不可紊也！」然而宗棠則笑之曰：「滌生每嘆人才難得！吾竊哂之！滌問其故？吾曰：『君水陸萬餘人矣，而謂無人，然則此萬餘人者無可用乎！集十人於此，則必有一稍長者，吾令其爲九人之魁，則九人者必無異詞矣；推之千萬人，莫不皆然也！』吾之所用，皆滌公用之而不盡，或擯不復召者，王璞山其一也；及吾用之而效，而滌又往往見其長而欲用之矣！然則滌之棄才，不已多乎！非知人，不能善其任；非善任，不能謂之知人；非開誠心，布公道，不能得人之心；非獎其長，護其短，不能盡人之力；非用人之朝氣，不用人之暮氣，不能盡人之才；非令其優劣得所，不能盡才之用；亦於是講求之而已！」國藩亦無以答！及國藩親督水陸萬人自衡州東征，而乘章檄臨前驅，連克湘陰岳州，疾進至羊樓司，而太平軍大至，一接而敗，退守岳州。而國藩部將鄒壽璋駐焉，曰：「城空無食，不可守也！」國藩不聽，而壽璋以所部退，蓋舉空城自守，而爲太平軍所圍焉，一日不得食！國藩遣船至西門，各勇紛紛出：「誰問故？曰：『曾帥以船來迎矣，不出何爲！』」蓋羞而怒，拔刀自刎；衆擁登舟；而營官鍾近衡，近濂兄弟及劉恪臣十數人先後戰死焉；皆楚之良而澤南弟子也！軍聲大挫！國藩罵曰：「狂夫！幾何不敗事！」而以大軍繼進，敗於靖港，亦憤投水，屢乃獲救也！蓋上嘗乘章自劾，而請收散亡，圖後效；宗棠始終護持之，視其官而不奪其兵。蓋則痛念前此致敗之由，而深求古人所以致勝於萬全之道，參以當日之所宜，粲然有所得，日集各勇而訓練之，務求使之自爲戰，貽友書曰：「不敢躁，亦何敢怠！張睢陽詩

曰：『不辨風塵色，安知天地心！』蓋惟隨時隨事，盡分所能爲，力所能至而已；他何知焉！自是國藩以羅澤南，李續賓師弟軍，轉戰江西湖北，所向克捷，湘軍威震天下；而蓋獨將，聽宗棠指揮以防湖南。其時東南各省，爲太平軍所掩有；獨湖南號爲完善，奉清廷號令。援師四出以拄太平軍。太平軍既奠都江寧，其徒在兩粵者，日夜圖北出與合；而湖南緣邊列縣，人心動搖，太平軍至，則蠶起應。蓋所部不過千人，又苦乏餉，常數日不得食，拊循教練，相孚以義，相勵於勇。崎嶇湘粵邊境萬山之中，所遇皆強對，其衆數倍，朝東而暮西，此滅而彼起，孤危百戰，經三四年，卒以掃盪太平軍餘黨，不得闖入湖南境一步，俾北出湘軍，得以盡力征戰，無返顧之虞，則蓋之力也，積戰功累官加按察使銜以湖北道員記名簡放。其時曾國藩困江西，分軍四出，屢爲太平軍翼王石達開所敗；而與先後巡撫文俊，耆勳成不相能；御史蕭浚蘭條陳江西軍務，國藩奉旨責問；而蓋貽湖北巡撫胡林翼書曰：『公心事如青天白日，而剛正之性，不可屈撓；其行之通塞，係世之否泰；彼己之子，固亦無如之何耳！』既則貽書江西以致國藩曰：『世固有迹似終睽，而實神交於千里之外者，此不特難以見諒於流俗也；卽一二有識之士，亦多泥其迹，莫察其心，夫豈咎人之不相知哉！生平讀書論古，竊見夫賢豪者流，或於其志同道合之人，仍有齟齬，自負昂藏傲岸之概，不肯降心；君子謂其所執者隘，而所虧者多也；乃忽忽焉而躬自蹈之，不亦傷哉！蓋之受知於閣下也，甚於壬子之冬，而極於癸丑之秋；自適於閣下也，肇於加募之初，而成於敗衄之後，其中離合遠近之故，未始非彼蒼之默爲顛倒位置！而疏狂之罪，在而無可辭矣！數年來，徬徨奔走於嶺表洞庭之間，欲求如衡州抵掌之一日而不可得！嗚呼！茫茫天壤，

國志幾人！觀其再交，知心誰是！此所以情不自禁，而欲一獻言於天下之前者也！『漢書意亦釋然！尋國濟丁父憂，四籍固請歸葬；而江西郡縣陷於太平軍者四十餘城；湘軍李續賓攻九江，劉騰鴻，李續宜圍瑞州，劉長佑，蕭啓江規臨江；黃冕，趙煥聯攻吉安；皆領兵堅城，久不下！其他各路，戰敗收積，而良將死，軍氣大屬！於是左宗棠為駱秉章草奏言：『石達開在諸賊中，能以較勝收民心，以凶威鈐其衆；每戰則還死士，厚餉給，練為親兵，多至數千；其臨陣也，以總部前驅，而以死士殿其後，層層設伏待之；其戰敗，則揮之赴援，往往轉敗為勝；勝則盡銳衝，官軍每為所乘；其止也，乍東乍西，倏隱倏見，莫亂吾之謀；其行也，忽馳忽驟，或合或分，驚伺古之隙。此賊兇狡，非王莽一軍不足制之！』於是籌議銳三千人，謂：『持之以小心，出之以多算，嚴申號令，明示賞罰，屢勝而氣不敢驕，無賊而備不敢弛，禁騷擾以收民心，作忠義以邀天眷，讓功能以和諸將，以此衆戰，其有濟乎！』乃以咸豐七年三月出兵江西，不攻堅而游擊，擊東擊西，縱橫馳突，而伺其瑕，盡兵一籌；太平軍猝莫知措，為之語曰：『出隊莫逢于老虎！』旬月之間，大捷十二；如龜亦應奔命，感熱疾，卒於軍，年纔三十三，予諡壯武。其軍，則偏裨分領之，世稱老湘營。及曾國藩再起督師，轉戰江西安徽，則資老湘營以自強；其大將張運蘭，運桂兄弟，尤其遠則龍之偏裨也！龍之治軍，好整以暇，無日不課弁卒讀詩，湘已亦無日不讀書，尤喜周易，玩辭觀象，竊歎人事之變遷，不外陰陽之消長，泰否之乘，剝復之運，其理著著，而其幾甚微。伊古來治亂興亡之迹，不出乎此！願自恨胸中絕少寧靜之致，太息曰：『由平日養心養氣未能用功耳！稍暇則溫周易而心不與理洽；掩卷時，又必書自書。我自我；我猶稱』

勝於悠悠過去也！試觀古今來能勝大任者，雖身極勞，心極忙，此心必常有休眠之致，故萬彙雜投，應之綽有餘裕！晝暇則靜，靜則明自生；休則通，通則靈機常活；明與靈，吾心所持以酬萬事者也！大抵治兵與治心，事雖異而理則同；少縱即逝，常操乃存，危微之機，所關甚鉅；將之以敬，貞之以誠，一有未至，則罅瑕立見，而流弊遂不可勝言，自非常惺惺不可也！天下事，壞於玩忘者固多，壞於張皇者實亦不少！鎮靜二字，責任重致遠，酬酢萬變之本。幾須沈，乃能觀變；神必凝，方可應事。若紛紛擾擾。不惟自損，且負國負民矣！』及其大捷於江西也，致左宗棠書曰：『吾本懶矣！幸氣愈王而神愈敏，或尚可用。』宗棠復曰：『璞山以治心之學治兵，克已之學克敵，知兵事以氣為主。而多方養之。俾發而不泄，泄而不竭，故其勢烈遂至於此！來書氣愈王而神愈敏一語，直揭古者用兵要訣；非深於此道，不能說，不能知！果能此道矣，則靜專動直，雖千萬人何懼焉！嘗論用兵須全體周易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，才爲萬全，館此者有幾人哉！』時李續賓方頓兵九江，而龍貽書規之曰：『大丈夫出身爲國計，名固不求，罪亦勿避，切勿效小英雄手段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經而不知權，膠拘於一成之見，聽操縱於庸人之手也！』

傳有王壯武公遺集二十四卷。

(四) 胡林翼 曾國藩 左宗棠

羅澤南、李續賓、王蔭、三人者，披堅執銳以當太平軍，身經百戰，未享成功；而胡林翼、曾國藩、左宗棠三公，則知人善任使，指揮若定，幕府盡囑，而坐享其成；身兼將相，爵至通侯，顯晦不同，勞逸亦殊；然其困心橫慮，裕以問學，以憂患動心忍性，而不以憂患喪氣墮志，一也！如以勳名之煥庫，而定人品之高下，抑淺之乎爲丈夫已！

胡林翼，字貺生，號潤芝，蕪陽人，道光十六年丙申進士，咸豐朝，以戰太平軍，積功累擢官湖北巡撫，卒於官，諡文忠；其行事，世多知，不具著；而著其動心忍性，見於經世宰物之大者，以爲後世法！道光之季，林翼以知府分發貴州，歷署安順，鎮遠等府，捕盜鋤奸，其平日訓練壯勇，做戚繼光紀效新書，練兵實紀而變通之，勇不滿三百，銳健果敢，一可當十，擄勦匪徒於深林密菁，上下馳逐，與同甘苦；而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，頒之屬縣，督以必行，以固民志，清盜賊；行之有效，夜不閉戶；顧每以謂：「團練之效，外助官軍，內消宵小，此爲治鄉之要，而亦與吏治之用人，兵政之選將相似！假如守令不得人，則州縣必壞！將領不得人，則兵勇必潰！團練亦然；以正士良民爲一團之長，則一團之民，皆可禦侮；以劣生莠民爲一團之長，則一團之民，可使抗糧犯法，可使攘奪爲亂！假鄉民以兵刃，而官吏不能躬親董勸，旌別淑慝，則目前之成效難期，而日後之流弊滋甚！」咸豐元年，補黎平府。洪秀全、楊秀清起廣西；永寧、懷遠、融縣環黎平西南界，皆蜂起以應；林翼則舉保甲，辦團練，修葺碉堡，連屯相望，

以謂：「言戰不如言守；用兵不如用民；用民力以自衛，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。」自魯黎平登爲太平軍及叛苗環繞，而屹不可拔，則練軍之以也！累擢四川按察使，留湖南辦理防勦，以咸豐五年署理湖北巡撫。洪秀全已都金陵，傾鎗西犯，武昌、漢陽、黃州、德安、皆爲所據；林翼坐困金口，無官無募，一身懸寄，因念自古平東南，必爭上游；武漢，則金陵之上游也；荆襄綰南北之孔道，而武漢又荆襄之咽喉，非力圖之，無以救敗！其時水陸軍萬人，多新募未經戰陣；太平軍所至披靡！林翼從容談笑，處以堅定，軍屢挫而氣彌厲，鼓舞諸將，以忠義相感發；嘗謂：「兵事以人才爲根本；人才以志氣爲根本。兵可挫而氣不可挫；氣可挫而志不可挫！」因以撫循溫卹，整飭其軍而簡練之。遂克武漢而奠定焉。乃上疏言：「武漢形勢壯麗，自古用武之地；荆襄爲南北之關鍵，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！昔周室征淮，師出江漢；晉代平吳，久謀荆襄；王濬稱船，循江而下；陶侃之勦，鎮守武昌；宋臣岳飛李綱之謀，皆岳鄂，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勢；控制長江，惟鄂爲要！夫善鬥者必扼其吭；善兵者必審其勢。今於武漢設立重鎮，則水陸東征之師，恃武漢爲根本，大營有據險之勢，軍士無反顧之虞；軍火米糧，悉輸不絕；傷疾疾病，休養得所；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，水師二千人；此萬餘人者，日夜訓練，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虞，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！且東征之師，猛軍下勦，善戰者必傷，久慢者必疲；傷病之人，留於軍中，不僅誤戰，而且誤餉；若以武漢之防兵，更番遞代，彌縫其闕，則士氣常新，軍行必利！至水師以炮爲利器，炮聲震疊，無半年不修之船，亦無一年不大修之船，更番迭戰，以武漢爲歸宿，則我兵常處其安，而不慮其危矣！」於時，官私擇地亦立，吏好貨，民驚亂；而林翼以亂之生，由按度廢

弛，吏傲民媮，因循苟且以有今日，不務討賊，則亂之流不塞；不務察吏，則亂之源不清！勅令鎮道府縣以下數十員；與國吏更始，禁廉潔，嚴奔脫，崇樸實，黜浮華，於是在官者推廉讓能，稍知吏治矣！較核之才，冠絕一時，每釐理財之中，暗寓教民察吏之法，謂：「天下非鄙吝之人，不能聚財；非抑勒，不能斂鄙吝之財！明廉顧之勸慰而不助軍餉，李自成之騰籠而一獻百萬，叔季人心，大率類是！夫不得已而養兵以禦賊，則日費萬金，亦出於救民！取稅贖軍，使人民困仇，即以教忠！多入少出，使局員潔己，即以興廉！」養兵六萬，月費四十萬，而民無怨勝，兵無乏餽；自是湖北兵強天下！顧不爲自固之謀，南征九江，北取安慶，發蹤指示，皆由林翼，以爲江楚唇齒相倚，固九江扼長江之衝，實江楚門戶，九江一日不復，江楚一日不得安枕；九江既復，而太平軍所扼長江險要，獨有安慶；顧有濟一代，督撫之用兵出轄境。自林翼始！其治軍務固紀律；顧選將尚志氣，用兵肯審因；以習一將以氣爲主，以志爲帥。專尚馴謹之人，則久而必情！尋求悍鷲之士，則久而必驕！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，氣不盛者，遇事而氣外溢，而口先逃，關心先搖；平時奉令慎謹，而真意不存，則成收利鈍之關，顧忌太多，則趨避愈熟，必致敗乃公事！然軍事何常有！以爲兵力厚，則勝負之數，又不系乎厚薄！以爲將才勇，則勝負之事，又不盡系乎勇怯！將在謀不盡在勇；於戰勝攻取之道，具有心得，以靜制動，以預應猝，以我料敵，以經行權，顧兵書固通其變，則知進知退，能正能奇，雖古名將，不是過矣！凡事當有預謀。有深識，堅忍於一時，則保全必多；一慚之不忍，而終身慚乎！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；爲大將戒一勝之功而誤大局；董德偉固圖一勝之功，不如堅忍以規遠大之謀！兵事不在恃急於一時，惟在

審察乎全局；全局得勢，譬之破竹，數節之後，迎刃而解；貴乎審機以待戰，尤貴蓄銳以待時；知敵之不可以力爭，莫若審勢而避其堅；知事之不可以勇鬥，莫若擇利而蹈其瑕！隨陣分枝，不嫌其散；先期合方，必求其厚；標賊所不防之處，并力一戰，如破竹然，於根本節要批之，則勢鉅；於竹尖竹尾批之，則勢利！賊從東來，西面必輕，西面破，東面自懈矣；兵法攻瑕，不可不思！夫戰，勇氣也；當以節宣，蓄養，提振爲先；又陰寧也，當以固塞，堅忍，蟄伏爲本；譬之南塘矛法，須先讓對手打一下，然後應之，此理至微妙；堅持以待其弊，伺其瑕而蹈之，一發即破矣！不戰則已，戰則須挾全力；不動則已，動則須操勝算；非算定，非多算一二著，不能成功！以多蓄兵力，預留活著爲第一義。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賊謀而勝者；有後一著待賊動而後勝者，此時須待賊動而後應之。躁者必敗，靜者必勝；動者必躁，靜者有所待，有所謀，不可測也！撫馭諸將，豈能授事。體其隱衷，匡其不逮，或家在數千里外，輒饋資用，問遺其父母，珍裘良藥，使歲月至，而敗軍政，罰亦不貸也！生平以天下爲己任，而醉羸善病，歎血久，欲寐則歎，歎曰：「吾欲就半夜之美睡不可得；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，吾已矣夫！」既而曰：「吾疾苦，不祈死，亦不怨生，惟養之趨，此心坦然。而精氣迫異前數年矣！」及咸豐十年，曾國藩爲兩江總督，用林翼之謀以圖安慶，久不克；而林翼亦出兵英山，趨駐太湖爲聲援，調兵籌餉，日不暇給，而委已於學，夜暈延老儒姚桂軒會講論，未嘗稍間；一日，病甚，不食。左右請曰：「公休矣！」笑曰：「吾口不能食耳！吾舌尚存，吾耳有聞，何必不講書，不聽書！」自言：「讀書有得，臨政治軍，與文武將吏敘論，無不盡其情僞，而心自渙然，指畫秩然！」終日危坐，講書

兵事吏事之要，汲汲施行，顧左右歎曰：「聞道苦晚！今雖稍有所見，而不及行者多矣！」與會國藩，左宗棠共濟艱難，推誠相接；而兩人者，名位高下迥殊，一與爲亡町畦；每曰：「蘇帥德高而謹慎之過；李高才高而偏激之過；成性情之所獨至，不能易也！滌公之德，吾楚一人；而李高謀人忠，用情摯，特傷於偏激，如朝有忠臣，室有烈婦，平時當小拂意；臨患難乃知其可恃也。」而國藩之稱林翼，則曰：「潤公聰明，本可霸術！而講求平實，從日常行事以見至理，開口皆正大之語，舉筆則正大之文；不意朋輩中猶德之猛，有如此者！其於朋友，純用獎借，而箴規加寓乎其中！有矯術而不矜用，有才智而不自用，有如此襟懷氣局，豈與倉猝成功名，權宜就事會者比哉！」李續宜諫林翼久，告國藩曰：「胡公待人多血性，然亦不能無權術！」國藩曰：「胡公非無權術；而待吾子昆季，則純出至誠！」續宜笑曰：「然！雖非至誠；吾猶將爲盡力也。」

傳有明文忠公全集四卷。

曾國藩，字伯涵，號滌生，湘鄉人，道光十八年戊戌進士，咸豐朝，累官兩江總督，以平太平軍功，封一等毅勇侯，晉次學士，卒於官，諡文正。湘勇之戰勝攻取，國藩資之以有成功，而感震天下；然而事之初起，國藩獨焦心苦思，慮湘之不成其爲勇，以謂：「湘勇不佳處有二：一則鄉思縈切，無長征久戰之志。一則體脆多疾病，不耐勞苦。將帥亦皆煦煦愛人，少其斷肅殺之氣。大抵衡湘之士，狃於風氣，不慣麵食；冬則皮帽皮衣，炭盤手爐，刻不能離；雖李名將，亦不免冬烘！」嘗貽書劉蓉，左宗棠諸人太息論之；則湘之所以爲勇亦僅矣！而一時風氣之轉弱爲強，固恃有一二賢豪長者爲之倡；而憂勤惕厲，抑亦國藩欠此寸衷，有以鼓舞而大振奮之也！

國藩幼而穎異，未嘗嗜讀，花開鳥散，挂目流眄，狀若有悟，稍長，研窮經史，與文見道，嗜尤好韓愈文，慨然欲屬詞從也！既以二十八歲舉進士，遷官京師，從太常寺卿善化唐鑑游，講求爲學之方，時方讀史聞經世之學，兼治詩古文詞，鑑則專以義理之學相勗，鑑以朱熹之書爲月課，而肆力於宋學矣；與蒙古倭仁、六費與廷棟、昆明何桂珍、寶坻、仁和邵懿辰之徒，往復討論，爲日記，有過必記，力自補檢，每太息謂：「今之學者，有者誠，而持爲馳騁之柄；講經義，則據爲獵名之津，言之者不作，信之者瞶耳，轉相欺誣，不以爲恥！至如仕途，奸弊所在，蹈之而不怪，知之而不言，泄洩成風，阿諛駭異！請今日而言治術，則莫若綜核名實！今日而再學術，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！物窮則變，救浮華者莫如質！積斲之後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！」咸豐初，以直隸極諫有聲，累官侍郎，丁母憂回籍；即太平軍長驅入湖南，率屬督辦本軍團練；國藩請湖南巡撫張亮基曰：「團練僅備鄉里，非由本團練金費之；不餉於官，緩急不可恃；請改募成軍，乃可資以討賊！」湘勇之說自此起；而軍糧不屬，文用武絕，召關取怒；獨以公忠誠懇爲天下倡，與左宗棠書曰：「今日自願真舉，千術並濟，無可收拾；獨賴此耿耿忠忠之寸衷，與斯民相對於青嶽血淵之中，與其寒絕積德之人欲，以挽回厭亂之天心，庶其萬有一補！」國以提督鮑超約團練，驟募兵與湘勇同，移駐衡州以避之，增募勇丁足六千人，以謂：「新募之勇，全在立營時之最訓練。訓有二：訓打仗之法，訓作人之道。訓打仗，則專射嚴明，須令臨陣之際，其勇聽主將之號令，其於畏賊之術乎。訓作人，則垂要扼腕，如父母教子，切不可使其因擾民而壞品行，因無賴而損身體，個個學好，人人成材，有敢放縱其或立之意，庶幾費日趨於善！教

有二：練隊伍。練技藝。練操藝，則欲一人敵數人。練隊伍，則欲數百人如一人也！』每逢月之三八日操演，集諸勇而申做之，反覆諄諄千百語。每日召諸裨將輪對，至一時數刻之久。自言：『不敢說法點頑石之頭，亦欲苦口滴杜鵑之血；練者其名，訓者其實！』曉口瘡音，耳提面命。然成師以出，大敗靖港，而初困於江西，再圍於祁門，諸將奔命，危然後安；其過人識力，在不搖定見；嘗死生存亡之交，持孤注以爭命；值危疑震撼之際，尤百挫而不撓；嘗其所志所學，不以死生常變易也！其在軍也，終日凝然，奏牘書札，無不躬親；危城之中，益誦書史；嘗謂『軍事變幻無常，每當危疑震撼之際，愈當激心定慮，不可發之大驟！』蓋其生平所得力者在此；所以能從容補救，轉危為安也！持已平實，不為矯激，而欲萃諸子百家之長於管躬；曰：『游心如老莊之虛靜，治身如禹墨之勤生，齊民如管商之嚴整，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；虛心實做，庶幾乎道矣！』綜其一生，定為戒律，守之甚嚴，而持之有恆者：一曰不誑語。二曰不晏起，任事之初，橫逆四面至，無所措手，以為天下事必無幸；與友人談：『嘗今之世，富貴無可圖，功名亦難就。惟有自正其心以維世道！所謂正心者，曰厚實。厚者恕也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！實者，不說大話，不驚虛名，不行駕空之事，不談過高之理，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！』以此自勵，亦以此戒所屬！然挫敗既多，德慧亦生；嘗誦語曰：『軍可數月不開一仗，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！凡用兵之道：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；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！敵加於我，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；漫無審量，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！兵者不得已而用之，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心，須人打第二下，我打第一下。』

「夫戰勇氣也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」余於數語，常常體驗，大約用兵無他謬巧，常存
 有餘不盡之氣而已！孫仲謀之攻合肥，受創於張遼；諸葛武侯之攻陳倉，受創於郝昭；皆初氣過
 銳，漸就衰竭之故！惟荀彧之拔偃陽，氣已竭而忽振；陸抗之拔西陵，預料城之不能下，而蓄養
 銳氣，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敵；此善於用氣者也。顧學陸抗，氣方銳而厚蓄之；不願學荀彧，氣
 已竭而復振之！願算畢而後戰，不宜且戰而徐計！與悍賊交手，總以能看出他的破綻為第一義。
 若在賊者全無破綻，而我昧焉以往；則在我者必有破綻，被賊看出矣！毋乘以蹊氣，毋搖以衆論
 ，自能覷出可破之隙。若急於求效，雜以浮情客氣，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，昔作有得勝歌云：
 「起手要陰機要陽！出隊要弱收隊強！初交手時如老鼠，急打急狠如老虎！」雖粗淺之言，而精
 實不外乎是！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，必不可輕用險著！平日非至正之道，必不可輕用奇謀！穩也
 ，正也，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；險也，奇也，天機之渡泊於臨時者也。軍事如槍法，門戶宜緊
 ；如拳法，有伸有縮；若入之太深，則有伸無縮矣！然自勝則敗，命將則勝！其用兵也，不善
 制勝，而善救敗，折而不撓，神閒氣定，常以因禍而為福，轉敗而為功，以是諸將久服之！居
 官治軍，粹然儒者，戎馬倉皇，不廢文學，以謂：「古之知道，未有不明於文！吾儒所賴以學聖
 賢者，獨藉於文以讀古聖之書，而究其用心之所在！然則此句與句續，字與字續者，古聖之精神
 賡笑，皆寓於此；差若毫釐，謬以千里；詞氣之緩急，韻味之厚薄，屬文者一不慎，則規模立變
 ；讀書者一不慎，則曲非無知！故欲明先聖之道，不得不精研文字！」及其自為文章，盡誦說桐
 鐵姚鼐之義法，奎列之聖哲畫像記曰：「國藩粗解文章，由姚先生啓之也！」然尋其聲貌，略不

相襲；大抵以光氣爲主，以影響爲輔，力矯桐城儒緩之失，探源揚馬，專宗韓愈，奇偶錯綜，而偶多於奇，複字單誼，雜劇相間，厚集其氣，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；異軍突起，而自成湘鄉派！門弟子著籍者，武昌張裕釗，桐城吳汝綸，最爲絕出；先後主直隸保定之蓮池書院。新城王樹稱，武強賀濤，得其法脈，聲光迸出以稱宗於河北，傳授徒友；而於是河北之治古文者，皆衍湘鄉之一脈焉！桐城之文，由歸有光以駁歐陽修，由歐陽修以追史記，斬於情韻不匱，意有餘妍。湘鄉之文，由韓愈以慕揚馬，由揚馬以參漢晉，斬於英華秀發，語有適響。桐城優游緩節，如不用力；而湘鄉則雄奇跌宕，肆力爲之；其大較也！自宋言宋儒程朱之學者，無不拘謹；而羅澤南發之以大勇！爲桐城方姚之文者，多失緩儒；而國藩矯之以雄奇！然則湖南人之所以爲湖南，而異軍突起以適風土者，一言以蔽之曰強有力而已！獎拔英豪，如恐不及，而擇其尤，同升諸朝！左宗棠以舉人參湖南巡撫幕，而爲湖廣總督官文所劾，欲逮訊；則以深明將略薦爲幫辦軍務，授浙江巡撫；李鴻章以年家子相依，莞奏記；則以文武兼資薦爲江蘇巡撫；咸致大用，收濟艱難！其後宗棠故相遠焉，以見風采，明子立；而揚言於朝，則曰：『曾國藩知人之明，謀國之忠，非所能及！』及國藩之歿，乃製其語爲輓聯曰：『謀國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輔！同心若金，攻錯若石，相期無負平生！』固以爲和闐不闕，君子之道焉！傳有曾文正公全集二百廿八卷。

左宗棠，字季高，湘陰人；道光十二年壬辰舉人。洪秀全，楊秀清起廣西，道湖南，奄有江東；宗棠起參湖南巡撫駱秉章軍事，揮兵四出，遂以知兵歷仕咸豐，同治，光緒三朝，平太平軍，平陝捻，平甘回，克復新疆；累官浙江巡撫，閩浙總督，陝甘總督，兩江總督，晉大學士，封

一等恪靖伯，晉二等侯；諡文襄。歷古以來，害生戎馬，爾兵鋒所指，東極於海，西盡天山，縱橫軼蕩，未有如宗棠者也！世之人，徒震其功名冠時，才高意廣；而不知憂勤惕厲，操心之危，慮患之深，固無不與胡林翼，曾國藩二公者同！胡林翼聰明絕世，而納之於平實；曾國藩謹慎持躬，而發之爲強毅；而宗棠則英雄蓋代，而斂之以惕厲；語於人曰：『古之讀書修身，卓然有立者，無不從艱難困苦歷練而出！若讀書不耐苦，則無所用心之人！處境不耐苦，則無所成就之人！』動心忍性，『四字，最可玩味！』『動』字之義，即乾之惕，震之恐也。『忍』則艱貞正固之意。人情耽於逸樂，當無事之時，覺眼前無可復慮，耳目口體之欲日盛，而德慧術智，日即消亡，冥然頑然！遇不如意事，見不如意人，斯可以驗平素之道力！至成敗利鈍，在我者不能不明辨深思；在天者不敢參也；竊以爲近時人心之蔽，每因此闕未能勘破，而喪其心之所明以擾淡定之天；不如索性做去，成敗利鈍，不置於懷；世上儘有風波，胸中自無冰炭；而憂煩搶攘之中，時獲一恬舒休裕之境，庶可擔當世事也！』自童兒時，即知慕古人大節；稍長爲壯語，視天下事者無不可爲；而貧無錢買書，於家塾得前巡撫桂林陳宏謀在湖南刊行大字本四書，輒欣然忘食！日有粗糲兩盂，夜有燈油半盞，即思無負此光景；而無奇書可得，惟就四書五經，諷誦咀嚼；自謂：『一生受用不盡！』四十年以後，抱負措施，都從此時蘊蓄；筋骨體膚，都從此時磨鍊也！』迨年十八九，於書肆購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，潛心玩索，喜其所載山川險要，戰守機宜，瞭如指掌；而益以顧祖武郡國利病書及齊召南水道提綱，彙編手抄；又讀賀長齡所纂皇朝經世文編，丹黃殆徧；而長齡方以江寧布政使居憂長沙，聞而召延焉，發所藏書，借與披覽，梯樓以取，而數登降，不以爲

勞！及宗棠之還書也，必問所得，講論孜孜，每日：「天下之大，人才之少，幸毋苟且小就，自限其成也！」遂介之見其弟熙齡。熙齡方以御史家居，主城南書院，而詣以讀宋儒義理之書；迺與羅澤南爲友，砥礪學行；而以二十一歲與兄宗植同榜鄉試中式。宗植領解；而宗棠中式第十八名；遂入贅於湘潭周氏。婦名詒端，字筠心，常辟斂衽危坐讀書史，香爐茗椀，意度翛然；而宗棠每與談史，遇有未審，隨取架上某函某卷示宗棠，十得八九！宗棠閱方輿書，而授婦繪圖，爲輿地圖說，詳繪山川道里，條列歷代兵學，而下及形勢；蓋以地無常險，險無常恃；攻守之形，不可前定也；歷歲乃成。署聯於楹曰：「身軀半畝，心憂天下。讀破萬卷，神交古人。」少而力耕，喜讀農書而躬驗有得，以區種爲良，作廣區田圖說，指陳其利；而以食爲民天，必資於農，思爲一書，分類撰著，曰樸存閣農書。自負平生以農學爲長，嘗問之而得其理；以謂：「今之農者，亦如今之學者，欲速見小，自誤而以誤人！吾三十以後，讀書漸多，閱世漸深，知區區之存於心中，自以爲是者，僅足以做當今無足指數之人；而於古之狂狷，尙未逮也；則願力耕讀書以自勉其所學！」兄宗植假館四方，歲暮歸，輒出所著錄相示，或談掌故，論時事；然學求心得，不尙苟同；嘗各持所見，斷斷辯難，窮日達夕，至顏發赤；婦周乃溫酒解之；酒後，或仍辯詰，或遂釋然！三試禮部不第，伏處田里，半耕半讀，而隱然具公輔之望！兩江總督陶澍，雲貴總督林則徐，賀長齡，交相推重！及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；巡撫張亮基，略乘章，先後延佐軍幕。是時民不知兵，兵不經戰，宗棠以謂：「欲遏賊勢，先固民心，須先使民知兵！」會曾國藩奉詔辦團，乃就商，所見略同；遂羅致豪傑，募練勇丁；國藩率師東徵，而宗棠佐略

乘章以坐鎮湖南。湖南之得以保境安民，湘勇之用能殺敵致果者，曾國藩倡之，駱秉章主之，而宗棠實力贊之，所用人才，皆國藩所不喜，曰：「天下之才幾何；若不寬以錄之，則凡需激厲而後成，需磨鍊而後出者，皆遭屈抑矣！凡用人，用其朝氣，用其所長，忠告善道，使知意嚮，勿窮以所短，迫以所不能，則得才之用矣！然才之難得，不在謀而在勇！漢高百戰而得天下，其大風歌。則曰：『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』是真閱歷有得之言！留侯曲逆，若不得韓彭絳灌之流，亦不能濟事！大凡才氣恢廓之人，時有粗豪之病！人之性質，各有短長，不可概以繩墨相拘，亦不必求其相諒！夢想奇才，求之不得，則以世之游俠必有奇才出其中也；不知若輩祇能為亂民耳！試看歷來游俠有幾成人！屠狗販繪中所以有豪傑者，所執雖卑，而其心尚樸，其性尚完；若游俠，則已鑿其天。縱其偏至之性，不畏不仁，不恥不義，吾安得與之游節義之林哉！」選將訓士，募府雍容，南征北討，指揮若定，而申儆之曰：「兵事屬陰，當以收斂閉塞為義；戰陣尚氣，當以磅礴鬱積為義；知柔知剛，知微知彰，則肯乾之惕者之心為之也！重用兵之道，察地勢險易，審彼己情形，規橫局勢，尚可預計；而臨敵之審幾致決，瞬息不同；兵情因賊勢而生，勝負止爭呼吸，斷無遙制之理！自忖軍事，閱歷頗多，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；有算至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；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；更有我算多而賊算不應，並有賊算出於我算之外者！大抵勝局須防一著之錯，敗局原有一著之生，其分在用子之人，其效在一心之用而已！兵事利鈍，未可預知；而銳遇續防其退速，機動尤重於萌芽。蓋戰陣之事，最忌漸突後竭！行軍布陣，壯士利器厚集於後，則前隊得勢，鋒銳有加；戰勝而兵力愈增，必勝之善也！若全力悉注前行，

「洩無餘；設有蹉跌，無復繼繼，是乃危道！」曾國番出師屢捷，而宗棠用兵必勝，岸其自負，署號葛亮！特詔以四品京堂幫辦兩江軍務，募五千人，自樹一幟，號曰楚軍；遂以平浙，平閩，平粵，平陝，平甘，平新疆，戰勝攻取，威殫旁遠；而始出兵，之江西，與石達開戰於景德鎮，以新集之勇，當方張之寇，斬將擄旗，軍聲遠振。而詰所部將卒曰：「汝曹亦知我之所以勝乎？始賊以重圍困我，賊衆我寡，其餘銳甚；不可戰也！賊見我不動以爲怯，數挑戰，驕也！驕他必怠，俟其怠而擊之，用力少而成功倍也！兵之強弱，在乎氣之盛衰；無以司其消長之權，則強者弱矣，今日之賊是也！我有以妙其鼓舞之用，則弱者強矣！」大兵之後，赤地千里；而宗棠教將士種樹藝蔬，闢田野而撫殘黎，因地制宜，詔以山農澤農之法。其入關度隴而平陝甘也，首師行所至，輒以屯田爲務；至則相度形勢，於險隘之口，安營設卡，而墾平原爲廣田；督弁卒戰陣之餘，即釋刀仗，率鋤耒以藝穀蔬，農功之暇，即開溝洫，便灌溉以興水利；築堡寨以居遺民；給耕具種籽以勸農田；官道兩旁，種榆柳垂楊以蔭行旅；兵民雜作，而宗棠日巡行看視以勞來而勸勉之；及其流亡漸復，客作漸集，即去關之他；所有兵屯之地，盡付之民，緩催科而勸儲蓄。自臨州以西至玉門關，井甕相望；而楊柳夾道，延數千里。綠陰沉沉，蓋所部楚軍。向慕農家，不收游惰；而儒紳亦多來自田間，故以其所習課其所能，不煩教督而自勸也！嘗詔其子曰：「古人經濟學問，多在蕭閒寂寞中學得；積之既久，一旦舉權在手，隨時舉而措之！吾頻年兵事，頗得力方輿之學，入浙食鹽，兼及荒政農學；大都昔時偶以會心，臨急遽以得力；以此知讀書之有益，而問學之宜豫！兇曹但知吾頻年事功之易，而不知吾頻年涉歷之艱；但知吾此日勘定之功，而

不知吾此後負荷之不易也！「新疆既定，而俄人以兵佔伊犁，不肯還；李鴻章方爲直隸總督，遙執朝政而主媾和。詔下總理衙門問宗棠？對曰：『泰西各國，船炮雖利，而重洋遠隔，彼以客軍深入，雖得吾地。戰則勢孤，守則費鉅，彼如思逞，亦有戒心！俄與中國，則壤土相連，狡焉啓疆，得寸則寸，得尺則尺；苟無以制，患莫大焉！主戰固以自強爲急；主和，亦不可示弱以取其始壞於不知，敗局中亦非無勝著；惟心有恐懼，則舉棋不定，不勝其耦矣！自海上用兵以來，侮；譬之圍棋洋務之人，不知彼己，僥倖求勝；其繼壞於深悉洋務之人，不知大計，苟且圖存；愈辦愈壞，莫知所措，西人狡詐，每於倉皇之際，乘吾猝不及詳之時，危詞迫促以要之，鮮不墮其度內！剛和戰未定之際，宜定計於先，而出之從容暇豫，以戰爲備，不妨以和爲款；譬乘船遇風，當用風掉槍時，操船者欲張帆，必先下帆，令舟無欹側，乃免遭險；若隨風轉脚，必有傾覆之虞！昔與多禮堂將軍論黑龍江事。多將軍力言『非由黑龍江出兵深入俄邊，不能製愛呼俄兵之勢』；意以用棋局劫著爲宜。且謂：『俄越境入中國，所壞者中國地方；我越境入俄邊，所壞者俄國地方；得失固不相侔也！俄人須防後路，自不敢一意向前！』多名將，不徒以武力見稱；豐鎬舊家，未有其匹！惜不逢此奇傑，快覩壯猷也！』英風霜氣，老當益壯，而出其餘事爲文章，亦復生氣遠出，磊落英多！胡林翼謙不敢言文事；而宗棠則仗氣愛奇，殊不以唐宋八家自限，而欲駕出其上；大抵以漢京之典茂，救宋人之輕俠，略與曾國藩同！曾國藩學力勝而資稟拙，每有累句；宗棠則天分高而功夫淺，不免拙筆；然大方家數，不爲插頭畫角，而出以灑氣流轉，拙處亦見姿致！願不喜接文士，以謂華而不實，無補時艱！湘潭王闓運以文章傲視公卿，擅聲東南，而

真之書，怪其不以賢人相師。謂：「天下之大，見王公大人衆矣。皆無能求賢者！」願宗棠即言：「王王政爲耳。篁村傳，將胡文忠說得極庸，李忠武說得太復。以理未安；卽如篁村問之，亦必有蹙然不安者！徇一家之私言，亂天下之視聽，文士筆端，往往如此！」婦周戲言：「君不喜華士：日幾恐無人作佳傳！」笑曰：「自今我在！求在我，不在人也！士君子立身行己，出而任天下事，但求無媿此心，不負所學；名之傳不傳，聲名之美不美，何足計較！」吁嗟沒世名，寂寞身後事，古人蓋知之矣！」既而同縣郭觀齋，巴陵吳敏樹，欲纂楚軍紀事本末，貽書索鈔奏稿書牘，宗棠復言：「吾湘二十年以來，內固封守，外從王事，所歷多危險阻絕之境；他人咋舌斂手，不敢引爲己任者；吾湘毅然一身當之；其初何嘗有天下後世在其念慮；亦何嘗預計所事成否，爲寂寞身後之圖；會逢天幸，各有所就，戰績昭彰，此乃天下一大轉機，吾湘禱祀求之者：豈謂功必自湖南出，名必自湖南出乎！其人先世，率守耕讀；不但仕宦稀少，而經商服賈以至外省者，亦不數見！老生宿儒，耐寒餓而厭聲稱，歲得館穀數十石，卽爲稱意；及兵事起，謹厚者走匿山谷，徐乃覺事尙可爲，強起從戎，學騎馬，學擊刺，今所指爲達官貴人，由此其選也！自今以觀，高官厚祿，煇耀一時，何莫非先世貧苦困乏，蘊蓄積累所致乎！諸君子爲桑梓謀，則凡所以去奢去泰者，莫如葆先世純樸愿慤之風以保世滋大；俾湖以外得長享蕭閑無事之福，爲幸多矣！」

「自言：『余出山十餘年，躍馬橫戈，氣揚心粗，恐善源日涸，得暇卽親六籍。』亦與胡林翼行軍必講論語，曾國藩臨戎不廢書史之說趣同。胡林翼以聰明成其虛懷，可謂善用其長；曾國藩以愚直成其忠誠，及宗棠以剛愎成其鷲銳，則皆善用其短；而澤之以文章，養之以學問，以艱難自

湖南近百年學風

四二

勵其志氣，以學教自振於挫敗，三公者。又不同而同，傳有左文襄公全集一百二十三卷。

(五) 劉蓉 郭嵩燾

胡林翼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功成名顯，身都將相；劉蓉，郭嵩燾、方振、中構、譔、遇與不遇，固以不備！左宗棠薦劉蓉自代以參駱秉章之軍事；郭嵩燾爲左宗棠劾去而薦蔣益澧爲粵撫；交還離台。亦難言之！然處官以廉靖，委己於閭學，位高者固以不懈於學善全其助名；身退者亦以不懈於學自勵於家園；德業儘異崇庠，而苦學則固同歸！特劉蓉以宋爲學，以廉自詡；而左宗棠則與人書以切論之曰：「廉僅士之一節耳，不廉因無足論，徒廉亦何足取！吾湘之人，厭聲華而耐艱苦，數千年古風未改，惟其厭聲華，故樸；惟其耐堅苦，故強；惟其樸也，故儂而鮮通；惟其強也，故執而不達；今之曾侯相及郭筠仙、劉霞仙、皆是也；至於操守一事，則曾郭劉皆無譏焉！朋友之道，貴規其短而知其長。論人之道，貴持其平而止於當。霞仙者以其廉而傲人；則吾湘之人，尙無不廉而在位者；又何傲焉！若謂廉之外不必深求；則廉而在位者，又非湘所乏也！何以不聞自責以責人；而反據人所向有者以傲人乎！霞仙生平好論學，且好以宋之程朱軌轍自命；實則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；告子陽明一路人耳！」極言砭譏。然而生乎今之世，由今之道，真能以宋爲學而心安理得，以濂自詡而不聞人言，吾見亦罕矣！

劉蓉，字震仙，湘鄉人；少有志節，與曾國藩、郭嵩燾布衣訂交爲兄弟；而國藩早貴，官京朝；蓉尙未補諸生也；國藩集蘇東坡句爲聯以贈曰：「此外知心更誰是？與君到處合相親！」蓋以子由相視，而貽書告以因文見道之說，及國藩奉詔辦本省團練；蓉規以書曰：「執事今世所謂

賢者！講執事之能者曰：「文祖韓愈也。詩法黃庭堅也。奏疏所陳，歐陽修蘇軾之倫；志量所蓄，陸贄范仲淹之亞也。」敢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！道喪而文敝，得賢者起而振之，豈曰小補！然此持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耳；既已達而在上矣，則當行道於天下，以安濟艱難爲心。託文采以庇身，而政綱不問；藉詩酒以娛日，而吏事不修；陋習相承，已非一日！君子推所禍殃所自始，將唾棄之不暇；忍復蹈覆轍而躬爲之駕哉！大疏所陳，動關至計；是固言人所不能言，所不敢言！然言之而未見其效，遂足以塞士臣之責乎！國是未見其益，而聞望因以日隆；度賢者之心，不能無歉然於懷也！若夫陸范之志量則捷矣；匡主濟時之略，先憂後樂之懷，執事雅量及此，庶能任天下之重者；亦望陳古訓以自鑒，而不矜於氣，規大道以自廣，而務宏其度，集思廣益，庶幾近之！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，宋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，此承平無事之世，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，而非當今之所急；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！頌執事之賢者，曰：「其庶可師！」明執事之志者，曰：「以身殉國！」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，曰：「不愛錢」，「不惜死」；壯哉言乎！雖然，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，可矣；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，盡大臣報國之忠，則豈但已哉！貪夫之殉利也，如螻蚋之逐臭；於此有人，志節皎然，可不謂賢乎！然自君子觀之，特十行之一節耳！貞女之自號於衆曰：「吾能不淫」；不淫，遂足以詭淑女之賢德乎！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，則何見之陋也！今天下禍亂方興，士氣彌懦，欲驅天下智勇才辯之士，捐墳墓，棄親戚，出沒鏖鏘以與寇角，非資不勸！漢高捐四千斤封趙壯士，而陳豨授首。項羽印利不忍予，而韓信，陳平間行以急去。故濫賞，則志士恥與庸醫爲儕；而吝賞，抑無以繫豪傑之心！以廉自獎，則抑

將以廉繩人；而功名之士，乃掉臂而去之矣！故曰：「廉介之操，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；大臣之道，蓋不止此；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。」國藩深納其言，顧招之以書曰：「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，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；但願朝挹容暉，暮親臭味，吾心自適，吾魂自安！篤執深藏梓木河，亦當強之一行！天下紛紛，烏亂於上，魚亂於下，而獨獨得容其晏然乎！」參赴召，而嵩齋繼之，二人者與國藩約：「服勞不辭！惟不樂仕宦，不專任事，不求保舉！」國藩諾，而詔管理銀錢所主計曰：「郭劉二君，吾兄弟交，不與衆同；薪水惟所支用，不限數也！」然二人從國藩數年，不支一錢！國藩意頗不安；一日，欲登參薦牘，曰：「此亦古人之常！」參曰：「篇朱王貢以轉相汲引爲賢，蓋漢人踵戰國餘習；非君子相交以道也！士各有志，何以爲！」國藩乃止。國藩每談經，好舉漢學家言，參應曰：「漢人詁經，各有專門，守師說，雖所得有淺深，不盡當於古人精微之旨；要不失慎重傳信，篤學好古之意！近世所謂漢學家，何謂者耶！輿論歧出，其說千變，以爲宋儒去今僅數百年，漢則數千年，於時較古；又宋儒者，功令所崇，衆人之所同趨也，吾亦從而同之，不足爲異；則創一解焉，引漢人箋注，曲爲附以成吾說；既可援漢儒以自尊，又可貶宋儒以立名；而吾之學，遂以超宋軼唐，獨承漢以來三千年之緒；及叩以六經之大義微言與宋儒所以不合於道者，茫然莫知所謂！然則彼以漢學自鳴，非師古也，師心而已矣！其所爲終身由之而不厭者，非好學也，好異而已矣！朱子於諸經諷誦反復蓋數十年，精思熟讀以求古人廣大精微之蘊，匯衆說而折其衷，推其用力之勤，知其所深造而自有得者，未可幾及！特朱子於古今時務政治之宜，靡所不講；而後之學朱子者，但守心性理氣之辨，太極西銘之說，閉

門獨坐，泥塑木雕；一涉仕途，便無措手，所值皆無可奈何之事，所應皆未之前聞之務；此智略之士，睨視竊笑，以遺學爲廢物也！至其行已立身，去就取舍，嚴義利之辨，兢兢不敢少過，則猶庶幾君子；道雖未宏，學與行尙出於一也！至爲漢學者乃歧而二之，學則吾學也，行則吾不知也！世亦遂無以行義責之者，以謂彼特爲名物度數之學以資考證而已，不當以道義相奇，泯泯莽莽，學術壞而人心靡俗隨之！一國藩亦無以難也！及咸豐十年，左宗棠以佐駱秉章而副其政，爲總督官文所劾，遠引如薦蓉自代以起之於家；明年，秉章移督四川，攜蓉而往，平巨寇藍李二姓，散其徒衆；遂授四川布政使。會太平軍翼王石達開以其衆經滇入川，而前扼大渡河，後阻苗山，陷絕地，飢無所掠食；於是蓉以兵往，撫其衆而紿達開以歸。問起兵狀？達開歷陳金田發難之後，戰勝攻取，一一如約。而猛鷲之氣不衰，自言：「南面稱王十餘年，屠戮官民千萬計，今天亡我，何借一死！」臨刑怡然，蓉頗壯之！而左宗棠貽書，欲以葛亮一號地贈。蓉戲對：「諸葛食少事繁，鞠躬盡瘁，所不欲承，謹以奉璧！」尋以關中漢回交關，而捻乘之，移蓉陝西巡撫；而爲御史蔡壽祺劾罷！將去官，聞左宗棠奉詔以陝甘總督督師勦賊，而移書告，以謂：「關隴用兵不可不早計者有三：一勦賊不難，所難者籌餉籌糧！籌餉籌糧尙易，尤難者運糧！非寬籌糧餉，運有辦法，切勿進兵！一軍糧無資，當緩新疆西征之師，先肅清隴境，闢地屯田，儲糗糧，練馬隊，然後振旅出關。一辨甘賊，當以陝爲根本；資糧轉輸，皆須借力於陝；非得同心膂，共憂樂之人爲陝撫，持心定志，不足與濟艱屯！一捻賊入陝，號四五萬；然能戰者不過六七千人；每戰，輒以馬隊萬騎四面包裹；儒卒怯將，偪而望風靡；其實但能嚴陣堅持，屹立不動；則亦不敢

應逼吾陣；俟其銳氣之惰，奮起突擊，必無不勝！一辨甘同，當先清隴東，夫揭河狄，到地既走，其餘可傳檄而定；專事勦，則力固不逮；不痛勦而議撫，則叛服無常，亦何能濟！一關隴將才，吏才，無可用者。然地瘠勢艱，雖傑然者視爲畏途。須廣羅艱貞堅苦，仗義相從之侶，以資襄助？此六者其大端也。以公智慮淵涵，固可卽此以爲大凡矣！其後宗棠平陝捻，平甘回以定新疆，一切經略，大率如荅言！荅既放歸，營建初園，杜門講學者十年；其論學一以宋儒程朱爲歸；力排漢學之穿鑿，亦不取陸王之禪悟；而於學者之不能反躬，徒以矜私知爾炫多聞，尤不憚深貶而痛絕之！乃至訟其鄉人以湘鄉之功名日盛，而湘鄉之風俗日敝，語重而心長以慨乎有言曰：「吾邑風尚素號愿樸，農民勤稼穡，士子勵廉隅；故與以來，文職武弁，崛起草澤，以能爲國宣力；而遷流日久，僥倖之心生；以利祿爲易得，而爭事繁華；趨僕厚之舊風，而羣趨豐饒；鄉村每有爭訟，不問理曲較勢；及其呈控到縣，亦復以是爲衡；由是有勢者恃以橫行，而無力者亦借資於有力之紳矜，以張其威而求一勝；此民風所以澆漓，人心所以窳壞也！二十餘年來，東南遭禍，舉凡衣冠文物，競逐紛華之國，無不殘破！故家世祿之所留遺，巨賈豪商之所積累，莫不蕩爲灰燼，化爲飛煙；子女他離，乞食道路！獨湖南晏然無恙，吾鄉人因此躋致名位，廣積金錢，舊時并鑿耕田之子，椎牛屠狗之夫，皆高牙大纛，美衣華屋以自豪於鄉里；果有何功德在人，宜食此報以長保富貴而無後災哉！智者見禍於未萌，凡無功而享厚報，無德而致大位。皆智者之所視爲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！矧各省皆罹於難，吾鄉獨蒙其沐！天澤忌盈，物極必反；如不惕厲修省，懷持益保泰之思。正恐暑往寒來，福過災生；前日之膺祉蒙休，冠於他郡；後日之遭殃罹禍，

亦且烈於他邦！此古今盈虛消息之常理，非同釋氏因果報應之談！每舉以語朋輩，款語諄諄；聽者雖頗面從，退則或相迂笑；人心陷溺，如何如何！」觀其持論不徇風氣，知制行不爲詭隨矣！

國文不持宗派之說，而爲文章俛遠疏暢，如己意之所欲出，其原蓋出於蘇軾云！傳有養晦堂詩文集十二卷。

郭嵩燾 字伯琛，鶴仙其號也，湘陰人；年十八，補縣學生；游岳麓書院，識劉蓉；而曾國藩自京師歸，道長沙，與蓉舊好也；介相見，欣然聯驢爲昆弟交，以問學相切劘。國藩稱引漢學；蓉褒大宋儒；而嵩燾則言：「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；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！聖人之立教，曰『慎言』，曰『其言也訥』，曰『古者言之不出』，無相獎以言者！堯舜禹之授受。曰：『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』，內自慙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；而御繼之曰：『無稽之言勿聽』，是曰聖賢之治天下，與其所以自治者，無不以言爲大戒！宋儒顧不然！凡有言者皆善也，乃至勅歐陽公，勅富鄭公，文潞公，皆謂之直臣矣！凡事皆可言也，乃至探宮禁之傳聞，陳鄙夫之猥陋，皆自負爲善諫矣！其間實愚錯出，人才勿論也！自漢唐迄今，政教人心交相爲勝，吾總其要曰名利！西漢務利，東漢務名；唐人務利，宋人務名；元人務利，明人務名；二者不偏廢也，要各有其專勝！好名勝者氣必強，其流也攬鬪怙黨，而終歸於無忌憚！好利勝者氣必容，其流也倚勢營私，而終歸於不知恥！故明人以氣勝，得志則生殺予奪，泰然任之，無敢議其非！本朝以度勝，得志則利弊賢否，茫然聽之，無敢任其責！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！於明之世，居位者大率負強使氣魁人也！本朝則賢者優容，不肖詭隨；稍能持正議，核名實，振肅紀綱，考覈人才，輒曰無度

量；吾不知所謂度量者，將奚以爲也！司馬遷論謂：「識時務者爲俊傑」；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；雖講學治經亦然！宋明之詔錄，本朝之漢學，皆風氣之爲也；君子未嘗不爲之，而固非道之所存矣！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，介然無與於風氣之會，烏足與論時務哉！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；尤自厲勤苦，以謂：「古無有以士名者！自公卿大夫之子，下及庶人，皆入學；其能爲士者，與其耕者工者，各以所能自養。其有祿於朝，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；其大則任爲府史。制行尤高，其志尤隱；舜伊尹之耕，傅說之工，呂尚之屠且漁，膠鬲管夷吾孫叔敖之賈，皆任爲士者也！至漢猶然！路溫舒，卜式，王尊牧羊；公孫宏，承宮牧羊；兒寬爲都養；朱買臣刈薪；匡衡傭作；梁鴻任舂；韓康賣藥，徐穉耕稼；申屠蟠爲漆工；或歷仕公卿，或懷道守節，隱見不同；而皆不辭賤役，所資以爲養然也！唐世尙文，人爭以文自異，而士重！宋儒講性理之學，託名愈高而士愈重！人亦相與異視之，爲之名曰重士！不知所謂士，正周官所謂閒民也！士愈多，人才愈乏，風俗愈偷；故夫士者國之蠹也；然且不能自養，而資人以養，於國家奚賴焉！然自士之名立，遂有峨冠博帶，從容雅步，終其身爲士者，而士之實乃終隱矣！」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國籍。會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；曾國藩以侍郎居憂，奉詔辦團練，欲不出。崇薰馳謁，苦口陳說；國藩乃爲起，而苦籌細；崇薰則爲建蓋捐之議，規鹽釐之法。國藩有所資以募勇餉器；而湖南亦恃以保境安民，支柱東南；皆崇薰有以發之也！既而帥勇援江西。俘太平軍卒，訊知戰罷則登舟；國嘗：「賊掠舟東下，縱橫馳突，獨佔長江；而我無一舟與爭利；非治水師，何以應敵！」而長江水師之議自此起；國藩亦以造船自任，移駐衡州；亦崇薰有以發之也。

江西國解，論功擢編修，入直南書房。而左宗棠在巡撫賂乘章幕，爲總督官文所劾；駁下逮訊，高燾以謂：「宗棠去，湖南無人支持，東南大局不可問矣！」爲尙書潘祖蔭言之。祖蔭遂據入告，直謂：「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；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！」經問會國藩意如何？遂授宗棠四品京堂，襄辦軍務；於是宗棠學解，而柄兵戈用矣。國藩蓋之爲幹旋也！同治元年，特授高燾蘇松糧儲道；再擢署廣東巡撫，而宗棠以閩浙總督爲欽差大臣督師入廣東，連四摺糾參，擬高燾職而以畀其屬蔣益澧，曰：「此以人募君之義也！」高燾歎曰：「季高垂死三十年，吾一生爲之盡力，而相煎何太迫考此乎！」國論：「世俗語大人先生，動曰有來歷，佛家所謂前生因果也。少年倣逐，見朋輩中天分絕高而終無所成，是謂有來歷而無時思！時累者，時功累行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，根本既大而後發生始繁！然其建功立名，如曾濬生、左季高之成就，又自有因緣；若或使之，若或助之，隨所至而機緣巧合，爭相擁護，見面者景從，聞聲者響應，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！自問此生謂無來歷，無積累不：而相煎迫，出於至交，墮我時功，豈所謂無因緣者邪？」其致怨於宗棠，深矣！宗棠在官頗循名誅實而爲治尙嚴；高燾則言：「曩讀船山書關申報之說，極論諸島公孫當用此爲治！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，使羣雄並起，倉猝以就功名，所自命者皆樂，而其量固遠矣：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！其後從政粵東，稍以知輕重緩急，見諸言事者毛舉毫端，爲綜覈名實之說；而後慨然太息船山之言，蓋親見萬歷以後，頭會箕歛，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錮蔽之習，繁刑峻法，愈益不啻其罪，坐使人心解散，國計消廢以迄於亂。是以言之病切如此！處末世，紀綱法度廢弛久矣，人心變幻，不可窮詰；於此當益窮求吏治，培養國脈，靜以

俟之，寧以容之，安民保國，不至困亂無告，則猶可庶幾也！昔官京朝，推求國家所以致弊之由，在其例文相塗飾，而事皆內潰，非寬之失，黷預之失也！寬者宣聖之明訓，國家積累之至仁，烏可輕議哉！今一切以爲寬，而以嚴治之，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相陵藉；向者之寬，與今日之嚴，其爲顛預一也！黷預而寬，猶足養和平以維人心，顛預而出之以嚴，而弊不可勝言矣！」

宗棠在邊，亦整頓經武以對外主戰；嵩燾則言：「西洋負強爭勝，懷樂戰之心，而甲兵具有節度；其籌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，而後乘釁以求逞；猶不遽言兵也，挾其競爭之勢，曲折比附以爲名，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欲；是以先事有預定之略，臨變有必審之，無以彼之強，每一用兵，遲回審顧，久而後發；其陰謀慮，括囊四海，而造端必以通商，迎其機而利導之，禍有所止，而所發明之奇巧，轉以爲我利用厚生。國家辦商務二十餘年，受其陸續，其而坐不知事理，天下籍籍相爲氣憤，皆出南宋後議論！孫武之言戰也，曰「知己知彼」。所謂「知己知彼」者，知其國勢之強弱，知其人才之能否，知其勢之所及與其計劃之所從出，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，韓信攻趙，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；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，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；則可誰能知其深矣！知敵之深，乃益有餘地以自處！西洋之東取矣，中外諸公，懵焉莫測其所以，先無以自處；主戰愈力，自處愈窮！一時之能而晏然自以爲安，一戰之勝而囁然據以爲喜，以當小敵不足；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！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，何爲激之使狂逞也！」於時，直隸總督李鴻章，則不言戰而通商勸工，練兵購械，講製造，力圖富強；嵩燾則言：「官強者，奏漢以來治平之盛軌，常數百年一見，其源由政教修明，風俗純厚，百姓家給人足，樂於趨農以

成國家磐石之基，而后富強可言也；施行本末具有次第，然不待取法西洋，而端本足民，則西洋與中國同也！國於天地，必有其立；亦豈有百姓困窮，而國家日求富強者！今視富強為國家之計，於百姓無與；不知西洋之富，存於民，不在國也！數百年來，順通海道，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，其基固已厚矣；而治礦務日益精，五金出產之利，製備器具日益豐；又創為電報，數千里消息雲通；輪船、火車、馳行數萬里以利轉運；縱橫囊括四海，觀天下之利以為利，故能富也。中外情勢之異，由來久遠以成風俗，未易強同；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，可以便民，可以備亂，可以通遠近之氣，而又行之甚易，歷久而必無弊，則電報、輪船、火車，是也。雖然，為是者有本有末！本者何？政教、人心、風俗，是也。末者何？通工商之業，立富強之基，凡皆以為利也；利之所在，而政教修，人心厚，風俗醇者，國家與民共之，而又相與忘之，斯所以為大公而以美利利天下也！不然，爭民施奪，上下交征利，民與民爭則擾；上與民相匿則潰；擾者，勢有不能行；潰者，情有所不能變達也！無其本而言富強，祇益其侵耗而已矣！夫以西法為名，一切務為奢侈；士民失業者，亦皆引領以望。環集以求薪食，為利多少不能計，而所耗不貲，久且不支；人人言利，而卒之無利可圖以成收局；何者？無其本也！機器者，末之末也！凡屬機器，必西人為之；中人多不能識其法；此時宜廣開西學館，有人服習其業，知其所以為利，庶幾夫心所趨，自求之而自通之；所用機器，亦須因地制宜，何地何器，變累以求；買焉而自變器往，愚者驚擾，即有知者，亦莫辨其所以為用！即此末中之一事，亦自有本末存焉；而百姓之為利，與所以求利圖強，又自有本末次第！蓋西洋富強之業，資於民人；其民人趨學興功；而國家用其全力

護持之，歲計所需以爲取民之制；一兵大役，皆百姓任之，而取裁於議院。其國家與世民人交相維繫，并心一力，以和爲程；所以其富強者，人皆樂於勸業，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；行之固有本矣！未聞虛衰敝之俗，行操切之政，而可以致富強者！日本在英國學工技者二百餘人；具戶部尙書恩婁集歐舉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，欲仿更制；而學兵法者甚少！蓋兵者末也；各種創制，皆立國之本也！」自謂考古而不知其通；由漢唐迄之三代經國懷遠之路，與今日所以異同，而有以見損益之宜！光緒元年，起爲福建按察使；尋命以侍郎候補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遂建議講求邦交，遣使各國，以謂：「西洋立國，本末兼資；其君臣上下，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；正宜推究其情勢，洞知其利弊；遇有交涉事，即可略得梗概而資以因應！」詔以充出使英法七臣，補兵部左侍郎；中國之駐使外國自此始！命下之日，湖南人之官京朝者，以爲大辱；正言切論而勸之辭！嵩燾曰：「苟利於國，不敢避就；身之不恤，何有於名！主憂臣辱，在此行也！」道員劉錫鴻求請使；嵩燾以其矜懷而不達事理；不之許也！錫鴻固以請；遂薦爲貳，而相畔異，患生肘腋，劾以十款，末言：「由候簡運使而授閩臬，由閩臬擢兵部侍郎，朝廷何負於郭嵩燾而日夜怨望！」嵩燾讀之惶駭曰：「此豈惡交矣！尙何言哉！君子之行道也，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，柔和生人之氣使之馴；而後不疑於所行；而吾不能！自宋以來，盡人能文章，善談論，無論爲君子，爲小人，與其有知無知，皆總用其一隅之見，校論短長，攻訐是非，不能辨也，辨之愈力，攻者愈橫；是以君子聞惡聲至，則避之；避之者，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！此匪之傷，吾道固窮；亦功業無因緣之明效大驗矣！」逕歸以家廟不敢入朝也！因太息爲人

言：『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予，一皆準之以義！服官之始，即自誓不以不義之財貽子孫！及巡撫粵東，出使西洋，人之所視為利藪也；照例開支，分毫不溢。在官之日，視國家公款重於私款，私款或俟友人聯貨，公款無遺款也；以是準之今人，多與鄙吏違反，或至用如詬病；輒爲憮然！少時讀張子全書曰：『士君子處治朝，則德日進；處亂朝，則德日退；』憮然有感於其言！程子謂：『朋友相處，尤莫如相觀而善之爲多；』亦是此意。及蒞仕以終，而所見有邁！世之衰也，大抵營私利，負黨氣，惟意見之爭，而於事理之當否，流弊之終極，竟一無考覽！遇事有涉，陳說紛紜，每覺語言多而情事迂迴！莊生有言：『此一亦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；』其實匿情以自圖私便；閱歷多而體驗深，即常愀然懷薄視之心！已而乃大悟曰：『張子所謂德日退者，其在斯乎？』夫不反射而懷薄視人之心，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！我任事在我，而展轉有未達，由學識有未充也！』自海外歸而里居者十三年，主講城南書院，兼開思賢講會。祀王夫之，與學者講肄其中；尤善言禮！早年與曾國藩商立齋學；國藩嘗謂：『先王修己治人，經緯萬端，惟在於禮；』而未有成書！高齋初學禮而深造自有得，以謂：『禮者，徵實之書，天下萬世人學之所從出，得其意而爲事理！』於是研鍊歲月，成禮記質疑四十卷。折衷羣經，以見諸行處，其素所蓄積然也！及其發爲文章，理足辭簡，特寓拗折勁悍之意於條達疎暢之中，坦迤之中，自有波峭；不同曾國藩之瑰偉；亦異劉蓉之暢達！曾國藩追韓愈之雄茂，而語不檢；劉蓉數蘇軾之疎快，而味無餘；高齋則得王安石之峭勁，而鋒欲斂，暢而不流。拗以出迥；碑傳之作，以簡馭繁，以絃扞議，而無枝葉，義必明當，出入歐王，允禛史裁！傳有養知書屋詩文集四十三卷，奏疏十二卷。

(六) 王闓運

閻鎮珩

胡林翼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劉蓉、郭嵩燾、一代名臣。聲施四海；王闓運、閻鎮珩、老儒閣修，獨抱遺經；遭際不同，出處攸異；然學不僅佔畢，志在於匡俗，通經欲以致用，文章斬於經國，剛固不同流罔！

王闓運，名滿天下，謗滿天下；目論者徒見其行已之通脫，異人之亡町畦；而莫知其振於孤童，魯爾憤排，爲學之不厭，誨人之不倦！其學，人所知，不具著；而著其夙夜疆學以待問，啓迪後生如不及，恢張學風，不知老之將至，此則吾室中所欲言，王闓運，而不憚縷叙旁蒐以見景行之意！王闓運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；壬父二字，刻篆文小印。顛倒之如文王二字，隱自喻於素王之改制也。相傳生時，父夢柳榜於門曰：「天開文運」因以闓運爲名！而性質魯；幼讀書，日誦不及百言，又不能盡解！同塾皆嗤之！師曰：「學而嗤於人，是可羞也！嗤於人而不奮，毋寧已！」闓運聞而泣，退而刻勵，听所習者，不成誦不食；夕所誦者，不得解不寢！年十五，始明訓故；十九補諸生，與武岡鄧輔綸、鄧繹、長沙李壽蓉、攸縣龍汝霖結蘭陵祠社，擯棄世所謂詩古文，而時取潘陸謝鮑，文則推源漢魏，號湘中五十；二十四而言禮，作儀禮講十二篇；二十八達春秋；其治學初由禮始，考三代之制度，詳品物之體用，然後通春秋微言，張公羊、申何休；今文家言於是大盛也！於時，學者承乾嘉以來訓詁名物之學，習註疏，爲文章法鄭玄孔穎達，有解釋，無紀述，重考證。略論辨，撥拾叢殘，而不知修辭爲何事，讀者竟十行，欲隱几臥！而闓

(六)

王闓運

閻鎮珩

五五

運不謂是，因慨然曰：「文者，聖之所託，禮之所寄，史賴之以信後世，人賴之以爲語言；辭不修，則意不達，意不達，則藝文廢，俗且反乎混沌！况乎孳乳所積，皆仰觀俯察之所得，字曰文，言其考在天之星象，在地之鳥獸蹄迹，必其燦著者也！今若此，則文之道，或幾乎息矣！然辭不追古，則意必循今，率意以言，遠經益遠；是以文飾者肯尙虛浮，馳騁者奮其私知；故知文隨德異，寧獨政與聲通！欲驗流風，尤資總集。」爲輯八代文粹，廣甄往籍，歸之淳雅；並爲述其本由，使必應於經義。自以起孤童，未冠卽與搢紳長者接，恐不禮焉，卽高自標置，放言高論；而成名之後，彌以無讓，貌似蕭散，意實矜持！以二十二歲中咸豐三年登丑舉人，應禮部試入都。尙書肅順方柄政，延爲上客；一日，爲草封事。文宗歎賞。問屬草者誰？肅順對曰：「湖南舉人王闈運！」問何不令仕？曰：「此人非衣貂不肯仕！」曰：「可以賞貂！」故事，翰林得衣貂；而闈運嫌以倖門進，不出也！旣，文宗崩，孝欽皇后驟用事，以謀逆誅肅順，鉤黨株連；而闈運先以率赴山東，得肅順書，馳入京，聞其誅，臨河而止。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詩曰：「當時意氣各無倫，願我曾爲丞相賓！俄羅酒味猶在口，幾回夢哭春華新！」心夔，亦肅順客也；蓋不勝華屋山邱之感，後數十年，闈運老矣！而主講船山書院時，一夜，爲客誦此詩，說肅順事，曰：「人詆逆臣，我自府主！」泚溘溘下！其歲，走京師，託言計偕，而實去與賦。陰以書文所獲數千金，致肅順之家而卹其妻子云！闈運談詭多智數，獨於朋友死生之際，嚴義不苟如此！肅順旣敗，乃踉蹌歸，伏匿久不出！及曾國藩起督師，入其幕，告國藩曰：「公之文，從韓愈以追西漢，逆而難；若自諸葛忠武。魏武帝以入東漢，則順而易！」而國藩不之省也！國藩好薦士，其尤者

運起家爲巡撫布政使；士爭相效！閩運獨爲客，文章雍容，不受事，往來軍中。或旬月數日即歸！其後國藩益貴，其客皆稱弟子；而閩運爲客如故！嘗至江寧謁國藩，國藩未報而招之飲。閩運笑曰：「相國以我爲餽糧來乎！」東裝行。國藩追謝之，不及也！及撰湘軍志，鈔國藩之起湘軍及戡定太平軍本末，雖揚詞功績，而言外意見，婉而直，盡而不汙。雖有史法！曾國荃者，國藩之弟也，自負血戰下江寧以佐其兄，勞苦功高，讀之而笑，致詰曰：「若君故人，何以刻畫之！」燬其板。閩運笑語人曰：「吾於湘軍志著：『李秀成者，寇所倚渠帥，而議一致闕，後後見俘寇皆跪拜秀成，慮生變，輒斬之，羣言益謹。』曾指曰曾國荃，國荃自悲其苦負時謗云云。吾爲曾沅甫發憤而道，元甫乃以爲恨而切齒於曾；不知文人不與言文；以此欺合尹子明之不可及也！」然其書實無大譏彈；曾國荃以謗爲詆，曾國荃自實，不悅曾氏者，乃真以太史公目之矣！嗚呼！動而得謗，名亦隨之；世情自古如斯；所以閩運不怒而笑也！既以書黨摺不用於時，大治羣經以開教授。四川總督丁寶楨禮致之以爲成都尊經院院長。至之日，則遣諸生而告之曰：「治經之法：於易，必先知易字含數義，不爲虛衍卦。於書，必先斷句讀。於詩，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詞，不尼頌於學官，傳後世，一洗三陋，乃可言禮、禮明，然後治春秋。」又曰：「說經以識字爲貴，而非識說文解字之爲貴！」又曰：「文不取於古，則亡法！文不取於古，則亡意！然欲取於古，當先漸漬乎古；先作論學理，務使成文；乃古人成作，然後臨摹，如仿書然，一字一句，必參其似；如此者，家信賬說，皆可摹古；然後稍記事，先成今，與古車類者，比而作之；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，比而附之；終取今事爲古所無者，改而文之；如是者，非

十餘年不成也！病欲速！遂教諸生以讀十三經，二十四史及文選；漢儒人專一經，諸生亦各治一書，毋貪多，毋令經怠！日有記，月有課；而閻連精勤校閱，獎頌其美，而匡正其不及；暇則習禮，若鄉飲投壺之類，三年皆彬彬矣！厥後廖平治公羊，穀梁春秋；戴光治書；胡從簡治禮；劉子雄、岳森通諸經；皆有師法，能不為阮元經解所困，號曰蜀學，則閻連之以也！既歸，主長沙校經書院，移衡州船山書院；而在船山之日久，大吏造拜，或偃蹇不見；繼引接後生，則溫霽逾恆；曰：「位高而齒尊者，菁華已竭；不如後生可畏也！」循循善誘。有欲請者，即陋劣不中律，未嘗不為改竄。其弟子縣人楊鈞請曰：「此不成語，何必枉拋心力！」應曰：「人有好學之心，即有誘之之責；若因其陋而薄之，絕之；心沮氣墮，不但無望於進，即此惡時，亦不為矣！」縣人張正陽者，本鍛工也，耽吟詠而為人備，一夕，親見桃花盛開，而月色綺映，忽得句曰：「天上清高月，知無好色心！天桃今獻媚，流盼情何深！」姜畚陳鼎見之大驚曰：「子詩何似孟郊！然非王先生，不能成子名！」會大雪，戴笠者履，單衣磬蹕。造門投卷。聞者見其面垢衣敝，拒不為通；則大呼曰：「我以詩謁王先生，乃却我耶！」聞者不得已為通；方設筵宴邑令，邑掾紳先生咸在；閻連自席捲卷讀，顧曰：「邑中有此詩人耶！」延之上座。座客愕然！正陽泥淖滿身，面貂狐裘麗，嫌為所污，莫敢與酬；閻連則殷勤問訊，遂使受學而補諸生，通三禮，春秋、尚書、詩經、講評孜孜，其不詩經比與表，禮經喪服表；閻連歎為前人所未發也！然宏獎之中，不廢規誡！龍陽易順鼎者，幼體尖秀，閻連呼之仙童者也；既而以道負自傷佻佻，署號吳菴；閻連則規以書曰：「僕有一願奉勸，必不可稱吳菴！上學君相，下對吏民，行住坐臥，何以為

名；臣子披昌，不當至此！若遂隱而死，朝夕哭可矣！且事非一哭可了；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！聞運言不見重，亦自恨無整齊風紀之權，坐觀當代賢豪，流於西晉；五胡之禍，將在目前；因君一發之！」其峻厲如此！其弟子楊鈞讀業。曰：「如何」。答曰：「虛名有餘！」鈞大懼曰：「所謂成名有餘者，殆謂自立不足也；敢不勉夫！」聞運言「詩有家數，有時代；文無家數，有時代。余學晉宋詩，駸駸人古！至於文力追班馬，極其功力，僅得似明史；心甚恥之！及作湘軍志，乃超時代矣！以數十年苦心孤詣。僅僅得免爲明文！若學八家，數月可似；學話易，自運難！故不甚勸人學文，恐誤人拋心力也！不如學詩、離去時代，專講家數；成家。即上躋其代矣！」而鈞則言：「吾師門人，文字通順者不多；皆謂唐宋之文不屑意，而以史記漢書爲學；故虛字多反用，造語尤晦塞；反不若時手之駕輕就熟，無詞不達也！古詩不求明暢，以拙爲宗，稍可掩不通之迹；故師門多詩人！」其爲文章，長於抒情敘事，從容諷議，中含詼詭，以優游出嚼挫，而不以馳驟爲曲折；嘗教人以學范曄後漢書及魏武帝文。鈞則言：「魏武帝文無長篇；而亦不多，如何學？余初聞而疑之；久乃知其短篇無不具長篇氣勢，不駢不散，有子長之遺風也！」聞運爲鈞言：「作人墓誌，須敘其生平不得意事以別於傳記。」乃授以所爲剛直彭公墓誌，寥寥短幅。中曰：「然其遭際，世所難堪；」梁敘其不得意事也；於是文思大趨，深悟化繁爲簡，舉重若輕之法。門弟子輯其詩文箋啓，爲湘綺樓集，凡若干卷；而鈞則言：「湘綺之文，墓誌第一！數千年來，傳誌不分，幾爲一體；而湘綺崛起，體格判然；峭妙輕靈，難於蹤迹！」聞運爲鈞言：「汪容甫云：『讀書十年，可以不通！』不通」二字，俗人多不能解；非讀書有得，又肯虛心者，不肯出此言也！然而

難言之矣！漢學始有不通境界；宋學以意斷，遂無不可通矣！此境甚高，讀經可得；而治文申者則無所謂不通；吾未信汪容甫之與能不通也。」宣統元年，巡撫岑春煊以閻運老儒，上所著書；賜翰林院檢討。及革命成功，而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，以年家子手書聘問；運復曰：「今之弊政在議院，而根由起於學堂！蓋椎埋器戾，不害治安；華士辯言，乃移風俗；其宗旨不過弋名求利，其流極乃至無忌憚；此迂生所以甘跽伏而閉距也！」既而世凱強起爲國史館館長，以民國三年抵北京。人問：「咸同中興，先生及見其人物，今之人材，何如曩日？收拾時局，有其人乎？」閻運沉吟有頃，笑曰：「以今視昔，才智殆有過焉！惟昔人做事認真，而今人做事不認真，收拾時局，殆未之信！」尋以齟齬歸，而其歿也，以聯自輓曰：「春秋秦儻成，賴有佳兒習詩禮！縱橫計不就，空留高詠滿江山！」蓋不以詩人自居也！其弟子楊度，頗傳授心法，得其縱橫之術；方以佐袁世凱謀稱帝而負世謗，乃輓之曰：「曠代聖人才，能以逍遙通世法？平生帝王學，祇今顛沛愧師承！」亦以政治家推之！然而國語之末，龍陽易佩紳耆，易順鼎之父也，以郭嵩燾之介而謁閻運，談學論政極歡！嵩燾則以書誡之曰：「君子之學，必遠乎流俗，而必不可遠道！壬秋力求絕俗而無一本真道忤，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！但論文章，友之可也；師之可也；至與辨人才之優絀，辯事理之是非，其言一入，如飲狂藥，將使東西迷方，玄黃易色，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；獨奈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！」則國盛以文章推之矣！」

閻鎮珩，字季蓉，石門人；喜讀書而生長窮谷，書不可得；從友人假得文選詳讀之；數月皆能記。既而聞鄰翁有史記，請借；不許；請就其家讀之；又不許！而翁所居少薪；鎮珩家有山

場，請日餽肩薪；乃許之！正珩朝食畢，則荷薪攜經札往讀之；且讀且寫，數月成編矣！及補縣學生，以制舉八比之文教授鄉里，爾推之通經學古。方當王闓運舉滿東南，文采炤映之日；而闈然潛修，不驚聲氣；學不程朱，文爲歐曾，因文欲以見道，經世必以明禮，遠轍所自，推本曾國藩；而文章浩落，不事塗飾，同歐藩之寬博，異國藩之茁軋，然亦不爲桐城末流之虛聲搖曳，直抒欲言，意盡則言止。其意確然，其辭沛然！一論者爲楊麟珍，鄉黨嚴之儒。折輩行與交；而麟珍尤以古文自負，願以女繼其室；然古文不爲步趨以自名家！麟珍刻鍊而筆驚，不免瑣飾；鎮珩則垣夷而氣浩，自然方雅！是時漢學大盛，風流湘楚，人人驚道博以爲名高，而恥言程朱，至於文章則窮詭極妍，宗尚齊梁。鎮珩無詰於門人曰：「學無古今，遠於用之謬賢；章句煩碎之學，有用乎？無用乎？百餘年來，人人嗜奇炫博以倡漢學，自謂度元明而軼宋唐；然彼遭時無事，幸而竊據上位，如紀昀阮元之徒，果何補於國家乎！自君子論之，貌榮聞而苟富貧，雖謂不有其人，可也！學以窮經爲先，其次莫如通識古今之務，詩又抑其末爾！古之君子，學充積於心，其理得，其事該，未嘗盡意以爲辭，而辭莫善焉！今之學者，炫奇博，驚夸麗，譁世取寵利，而返之其中，無有也！孟子曰：『我善養吾浩然之氣！』韓子曰：『本深而末茂。』二語者，非直爲文言也；即文不外是矣！蓋古之聖賢，未嘗有意學爲文；其中有所不得已，因事而書之於策，則道爲之體，氣爲之用，道充，故氣亦充焉！今之治文者，所得皆古人所未，一字之奇崛，一言之奧雅，於文無關輕重，而斤斤然自許爲諸古；其遠，吾不知焉；其氣，吾又不知焉；夫如是，其求孟韓也愈似，其去孟韓也愈遠矣！且韓子諸碑銘，多仍漢魏雕刻之習，特文中一體爾，於道無與

；古人極至之詣，不在是也！若其原人，原道，原毀，爭臣論，佛骨表，上張僕射，答孟尚書書，送王秀才，浮屠師文暢序，其言寬平質直，無有艱苦拘澀之態；讀之，但覺真氣充塞行間，與六經孟子相出入，而其詞與世意適，則白荀卿，賈誼，司馬遷，劉向，楊雄以來，未有過之者焉！夫所貴乎文者，非獨聲音采色之極其工，使人不能有加也；其得於中者，有至有不至；其發於外焉，無不肖之以出！凡勉強而偽爲之者，皆不肖夫其中者也！故眉山蘇氏之論，以爲「辭至於能達而文不可勝用，」雖孟韓之文，要於能達而止；然其所以能達者何在，吾不可不熟思而慎取之也！文至唐季五代，其氣茶累而不能舉；北宋諸子，矯而振之，其尤甚者，廣陵之歐，臨川之王，並南豐曾氏而爲三焉；其抵滯澗六經以出之。而曾氏最爲無類！夫文，非可以徒作也！六經，言道之祖；諸子時或叛而去之！揚雄，主通，無其道而強飾經言，其貌得，其實喪，學者卒莫之貴焉！曾氏之學，湛深經術，於道粹然；故其發之文者，湛深而精純，往復而名不盡之致，汪洋自恣，與道大適；其於孟韓，賅殊途而兩歸也！近世言文者，詆方苞而濫胡天游！天游於文初無所得，其外雖張爲怪險而中實寒餒，氣塞滯而不流；譬諸畫鬼者欺人以所不見，工拙不足論也！方氏漸漬經術者深，不煩塗雕，自然雅潔，粹乎儒者之言！姬傳修飭之功，誠自有得於古人，然舉唐宋以來寬裕恢博之氣象，一變而爲促狹，其文者，如遊窮崖絕壑，且隘而心不舒；視方氏未知何如？要其去韓歐遠甚！近代文家，曾文正才力豪縱，恃其駿足，一往奔放，時或軼出法度之外；然未嘗與道不相適！蓋其辭偉以辯，而其氣沛焉能達。古之立言者類如是，寧獨孟韓云爾哉！曾國藩探源漢之揚馬以學韓愈，力造雄奇瑰偉之境，以矯桐城絀懦之失；而鎮圻則取逕

宋之歐曾以學韓愈，務爲坦蕩浩落以出，一洗湘鄉苗札之語，涵蓄宏深，發揮盛大。義寧陳三立治古文有名；而鎮珩與言：「近代作者，最難得愛游實博氣象！」立以爲然，曰：「願與吾子共勉之矣！」鎮珩推本其意以爲駢文，亦不淺深，不健驟，放言瀟紙，命詞天成！湘鄉限通典伯純婦何氏能詩，爲序其集，有曰：「銀河曉別，良人萬里，一夢化嬰鴻機請之，激賞曰：『良六朝人語也！』所作如漂母祠，弔寒申君文，弔吳越錢武肅王文，弔羅昭諫文，屈賈合集序，游蘭亭記，浮藻旣滿，古豔自生，與王闈運同時而不同格，固其散朗，異其弘潤。極致不如，爾竟度過之！蓋闈運取逕徐陵身出入潘岳，陸衡；而鎮珩離脫胎范曄以參陳曹補，孔融也！自言：『幼學唐四傑及李義山，志在流麗而已，往往混入袁吳一派；至弔錢武肅王文，始專爲魏晉人體。』詩亦肆意有作，務爲優游寬博，體硬而不入於生澀，流宕而不致於淺俗，不爲曾國藩之生稟排宕以學昌黎山谷；亦不同王闈運之華藻麗密以追十衡康樂；只是學杜而得其跌宕昭彰爾！性勤恪，一息不肯以自懈，而受人之託，必爲盡心！嬰鴻機以光緒十九年督浙江學政，延校文；之杭州，舍館甫定，鴻機示所取優貢卷，頗不慊鎮珩意；即捉筆改首次二名陳生王牛卷，塗乙幾盡！鴻機大服！學政署西有亭曰香亭，於學政阮元建也；鴻機以爲之記，使人持示，且貽書謂：「昔人詩云：『平生風義兼師友！』乞獲繩削，如改諸生之卷，惟恐其不多耳！」鎮珩如旨。明日，鴻機謂謝曰：「記勞點竄；惟以阮文達自比，殊愧其僭！」鎮珩笑曰：「文達亦有豐功盛德，可比迹古賢；徒以采風流，煊耀一時而已！不以自比；吾猶當及羞之！奈何反疑其僭乎！」鴻機默然！願性實樂易；見人一技之善，必廣爲延譽，如不容口！嘗主澧州之漁浦書院，病日已久

，面白晝篝燈，據案校諸生課文；劣者置案左，不列等；佳者右而給獎。一生狙伺肘後，見已卷之左也，掣而雜之末閱卷內；尋閱而久左之；再掣之，如是者三；於是搓眼起立大呼曰：「此寧科場！吾校文亦有鬼神瞰督耶！」諸生傳以為笑，而無不歎其校閱之失慎失勤為不可及！湖南學政以「博通古今，孤介絕俗」薦於朝；授官訓導；部選缺，不赴；至宣統時，一為禮學館顧問，亦不起也！獨杜戶擯人事，發憤著六典通考一書，以謂：「文墨俗生，往往持捭漢儒章句，穿鑿立異，謂之經學；耳食者因而驚寵之；其實庸猥下材，無足置齒論！夫士當為國家設施耳；區區操簡牘，注一經，安足貴乎！嘗論古先哲王經世之法，莫善於禮；禮之體用燦然，莫具於周官之書！曾子圓鑿引唐六典以為得周官精意；蓋明太祖因時立政，革中書省，置六尚書之權，幾欲復周人設官之舊，相沿至今，遂莫之復！蓋六經，聖人經世之書，其言無一不與道具者也！漢以後諸君，於道或合或離，然即其行事得失，可以推見當時之治亂，而二三鑿與遺文，賴史家紀載以存者，未嘗不與經訓相表裏；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也！往覽秦氏滅禮考，偉其雄博，亦頗疑其徵引叢雜，駢拇枝指，旁見歧出，觀者不無怙恍而失所守！且五禮者，於六典僅一端；而不足以賅其全！」欲以彙集禮記別次為書；讀史有得，隨筆錄之。積之三季，成六典通考，凡二百卷；自以謂於先王之大經大法，究悉原委，斬於匡補杜馬二書及秦漢田漢禮通考之書，關於世道之治亂與廢有補焉！昔曾國藩作聖哲畫像記，謂：「先王之道，所以修己治人，經緯萬彙者，曰禮而已！辨後世因革之要，而欲周覽世之大法，必自杜氏六典始；馬端臨通考，杜氏伯仲之間；莫不以禮為鏡！而秦尚書董田遂纂五禮通考，舉天下古今，幽明萬事，而一經之以禮。」是則鍾斯

之學所由本也！於時，王閻蓮才高意廣，欲自外於國藩以別開風氣；而鎮珩嚴氣正性，則推本於國藩以模楷後生。閻蓮適而門戶大；鎮珩介而不免固；然不得鎮珩之固，無以救閻蓮之適！閻蓮嘯傲公卿，跌宕文史，以經術爲潤澤，以文章爲羔雁，聲氣廣通，宕而不反；而鎮珩遺外聲利，君子閤然，篤實輝光，足以日新其德矣！獨居深念，身當叔季，每太息於民生之况瘁，士風之己偷，學術之不純，而發憤言之，以請：「君子之守身，不可以不正；而其爲學也，必適己於廣大；智足以周萬物，仁足以利無窮，匹夫匹婦，有一不獲其澤者，若已推而納之溝中，寧曰淡然而已哉！山林幽默之士，違天而自用，閉門而孤游，彼徒知用貧賤爲己樂爾！抑知先憂後樂之君子，其身雖雖窮約，而未嘗不引天下國家爲己任；勞苦變動，而其心益進於光明；蓋堅忍之操，夙定於中；則事之率然外至者，莫能以困我也！故曰：『貧賤憂戚，玉汝於成。』彼流俗之人勿察，顧以其身不自佚樂爲君子訾笑焉，豈不謬哉！始維忠節公爲諸生，家窶甚，歲嘗聚徒講授，所言皆古今經世大略，無一語及世俗利祿之學；鄉里聞而竊笑；公勿爲變；其後軍事起，倡率善旅，爲國討賊；功雖未究，而其學術之正，氣烈之高，無待余論矣！嗚呼！其皇皇不自佚樂之心，由布衣以陟台司，未嘗一日或異！然非知公生平之深，與學道爾自得者，見不逮此！予嘗謂今日人心之弊，患在居貧而強效富，樂費而好爲侈靡；耳目聲色之娛，委欲自快，脫手千金如糗稗；至其昆弟親戚之寒餒者，視之漠然，不啻秦越人之相值焉！夫如是，雖學天下無家界之。豈能知憂哉！私耳樂於一身而已矣！」得有此獄遺言二、一卷。郭嵩誥讀其文而善之，貽書推挹，以謂：「議論沈實，有關世教；而力詆近世言漢學者，上及尚郵王氏，要皆實有心得；非以門戶爭勝；

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矣！往時孫芝房著芻論，推原漢學流弊足以亂天下；曾文正頗以爲過！愚嘗原芻論立言之旨，非謂亂天下者，漢學之爲也；爲世實氣之陵厲，聞見之煊赫，盡宋元以來所守程朱之藩籬而務挾去之；但爲規行矩步，屏不得以於學；積成怠戾暴慢之習，夷然不以爲非！當乾嘉間創爲此名，亦多聰明閎通辯博之士，十年間銷磨既盡矣；而其習中於人心，相爲波靡，無復廉恥禮義之存；則謂以其學亂天下，非過也！前時此風莫甚江浙，今又漸被湘中，人人排斥程朱爲名高；心有權焉；甚望得如閣下者相與匡正而維持之！讀其書，想見其人；益邈然深長以思也！」

(七) 鄒代鈞 羅正鈞

王闓運，閻鎮珩，肥遯邱園；鄒代鈞，羅正鈞，浮沈仕宦；而致在所學，上諭下教，鏗而不合，終身以之，則固賴世以長民，同歸而殊塗；乃知進退無恆，非離羣也！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！

鄒代鈞，字甌伯，將生，而從大父漢章慈畢秋帆沅相遺，故又字沅帆也；新化人，祖漢勳，博學名湖南，尤習州域形勢沿革。而代鈞濡染家學，嘗言：「一切於經世之用者，莫史家地理者也！」史家地理之學，始於吾黨錫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；其後武進李兆洛，朱印康熙乾隆兩朝臬與一統圖，而墨注古地名其上，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，爲二十圖，曰歷代沿革圖；而後中國地域，古今沿革，瞭如指掌，魏源則私淑於李氏，而頗不慊顧氏之言，以謂：「多言取而罕言守，言攻而不言防，乃搶攘策士之談！」顧左宗棠亦謂然，獨稱顧氏「熟於古今成敗之迹，彼此之勢」；而潛心玩究其書，手繪其圖，以謂：「康熙輿圖，以測度定地而成；乾隆中，命何侍郎帶儀器，徧歷各省而增訂焉，是爲乾隆內府輿圖。欲知往古形勢，當先據之以成圖，然後辨今之某地，卽先朝之某地，又溯源上之以至經史言地之始；以史印圖，以圖繩史，雖不必盡得實，而失實也亦寡矣！」然而未有成書！代鈞則據本家學，而成宗棠之所未成，壹以今地爲依據，而鈞通歷代疆域，戰爭，漕運及江河遷徙等事，肆力探窮！年二十一餘，補縣學生，發篋讀祖所著書，負之走千里，謁左宗棠於酒泉軍次，乞序而行之；宗棠以參軍謀奏保，得官縣丞。光緒十

一年，貴池劉瑞芬以太常寺卿奉詔出使英吉利，俄羅斯兩國，而代鈞以兩江總督曾國荃之介，得爲隨員。隨員者，例二十人；而代鈞得廝十九人之末！顧志節磊落，不以卑官自困，長圖大念，縱觀歐亞全勢，而陳議：「修鐵路起東三省，而蒙古以達新疆；與俄起中亞細亞以橫貫西伯利亞之鐵路並行，而移民殖邊，通商惠工，我不視之爲甌脫，俄自不敢啓戎心！」又言：「高麗介日俄兩大之間，勢不能自保，而我又無力以相保，狡焉啓疆，何國蔑有；不如聯東西友邦，公保其國爲永久中立，比於歐洲之瑞士，比稱時，盧森堡焉！」說瑞芬據以入告，爲國草。奏人，留中；而九人者目笑存之；而代鈞心獨憂之，歎曰：「吾謀適不用，異日必有噬臍之悔，何嗟及矣！」

英人爭哲孟雄爲印屬小國，總理衙門以咨瑞芬。瑞芬集隨員議，相顧莫發一言！代鈞獨侃侃陳，謂：「哲屬西藏，非印度屬也！」援古證今，退而具議以獻。顧瑞芬素倚任記室方某，召而脈之。方厲聲曰：「書生泥古，而昧於時務，何知大計！我天朝泱泱大國，豈在此七十里之小部落哉！英之所欲，不如與之以爲好焉！」參贊馬格里者，英人也，顧折之曰：「鄰者，與地家也，其說鑿鑿有據；苟以譯覆英外部，何必不得旨也！」方乃蓄縮。而瑞芬從之！英外部果無辭，照租借例定議。自是交涉無不咨謀，而宣氣稍稍發舒矣！暇則究心地學，一日閉戶，潛推度里相差之所以而憬然有悟。謂：「以尺量地，尺有差，地亦隨之而差。以地定尺，地有準，尺亦隨之而準。以地定尺，是耶邁特，邁特者，法蘭西之尺度名也；一邁特，爲四千萬分地周于午圈之一。以吾華一尺與邁特比，爲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分與四千萬分之比；華之一尺，適等於百萬分邁特之三十萬又八千六百四十二。」遂以此率製中國輿地尺，而圖繪乃有準繩！斯滿回國，敍勞保知

孫，時清廷方開館續修會典，代鈞上書千言。言測繪地圖，其要有三：一曰測天度，二曰測地面。三曰依率成圖。立說周詳，後來測繪者以爲楷式。西士傅蘭雅讀之心折；而其論測天度，原本經術，鎔冶歐法，尤發前人所未發，而闡揚家學。先是魏源之著書古微也，乃祖漢動管爲繪唐虞天象總圖，次璇璣內外之圖，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子位，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繪各圖；而言：『善言地者必合於天。地之合於天者，惟北極高度與東西偏度爲最著；地圖而不合天度，勢必少準而多差！』代鈞蓋推本其說而一徵於周官，以謂：『地體渾圓，其南北二點，正當天空之南北兩極；其中腰大圈，亦與天空赤道相當；如人在北極下，則以北極爲天頂；人漸向南方行，見北極漸低，至赤道，則北極與天平合；南極亦然；是地之南北不同，則北極出地之高低必異也。東地之日出入，早於西地之日出入；周三百六十度，與天周相應，每度六十分，都爲二萬一千六百分；日歷周天爲晝夜，分二十四小時，時六十分，都爲一千四百四十分；故時之一分，等於度之十五分；四分時，等於一度；此地在此地之東一度，則此地之日出入，早於彼地之日出入四分時；是地之東西不同，則日出入之遲早必異也。而測天度者，必先定午線，如京師之有中線，英吉利之格林回次，法蘭西之巴黎，昔年西國所用之福鳥，皆是也。考工記曰：『匠人建國，水地以縣，置槷以縣，以景。爲規識日景之景與日入之景，晝參諸日中之景，夜考之極星。』按此言匠人建國而於夏至日定其國之午線也。『水地』，言以水平地，如西人之用瓶水準；『縣』，垂線也；言地平者，必使地與垂線成直角。『槷』，表臬也；植表臬使正如垂線而視其景也。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必等長，慮所識景端或不確，乃任以一景之長爲半景，臬底爲中心，展

規爲平圓，兩景端均交圓邊，則爲密合；是爲規識日出入之景也。復折兩景端間圓邊爲點，向桌底作直線，即爲午線之向；鄭注：「一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桌，則南北正」，是也。又日中之景爲最短，必與所作午線合；復以日中之景參之「極」「星」。近北極之句陳星，卽堯典之「璇機」；「璇」，旋假借；「機」，極也；言句陳爲旋繞北極最近之星也。「星」，卽堯典之「玉衡」，爾雅之「斗極」，晉以後天文志所名「黃道極」者，是也，夜觀句陳玉衡爲直垂線，則赤道與黃極相直，又與所畫午線合，則午線合；是「夜考之極星」也。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，正日景；「土深」，指南北；「日景」，指東西，夏至晝漏中，日南景短，是地在南近日，故土圭之景短也。日北景長，是地在北遠日，故土圭之景長也。此定南北緯度之理也，日東景夕，是地在東，日過其國之午線時，東地之景已夕。日西景朝，是地在西，日過其國之午線時，西地之景方朝。此定東西經度之理也。西人定其國之午線，亦用匠人之法，而參以指南針，除電磁差，安子午差使極隱以窺日星之過午。其隨處測經緯度，則自日晷將午，至日晷過午，用紀限儀或經緯儀屢測太陽爲弧，取其最高處爲本處太陽過午線距地平高度；亦即本處天頂度；以與本日太陽赤緯南北加減，即得本處北極處地之度；於是先以極準時表，如太陽過其午線之午正開準，行至本處，即測得午正，以與時表較遲早，差若干時分化度，即知本處在其國之東西若干度分。但一測午正。而地之東西南北皆定；古今中外，若合符節。善言地者必合於天，是不可不先務也！」總裁王大臣善其議，奏充會典館纂修。湖廣總督張之洞遣調主修湖北全省地圖，以兼會典館差。奏得旨俞允。圖成，而繫之以說，有曰：「武昌，荊州，襄陽，同爲湖北重鎮。然荆扼江而不能扼

漢。襄扼漢。不能扼江。武昌江漢之會，可以制東西之命，可以交南北之衝，非特吳楚所憑陵，實爲四方之輻輳。觀此，則知所輕重矣！」之洞以爲卓識偉略，殆過顧祖禹云！代鈞好談兵謀，而於東南海防，西北邊情，指陳鑿鑿！中日戰起，我師屢敗；而代鈞陳說當道爲持久之計，而無僥倖於一勝，以謂：「宜分全國爲五鎮，更迭迭戰，而屯重兵於京津以爲中樞；以偏師遊徼遼陽，牛莊，海蓋等戰地彼強則我後退，彼進則我旁撓，孤不羞走，只與之戲。而肄以疲之，多方以誤之；未必非以制勝，轉敗爲勝之道！」又議會南北洋閩廣師船哨巡海上，截日人之運輸以阻其器械繼師，所以指事甚備，書累數萬言，而莫之省，割地賠幣而請盟焉；飲恨而已！於是德宗愆於前敗，欲以變法自強，而韶開辦漢特科；張之洞及湖南巡撫陳寶箴，廣東學政張百熙，禮部侍郎曾廣鑾，皆以代鈞名上，堅謝不應也！既而拳亂起於北方，八國聯軍入京，而迫清廷爲城下之盟；於是清廷以維新爲媚外，而首興學；詔以張百熙爲管學大臣，於是奏起代鈞充總書局總纂兼學務處調官，實爲光緒二十八年，其明年，充欽定書經圖說纂修兼校對官；書成，擢分省補用直隸州知州。既而百熙奉詔籌設學部；代鈞上書言：「當此新舊交接之際，大懼新知未洽，舊學先亡；當以舊學爲體，新學爲用；庶無奇袤偏宕之弊！學部之設，當以干涉各省學務爲主義；所謂干涉者，非徒文書往來之謂；一鄉一村辦學堂，學部之責也；一男一女不知學，學部之責也！」及學部成立，補員外郎，遷參事廳行走；咸以病辭！及三十四年，將以督學山東，旨未下，而代鈞遽以寢疾，歿於武昌興地學堂。先是代鈞之隨從英倫也，購英法各國所刊地圖，滿載以歸。義寧陳三立，錢唐汪康年，達縣吳德瀛，皆年少氣銳，而驚世之學；代鈞告之曰：「英國兵

部海部之輿圖局，開辦至今二百餘年，未嘗或輟；是知彼之進長亞洲，於地理固研求有素焉！朝廷萬幾勿遑，吾輩莽臣且爲之！』三人苦力贊其議：遂創輿地學，雖往來湘漢，於輿圖方，而圖局常以自隨，綜繪中外輿圖七百餘幅，而譯繪西人地圖，原本比例，自用英法俄尺者，悉據中國輿地尺改歸一律。無論何國何地，按圖可以中其里數分毫之謬，幾千年來未有也！族子永煊，永良，永修，咸傳其學。而輿地學會之興，則永煊，永良贊襄之力爲多焉；首出亞洲橫圖，即永良手繪也。永良，字易卿，嘗佐代鈞以測繪湖北全省地圖；篋有測繪綜要四卷，而跋以發其旨曰：『地圖之制，不以測繪而端；而算術者，測法之原；測法者，繪事之基；其理甚明！乃矜奇秘巧者筆之於書，而於測繪中之累曲折，必文艱深之辭，以爲人探密；發揮察而其辭晦，議論微而其意晦；以爲不知是，則人不暇于術之精深也！於是深者淺之，晦者顯之，繁者簡之，缺者增之，首算法，次測法，次繪法，次釋器，終貫分明，不分中術西術，斬於易知易能；而其中有用舊說者，有用其理而易淺說者，有合政說而或者，有分生說而散見者，問者囑附己意者，語者因襲，不害其曉而已！』以光緒三十二年，先代鈞死！代鈞歎曰：『吾失一臂矣！』及代鈞之死，而輿地學會墮壞；所有地圖之底本，製圖之器械，蓋學部購之以去而不知所用焉！永煊，懼家學之浸以墜也，起而救之，開地學社於武昌，曰亞斯；而永脩贊贊之。永脩，字覺人。永煊，字煥庭。及永煊老而傳，有子與鉅能續其業。與鉅字伯庚；其父永煊出版之圖，殆三十冊；而與鉅隨時調查，隨時更正，事爲之浸，省爲之說也！既以繼志述事，而出版益夥，以永脩宗老，奉手請益；而永脩必發凡起例以爲之序，其序河南道縣圖，以謂：『顧宛溪論河南形勢，有曰：

「宛（南陽）不如洛（洛陽），洛不如鄴（安陽）」：獨不敵汴梁，以其無險之可守也！夫閉關之世，其險固。明港之世，利於通！地險不足憑，人險足以待之！鐵路可以陸空，電信可以調兵，故山川丘陵，能出人於洋機未發明以前，不能出人於西明以後！河南，自黃河北往，而息於東。鐵路中交，京漢通於南北。汴洛貫平東西，而鄴滑清，皆足佐軍餉；江淮米粟，既行厥倉；燕趙勁師，崇朔渡河。古今無形，夷險異勢，而顧氏生於今日，必下轉語曰：「鄴不如梁！」酌古斟今，而不爲保守。信爲登瀛，顧禹所未發云！顧氏死，而子新接續其業。既胎其志，不懈益堅，顧父子係，繼繼承承。○氏與地之學，於是爲世矣！清季以來，前後出版地圖，殆三百種；而鑿說裝冊者十之二焉！余特放太史公嘗孔子世家，老子列傳之詞，著其繼世，以明家學；而自茲接以湖代鈞，則曾大父行也！代鈞一生致菑，而中營榮祿仕；曾主講兩湖書院，京師大學堂，以所學傳授弟子；而所纂。輿圖以外，有西征紀程四卷，光緒湖地記二十四卷，直隸水道記二卷，中國海岸記四卷，會城道里記二卷，中俄界記三卷，蒙古地記二卷，日本地記一卷，朝鮮地記二卷，安南緬甸暹羅印度阿富汗俾路芝六國地記八卷，五洲城鎮表二卷，五洲疆域彙編三十二卷，西圖譯略十二卷，文存四卷，詩存一卷。

羅正鈞，字順循，號劬齋。晚號百源山農。爲湘鄉人。少貧劬苦，讀王夫之書，慨然想慕其人。鑄一印曰船山私淑弟子，而罔置舊聞。曾撰義徵劉毓崧船山年譜二卷，船山師友記十七卷，以寄意。及年逾弱冠，負笈長沙之城南書院，師鄒嵩燾而友湘鄉杜俞三穆；俞才氣無雙，而正鈞亦好談書，務於儕輩出其上；顧二人者，相好也！俞方讀書其邑之東山，因得盡識其同鄉黃煦海霞

，朱應庚恢元，陳瀚子靜，曾希文僊亭，暨通典伯純諸人，所謂東山十子者也，志意縱橫而詩歌唱答，每有會也，篇什爭出，互贊交誦，旁若無人！正鈞獨不能詩，默坐以聽；而十子者亦置之不厝意，無發論曰：「往者湘鄉曾繼王李諸公以忠義倡動鄉里，遂平劇寇；其爲學具有本末，而未嘗喜言詩，言詩者，湘鄉之衰也！」然而十子者不以正鈞言爲忤！正鈞舉光緒十一年鄉試，受聘爲醴陵淶江書院山長，而左宗棠先主講焉，嘗依朱子小學爲學規八則，董課甚嚴；其後無踵行者，而業亦墮；至正鈞踵修整緒，士習丕變！三試禮部不第，而知厲於學，景行鄉賢，以爲必可企而及；讀其遺著，西爲之年譜，欲以推見志事，爲例尤精；每言：「劉毓崧蔚山年譜，雖不免疏舛；然其據遺著以譜生平，經緯往復，條貫而詳核，非深具苦心者能有也！」於是推本其體以成王壯武公年譜二卷，左又襄公年譜十卷。武強賀濤，嘗受古文於桐城吳汝綸，而世之號稱知言者也；尤喜誦說左文襄公年譜，歎曰：「昔趙充國平西羌，言兵事利害及屯田諸奏，翔實於慎，一洗賈晁浮夸之習；於漢文中爲最知體要；班氏編次其傳，亦仿效之。而其文乃與充國諸奏無異。文襄勳伐大於充國，而謀略則同，其籌畫之見於章奏書牘者，年譜既備采之，掣大拾零，招撫遺佚，至繁博矣；而融以精意，經緯成章，洪瞻堅竄，一如年譜所載文襄之文；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；維君之謂矣！」鄒代鈞馳心域外以究方輿；而正鈞景行鄉賢以治年譜；宏識孤懷，駢絕當代！侍郎廖壽恆以人才薦；詔用知縣發直隸，試署撫寧。縣瘠而民習爲盜，士不知學；正鈞之蒞官也，則捐購書數千卷，置驪城書院，時詣講課以勸學；而縣保中，捕斬大盜陳國魁，韓振鐸等數人以盜。先是義寧陳三立嘗爲正鈞論知縣一官，當以聽訟爲教養；謂：「判決公而民知

是非，所以爲教。判決勤而民免拖累，所以爲養」也。正鈞心識其言；至是定句之三六九爲堂期，親自收呈，出批未嘗逾三日，皆出親筆，有虛誣者，必抉其情實乃已；往往一批而訟以息；有傳案者，計道里遠近爲期，一到即審，非兩遭輸服，不下判詞，尤出以澄心審量；而邑大治！尋移定興而拳匪起，其原起於莠民習教以怙勢，悍民習拳以抗教！而正鈞折獄以情，治獄以平，教民無所怙恃，教士不得闕說；顧它邑之習拳者，拳壇星布，拳衆蜂屯，相爲構扇，欲闖入；而代鈞馳諭立散，羅拜跪送，呼定興好縣官，勿犯也！及返城，而邑紳鹿學尊迎謂曰：「今日真可謂黃巾羅拜鄭康成矣！」然大府熟視莫爲之所，而朝議担拳，聲生勢張，寢不可制；而正鈞請勦，久不報；請代，屢得歸；而京師陷，拳匪亦熾；時爲光緒二十六年。朝局更新，大臣交章論薦，宜加擢用。詔赴部引見。湖南巡撫俞廉三奏留本省興學練兵，而以二十八年派赴日本觀操，因考察學制；返報，而請派學生赴日本習專科之學，湖南之派留學生自此始！二十九年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立學校司，電調辦學。正鈞上言：「教育貴普及，而以中小學堂爲本；然必先造就師資，而後中小學能刻期舉辦。」中國之有師範學堂，自直隸始；而直隸之辦師範學堂，其議發自正鈞；遂以學校司提調，派充師範學堂總辦；而招師範生六百人，分速成完全兩科，是爲直隸創設師範學堂之始！明年，速成科畢業，派充小學教員，縣各一人；是爲全省各縣創設小學堂之始！而部檄補授邢臺縣。世凱以興學方始，而難其代，請改署清苑首縣，仍兼辦學。又三年，而師範完全科畢業，派充各府州中學教員；是爲各府州創設中學之始！自創設師範學堂，日就月將，四年而全省之中小學堂，如期成立！風聲所播，於是山東，河南兩省人士，皆以直隸辦學，知所先後，

理效最速，可爲法式。請派佘秀，附學師範，以各觀摩而開風氣。則正鈞之以也！王闈運以今
文附獨學，而正鈞樹北學之規模；君子因機立教，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，澤之所及，膏腴矣，何必
黨私於盟子弟哉！袁世凱奏請破格任用。三十三年四月，以保升直隸州知州，特授天津府知府；
調署保定府，兼管全省學務。學部奏充二等諮議官；明年六月，以道員用，署山東提學使。時山
東全省，對僅有垣自師範學堂，高等學堂僅一，而圖書闕，規制簡！正鈞即以施之實錄而有效者，
率從勸師範，使學入手。備置課程，補延師，而嚴定州縣學考，立法令行，越二年爲宣統
不廢立而新垣垣，及於州縣，中樞學堂，亦置成立，而如直隸，然部定獎勵，納科舉於學校，
士之人學者，既志在得官，而師之爲教者，亦以爲速化；而不知道問學而尊德性，先器識而後
文，其學校愈推廣，風氣愈盛。嗚呼！正鈞怒然曰：「此班孟堅所謂利之途然也；豈國家所以敬教
勸學，化民成俗之意！惟讀書可以變化氣質，抑讀書例限庠序諸生！」於是廣購圖書，以創辦山東
圖書館，而日本及新購嘉祥、肥城諸縣漢畫像十有以過濟南者；正鈞歎曰：「吾國藝術之瑰寶
，何唯此外人有！」截留不許出境，而創設山東金石保存所，以附圖書館內；曰：「士子瞻望古物
，亦以發揚古之幽情也！」山左畫像，有景勝，山崖墟莽，往往有之；而武梁祠畫像，盛傳於世，然屬
文凸也，如畫龍捕！余憶金鄉漢扶滯侯朱鮪，畫象石以置金石保存所。朱文古勁，獨爲精絕！往
者斷壁陳章，畫盡人物，軀幹偉岸，而衣摺如鐵畫銀鈎，瘦硬通神，見者稱其兼有參鱗子昂之長；
而章侯則自謂得之漢畫！人以爲大言誕語，今觀朱墓畫像，而歎章侯之言爲有徵也！」以宣統
二年八月，引疾歸。歸一年而革命成功，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，起正鈞爲經界局會辦，再冠，不

應；而使至，亦不見；鬼采一時臣僚之殉清以死者，得百數十人，咸辛亥殉節錄六卷以寄懷云！正鈞熱嘗朝掌故，尚氣好談兵，侃侃白將，多忤而少與；然所交契，如涇縣趙啓霖世蓀，郭承規伯庚，黃篤恂滌君，長沙左調元長卿，黔陽黃忠浩澤生，義寧陳三立伯嚴，及湘鄉杜俞之倫。皆志節磊落之士；其中趙啓霖，名御史也；黃忠浩，名縣也；陳三立，名公平也；杜俞，名監司也；而郭承規，黃篤恂，左調元，三人者，因諸生不稱出，無鄉曲之譽。暨開顯晦不同；而正鈞久而敬之，蓋無不同！三立則以正鈞楊樞古今，議論務爲激發，而諍之曰：「以此承王先生遺老孤憤之流弊，其極也，將以黨同門，妬道真！」正鈞亦自笑也！顧正鈞獨稱推郭承規，黃篤恂及左調元爲人，如不容口，以勵儒行。左調元者，家貧，居長沙城北一破屋；客至，坐門檻，商榷古今，望日肝，不能設茗；薄暮，則持一布囊，徐行入市，購米鹽魚肉，以歸奉母。意有欲，無不致也！爲諸生數十年，憔悴專一，無當世名，而志在天下，頗嫉世衰政腐，不務推本仁義，每太息言之，以謂：「天生民而立之君，所以養民之生；而非徒爲奉己以自尊也！孔子於三代之君，獨推禹無間然，而其所稱，『非飲食』，『惡衣服』，『卑宮室』，三者而歸！此則仁聖之闢起，治天下之要道也！」迪誦語三禮，不爲章句。或勸以著書，答曰：「學務心知而已！後世著書之士，探案臨時，久之，已亦忘之矣！吾不爲也！」郭承規者，少孤好學，聞湖北有章先生者，請學山中，附舟造訪，而途遇盜，刃傷數人；諸客惶怖乞命；承規危坐大聲以斥；盜不測所以，相驚引去，已往章先生受邵雍書，歸而益精進，獨處一室，如對嚴師；行學造次，必學而論，人大刪笑之！及察其行已，久而益卓，轉相欽歎！劉錦棠以邊政使督師新疆，聞其名，走書幣速駕

。錦棠久將毀重，幕府數十人，長跪白事；郭承鏡自以布衣爲賓客，相見一揖；兩幕側目，以爲慢也！意不自得，即日閉戶讀書；倦則兀馬獨出，冒大風雪，射獵天山，嘯賦長歌以摠懷云！始承鏡家居貧甚，嘗授徒給衣食；而以不習制舉文，無相延者；乃日具粥飯奉母，而身與其妻食糲糝，恆經月不粒食，其白厲如此！然志意廣大，欲通一經以整齊百家！始治春秋未卒業，見方苟書，與己說無殊異；乃棄去治易，著書曰周易觀象。既至新疆，陝西有李生者，抱其父所著易，走千里道謁軍中，言曰：「吾父且死，屬若干歲後，南方有郭君者重，可以昇也；君豈其人耶！」承鏡閱書名乃與己同；大異之，而益喜自負；於是爲繕寫其書以刊，而更名曰周易經傳解，苦思力索，每下一義，屢歲始定；而自新疆歸，未盡一月，畢上下經大象，自詫爲有神助焉！實篤恂者，博觀書傳，爾修潔有精識，嘗以春秋士大夫達於治術而有文采；後世能兼之者，獨賈誼蘇軾；慨然慕其爲人！兄弟八人，咸有村器；以而恂次居仲，褰衣博帶，相與提衡今古，以爲古昔聖賢言治備矣，而立國日益貧弱，乃綜覽中西之書，斟酌百家之說，著爲論曰：「近古無百年之治者，近古之爲治，無以禹墨爲體，周孔爲用者也！言夫其必以禹墨者，以其貴儉兼愛也；必以周孔者，以其敦禮明教也。由禹墨之道而不用周孔，則其弊也質勝文，所謂「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」，「推兼愛之道而不別親疏」！由周孔之道而不別禹墨，則其弊也文勝質，所謂「博而寡要」，「勞而少功」！蓋禹墨者，不敢一息弛其形。周孔者，不敢一息縱其心，不弛其形，不縱其心，庶政以修，百度以貞，天下不治，治而不長久者，未之有也！弛其形，縱其心，上樂其欲，下厲其風，紀綱廢弛，內外交訐，而多其術以求富強，卒之富強不可致，而國愈困，民愈

貧，饑焉不可終日矣！」又言：「爲學之道，先以絕流俗之心，次之以集義，終之以成務！」高瞻遠矚，而早死，年二十二。士論惜之！三人者，皆屏迹閭巷，聲光闇然；而左調元，郭承錕，尤窮窶不自活；正鈞獨喜誦發其言，以謂：「巖穴之士，趨舍有際！王夫之著書，綜貫天人，而遜世●問；經二百餘年，其書始出；而●讀之者亦幾人哉！太史公曰：「士欲砥名立節，非附青雲之士，惡能聲施後世！」抑亦志士仁人之慨也！若左調元，郭承錕之屬，其學行固皆有可稱云！」正鈞有劬齋文稿四卷。詩稿二卷，官書拾存●卷。

(八) 譚嗣同 蔡 鐸 章士釗

世窮欲變，當王爲貴！譚嗣同！章士釗，文章國；蔡鐸對略三世；文武殊途，成敗異變，而無不運會維新。志欲匡時！譚嗣同明於死生之故，變法不成，而殺身以殉，不信。蔡鐸力張軍國之策，所投非主，而反兵以聲大變。章士釗欲權新舊之宜，與時相副，而盡詬以對沒齒。嗚呼！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；蘇軾不云乎：「非才之難，所以自用者實難」，其中是非毀譽之故，亦監視得失之林也！吾於譚嗣同，而得處死之決焉！吾於蔡鐸，而明變主之誼焉！吾於章士釗，而知處晦之道焉！遂以終於篇。

譚嗣同，字復生，瀏陽人，父繼洵，光緒初，以進士官戶部員外郎，外擢甘肅鞏秦階道。歷甘肅和政使，升任湖北巡撫；三子，嗣同次三。其鄉人陽中鵠以舉人會試留京，而繼洵延館其家，使卒業焉；偶儻能文，自言：「少爲桐城，刻意規之；出而譚爲世淹博之士，稍稍自慙，由是上溯秦漢，下循六朝，始悟心好沈博絕麗之文，予雲所以縱達遠也！昔侯景城步好駢文，壯而悔之以名其堂，嗣同亦既壯，所悔乃在此不在彼；如所謂駢文，非排偶之謂，氣息之韻也！予雲抑有言：「雕蟲篆刻，壯夫不爲！」處中外虎爭，文苑所用之日，丁憂衰羸，奮力方剛之年，行並所悔者悔矣！」於是改字壯飛。弱嫻夜擊，長弄弧矢。其父之官甘肅鞏秦階道，而嗣同往省，嘗於隆冬朔雪，挾一騎兵，七晝夜馳一千六百里，巖谷阻深無人煙，載飢載渴；比達，餽肉盡脫，濡袴血版；見者目不忍視，而嗣同神色洋洋！乃父所部防軍，設酒饌，鼓吹陳百戲以相宴饗。

嗣向不喜也，獨出馳生馬，走山谷中，遇西北風作，沙石擊人面如中弩；嗣向不顧，臂鷹彎弓，從百十胡兒，大呼疾馳，而先逐猛獸；夜則支幕沙上，椎髻箕踞，掬黃羊血，雜雪而咽，撥琵琶引吭歌秦腔，謹呼達旦；既而出西門，謁新羅巡撫劉燾，燾時方爲馳騁不羈之文，請南宋永康之學，抵掌而談，奇策紛紜，自以究天人之奧，握霸王之略也！自是往來於直隸，河南，陝西，甘肅，湖南，湖北，江蘇，安徽，浙江，臺灣等省，咨風土，結豪傑。燾其父之巡撫湖北也，嗣幼時以便道省視，因攬其山川形勝；一日，循視羅漢南洪山故壘，憮然有問，曰：「此絕地也！武昌處江漢之衝，江水南來，掠城西而北，折而東，漢水自西來會。湖陂澤澤，左右盤帶；惟道洪山而東，陸路遂成寧，蓋山，以迎湖南，江西之勢，而爲武昌之吭背；而逼城以峙，俯瞰，則環城百里一覽盡！昔洪秀全踞武昌，羅經忠節公駐軍於此；然利於攻而不利於守！蓋由蜿蜒一線夾兩水間，而然岡阜以爲屏障；使城賊潛軍斷其絡，則援軍阻水，而不戰成擒矣，幸胡文忠公先據金口，而羅公既得洪山，益前攻賊壘以自濟金口軍；於是犄角之勢成，而武昌以南皆非賊有矣！然論武昌於今日，又非天下所必重！古之重武昌者，以其繫長江之要領也；今則中外互市，輪舟上下，而長江盡失其險！故武昌，警則斗也，而其禍不在此！亦欲操其柄以制於海內，挹注八荒，必先以河南，陝西，四川，安徽，湖南，江西爲樞；而以武昌爲門戶，合勢併力以臨馭長江之下流，然東北諸省恃以益重！嗟乎！古今之勢亦已亟矣！余讀史遠求諸變也，先立天下之不變者，乃可以定天下之變者！先立羅澤南率厲鄉人以起湘勇，曾國藩，左宗棠因之，削平東南，威殫旁達，南至於海，西極天山；而湘中子弟睹父兄之成功，欲襲故迹以奮功名；

顧嗣同憤然歎曰：「湘軍其衰矣！狂於積勝之勢，士乃囂然喜言兵事，人頗牧而家孫吳，其樸拙堅苦之概，習俗沾溉，且日以趨於薄，讀聖人之書而蕪其本圖，以殺人爲學，是何不仁之甚者乎！」既而走京師，謁鄉先輩劉人熙問業焉；始識永漢之淺中弱植。倣聞張載之深思果力，而發之以王夫之精義。幡然改圖；於是著張子正蒙參兩篇補注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；王志，私淑船山之意也，乃進而求之大經，而欲以禮立體，以易觀通；及治春秋以說例，一折衷於禮，而推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；以謂：「大以觀象，變動不居，四象相宣，匪用其故；天以漸爲運，人以新爲生，湯以日新爲三省，孔以日新爲盛德！方其機已勃興於後，乃其情尤執滯於前；何異鴻鵠翔於萬仞，而羅者視乎數澤，則勢常處於不及矣！智名勇功，儒者勿重，不必其卑狹也；方其學之終成，卽其害之始伏，何異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蠶舟自衛已固，則患日發於無方矣！此皆不新故也！早歲之盛強，晚歲必臻衰老；今日之神奇，明日卽化朽腐；道限之以無窮，學造之以不已，庸詎有一例之可概，一德之可得乎！嘗怪善豈一而已，擇之何云固執；悔仰尋思，因知固執乎此，對以更澤乎彼；不能守者，固不足以言戰；不能進者，抑豈能常保不退耶！嗣同之紛擾，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，其故由性急而又不能小成；不樂小成，是其所長；性急，是其所短！性急，則欲速躡等，豈能深造而自有得；不得已，又顧而之也；又無所得，則又他；且失且徙，益徙益失，此其弊在不循其序，所以自紛自擾而無抵止也！夫不已者，日新之本體；循序者，日新之實用；頗思以循序自救，而日進於不已；不已，則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！」遂在瀏陽設一學會。適南海康有爲倡強學會於京師，多士風動；嗣同千里造謁，而有爲歸廣東，不得見；見其弟子新會

梁啓超，則導揚師說，而爲述有爲所發明易春秋之微言，窮春秋三世之義，闡禮運大同之治，而體易乾元統天之贊；與嗣同平日常誦習契機，而益聞所未聞，則大感憤而欲措見諸行事！以父命就官知府，候補金陵；而石埭楊文會亦需次焉，博覽佛典；嗣同時時往從之遊，明心見性，而以反求諸己；自謂：「作吏一年，無異入山！」聞華嚴性海之說，而悟世界無量，現身無量，無人無我，無去無住，無垢無淨；舍度外人，更無自度之理！聞相宗識浪之說，而悟衆生根器無量，故說法無量，種種差別，圓性無礙！深造而有得。豁然貫通，能匯萬法爲一，能行一法爲萬，所聖礙，而以佛印易理，以佛說「慈悲」證孔子言「仁」；佛說「悲智雙修」，與孔子「必仁且智」之義，如兩爪之相印！惟智也，故知卽世間，卽出世間，無所謂淨土；知人卽我，無所謂衆生；世界之外無淨土，衆生之外無我，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；佛說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！」孔子曰：「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！」故卽「智」卽「仁」焉！既思救衆生矣，則必有救之之條；故孔子治春秋，爲大同小康之制，千條萬緒，皆爲世界也。爲衆生也！因衆生根器，各各不同；故說法不同，而實法無不同也。既無淨土矣，則無所希戀，無所聖礙，無所恐怖；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，更何利害，毀譽，苦樂之可以動其中乎！故孔子言：「不憂」，「不惑」，「不懼」，佛言「大無畏」，蓋卽「仁」卽「智」卽「勇」焉！通乎此者，則游行自在，可以出生，可以入死，可以仁，可以度衆生！於是觀孔佛之會通，條而貫之，而傳以康有爲春秋三世之義，禮運大同之說以成仁學一書，而人我之閔以祛，殊生之故已明，而任事之勇猛亦精進；嗚呼！此所以舍命不渝，而能視死如歸也！義寧陳寶箴方爲湖南巡撫，其子三立輔之，慨然以湖

南維新爲已任。而嘉應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，宛平徐仁鑄爲湖南學政，以光緒二十三年先後到任，志圖道合；前學政元和江標留而未去，力贊其謀。於是湘鄉蔣德鈞以四川龍安府知府任滿赴部引見措資回籍，鳳凰熊希齡以翰林院庶吉士在籍，相與應和，欲糾湘中志士併力經營以爲東南倡，德鈞之知龍安府也，循良著績，一致力於社會倉義學保甲，約旨卑思，精心實踐，而緝盜獲其魁，聽訟必求其情；日坐大堂，躬收訟牒，旁批眉注，以示兩造，無不情得，然後下判；在任九年，訊結萬餘起；好事者爲彈詞流傳武昌。張之洞見而歎曰：「知府一官處殿久矣；得此君起而張之！」屬門人楊銳通書致殷勤。答曰：「願爲飢寒茹藥之勞臣，不爲腸肥腦滿之達官！」硜硜自守，亦磊落奇士也！至是寶箴奏請總鈞以道員留省主時務學堂；而德鈞則赴天津挾梁啓超以歸主講席。黔陽黃忠浩自武昌歸以主練新軍，爲統領。而嗣同則自金陵歸以主學南會，爲學長。南學會者，將以合東南各省市紳聯爲一大朋，相與講愛國之理，求救亡之法；而先從湖南省一省辦起；以謂：「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；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；欲興民權，必先興紳權以輔官治；欲興紳權，尤必興學會以興紳智；福者，生於智者也。唐宋以來，官必蠹籍，備制一切；而民之視地方公事，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矣！今欲更新自度，必自通上下之情始；而紳士者，所以縮官民之樞；欲用紳士，必先教紳士！教之惟何？惟一歸於學會而已！」願學會也，而兼有地方議會之用；省有大事，必以諮議；先山巡撫聘選紳士十人爲總會長；繼由此十人各舉所知展轉汲引以爲會員；每州每縣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。會中每七日必演說一次；陳寶箴，徐仁鑄，黃遵憲，必率學官蒞聽。而嗣同爲學長，主演說，慷慨論天下事，聽者咸聳；惟以召開取怒，新舊互閔，

而風聲所播，各府州縣私文學校，紛紛成立，湖南新機勃發不可遏，明南學會之以也！時德宗銳意維新，而用事大臣不便！御史楊深秀言：『國事不定，則人心不知所嚮，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！』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亦上疏請定國是。於是德宗以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詔誓改革；二十八日，召見康有爲，命其總理衙門在京上行走，許專摺奏事。徐致靖以子仁鑄之言薦嗣同，召對稱旨。而德宗用有爲言，以七月二十日下詔顯擢內閣候補侍讀楊銳，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，內閣候補中書林旭及嗣同四人，兼賞賜品卿銜。在軍機處京上行走，參與新政事宜；廢八股，開學堂，汰冗員，廣言路，凡百設施，不循故常！康楊銳驟用事，頗受餽遺，袍料狐袖，望門生此；而官京朝久，深知宮廷水火，而勢之不能以無虞也！會張之洞生日，其子在京設筵讌門投故吏；而銳舉酒不能飲！座客問故？徐曰：『今上變法，太后意有忤；吾屬參樞要，死無日矣！』至二十九日而銳召將，賜密諭。曰：『朕位幾不免，汝康有爲、楊銳、林旭、譚嗣同，劉光第等，速籌相救！』銳出傳詔，即所帶衣帶詔書！相顧莫知所爲計，而五人者，惟嗣同卓厲致死有知略，於是說帝以八月一日召見武衛軍統領直隸按察使袁世凱，好言撫之，擢兵部侍郎，專辦練兵事務。惡嗣同夜去世凱，出衣帶詔示之曰：『天下健者爲公；若勒兵以清軍側，蕭宮廷，指揮若定，不世之業也！』且以手自撫其頸曰：『苟不欲者，請殺僕！』世凱正色曰：『君以袁某如何人哉！』願以難榮祿久，心憚之，不即發也！榮祿則微有聞，馳詢；世凱猝不得隱，則以歸誠於榮祿！榮祿者，太后之每族也，以大學士出爲直隸總督而柄兵居外；所部武衛軍，分隸董禮祥，聶士成及世凱；既聞世凱之言，而以告太后。太后怒；而德宗知事急，又以初五日召見世凱

。世凱出語人曰：「皇上責我以練兵，敢不奉詔；他非我所知也！」顧林旭自始不以用世凱爲然，以小詩代簡謁嗣同曰：「伏蒲泣血知何用，慷慨幾曾報主恩！願爲公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輕言！」「千里草」影董字，「本初」影袁姓，蓋謂用袁世凱，不如用董福祥也。明日，梁啓超方遣嗣同，有所議；而太后垂簾訓政，抄捕康有爲南海館之報至！嗣同從容語曰：「吾惟一死以報知己；君盍入日本使館，謁伊藤氏以營救康先生！」啓超謂以是夕宿日本使館；而嗣同杜門以待；捕者不至，則以次日之晨，梁啓超，勸東遊。日使從旁詆曰：「不如君偕！」嗣同不可，再三強之。嗣同曰：「各國變法，無不流血！今中國未有以變法而流血者；此國之所以不競也！有之，請自嗣同始！」因顧啓超曰：「不有行者，無以爲後！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！」而有爲以初二日奉旨出京，次日敦促，先期逃遁；顧嗣同未之知也！御史楊深秀誦太后訓政之詔，抗疏不以爲可，援引大義，切陳時艱，請撤簾歸政；遂偕嗣同及楊銳，林旭，劉光第與有爲之弟慶仁併就逮！而旭先一夕，知不免，則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！嗣同既入獄，題壁曰：「望門投宿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！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兩崑崙！」蓋懷有爲及北京大俠王正誼所謂大刀王五者也。遂以十三日斬於市；臨刑神色不變；而軍機大臣剛毅監斬；嗣同呼之前曰：「我有一言！」剛毅他顧不欲聽，乃從容就戮！傳有莽蒼齋詩二卷，補遺一卷。寥天閣文二卷，遠遺堂集外文二卷；皆所自定三十以前作。姓任俠好事，而與友人書言：「人生世間，天必有以困之；以天下事困聖賢，困英雄；以道德文章困士君子；以功名困仕宦；以貨利困商賈；以衣食困庸夫。天必欲困之；我必不爲所困，是在局中人自悟耳！夫不爲所困，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

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；亦惟盡所當爲，其得失利害，未足撓我之心！「強爲其善，成功則天」此孟子所以告滕文公也；可見事至於極，雖聖賢，亦惟任之而已！君子坦蕩蕩，名教中自有容地，安用長戚戚爲哉！」顧嗣同之致命遂志，養之有素，其立身自有本末。而譚者辨爲康有之盛德德形容；蔡鐔之舉兵討袁，操之有本，在英雄別有襟袍，而論者漫謂梁啓超之發蹤指示；皮相目論，惡足與評天下事也哉。

蔡鐔，字松坡，邵陽人；年十四，補諸生；十七，負笈於務學堂。梁啓超主講席，遂奉手焉；然得啓超之心傳者少；而受楊度之薰染者爲多！楊度，字哲子，湘潭人也。嘗受經王闈運，自謂承其平生帝王之學，而會學之本，倡君憲救國之論，而鐔稍長，亦東渡，入日本士官學校；鄉人之中，獨與度契；休假日，必飯於度，放言高論，謂：「非軍國主義，不足以救積弱之中國；而近百年來，爲一切政治之原動而國制組織之根本者，立憲制是也。爲一切軍事之原動，而國軍組織之根本，則義務兵役制是也。兩者相反而以相成！自國家言，則立憲制者，求其個性之發展，故自由者，義取諸分，對內者也；義務兵役者，求其團體之堅固，故強詞者，義取諸合，對外者也。自人民言，則有與聞政治之權利，卽有保衛國家之義務；大君與人民共國家，卽可課人民以兵役！」與度之君憲救國論，此唱彼和，於陵清政既替，變法無成，海外三島，志士雲集，而抱負不同，各有揭幟！持君王立憲論者，以爲：「法治既修，政有常軌；君主不過虛器，何必漢人尸名！國步方艱，外侮類仍，苟以革命啓覺，必貽瓦解之禍！」大放厥辭以爲之主者，保皇黨之梁啓超，而新民叢報，其喉舌也！不然其說而倡民主立憲者，則曰：「治人治法，不可偏廢！」

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！」主之者厥爲國父；而爲之喉舌以興新民叢報旗鼓相當者，則有汪精衛，胡漢民等主編之民報。而度懷遠其淵；蓋其持君主立憲與啓超同，而報皇朝匪我思存；於是異軍突起以創中國新報，亦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而吐屬婉約，不激不隨，以視新民叢報之鋪張排比，好爲無端屋之詞者，意更溫文，動人娓娓！一册風行，而國父之自南洋抵東京也，下車之後，首造於度，談三日夕，欲伸所信以引爲同志；而度不以爲可！臨別而國父喟然曰：「吾舌敝而君執之堅！」度謝曰：「愧不克承公教！願有一友，與公英雄所見略同；願介以見！」國父問何人？曰：「黃克強！」而黃與與國父之相見，則度爲之介也！旋歸國應經濟特科試，列第一。或譏於太后曰：「啓超之黨也！」罷不用。而袁世凱者柄政，力薦度，召對，賞四品京堂，以爲憲政編查館提調；於是度以世凱爲舉主矣！既而宣統卽位，其父醇王攝政，世凱稱足疾罷，而度亦浮沈仕不滿！及辛亥革命，黃興以黎元洪爲兵武昌，攝政王莫知所爲，起世凱督師；朝旨未頒，而度先馳謁世凱，有所陳說，世凱之出也，遣唐紹儀赴滬媾和，而命度南下協贊；度與黃興雅故，爲世凱疏通其章，而和議屢停，以有成言者，度與有力焉！蔡鍔與度過從之日久而習聞其言論，及歸國，歷主湖南，廣西，雲南練兵事，擢雲南三十七協協統，時爲辛亥二月，而英人窺我片馬以有違言；於是輯曾胡治兵語錄以申儆諸將，意別有會，則爲加按，至曾國藩論「用兵之道，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」一語，則加按曰：「兵略之取攻勢，固也；必與力雄厚，士馬精練，軍資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國者具而後以操勝算！普法之役，法人國境之師，動員頗速，而以兵力未能集中，軍資亦慮缺乏，遂致著著落後，陷於守勢以坐困！日俄之役，俄軍以西伯里亞鐵

路之交通，備軍軌，遂爲優勢之日軍所制而以挫敗！吾國兵力，決難如歐洲列國之雄厚，而精練二字，此稍知軍事者能辨之！至於軍資交通，兩者更瞠乎人後！如此而曰吾將取攻勢之戰略戰術，何可得耶！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，與其孤注一擲以墮軍；不如據險以守，節節爲防，以全軍而老齡師爲主；俟其深入無繼，乃一舉而殲之！昔俄人之蹶拿破崙，用此道也！一觀於今日，吾委員長之所以抗日，審謀廟算，幾乎英雄所見略同；而鐸燭照幾先，論之於二十年前；然抗日軍興，吾以語士大夫，罕有曾其意者！吾自來湘，嘗占人；中國之對外戰爭，曾兩番偉論，皆出湘人，而可以俟諸百世不惑！左宗棠之經略新疆也，俄人責言以陳兵；胡澂蒞湘，而宗棠則主先進兵攻俄，引多隆阿之言，以謂：「俄越境入中國，所壞者中國地方！我越境入俄邊，所壞者俄國地方；俄人須防後路，自不敢一意嚮前」語詳本傳。蔡鐸王以守爲戰；而宗棠則欲以攻爲守，乃與自來德國兵家所倡防禦須在敵國境內之說，如出一吻！當年左公之推測大略，與鐸此日之操心慮危，相反相映；然而鐸知彼知己，其論爲不乖於情實也！既而聞黎元洪黃興起武昌，遂舉雲南以應，爲都督。顧鐸尚瞻遠矚，不甘割據偏方，爲蠻夷大長以自恣娛，而電各省都督，力圖摧破省屏，促成統一，而建設強有力之中央政府，我疆我理，擴張軍管區，縮小省行政，其素所蓄積然也！於是和議成，而國父以黃興與袁世凱有戲言，遂遜位而以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。顧以世凱之阻兵安忍，而興有第二次革命之役，以民國二年據南京聲討；江西都督李烈鈞，安徽都督柏文蔚，湖南都督譚延闓，廣東都督胡漢民，無不響應；而鐸按兵不動！及興之敗，國父亦遜荒在外；而鐸以其年冬電告世凱，請解兵柄爲天下先；遂入京，供職統帥辦事處，吳楊度過從，度

論政而鏗談兵，言氣如昨！鏗言：「兵者以戰爲本，戰者以政爲本，而志則又政之本，故治兵云者，以必戰之志而策必勝之道者也。所謂立必戰之志者，道在不自餒！夫強弱無定衡！五十年前之日本，百年前之德國，戰敗及革命之法國，彼惟不以弱灰心墮氣而有今日耳！惟志不立，萬事皆休！夫忱於外患者，退一步卽爲苟安；故古人必刺之以恥，曰『知恥近乎勇』；恥者，餒之砭也！所謂策必勝之道者，道在不自滿！昔晉之覆於法，蓋爲墨守非烈德之遺制；而拿破三世之亡，則在輕視普人之軍制！蓋兵也者，與敵而互爲因緣者也；夫習於常勝者，迨一步卽爲虛橋；故古人必戒之以懼。曰『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』；懼者謀之基也！必戰者，至剛之志；必勝者，至虛之心；賢者負國之重，必以至剛之志，濟之以至虛之心，而其入手治兵首在擇敵！有選以至強爲敵者，刻今之英德法，各有其心目中至強之對，而衡之以整軍經武，是也。有先擇一易與者爲敵，而間接以達其抗拒至強之目的者，昔普欲戰法而先試之於奧，伊欲戰奧而先試之於俄；蓋凡百困難，隨一敗以俱來，卽隨一勝以俱去！國家承積弱之勢而欲以自振，往往用此！惟有大不可言二焉；一則甲可戰，乙可戰；乃既欲戰甲，又欲戰乙，則大不可；備多者力分也！一則甲可戰，乙可戰；乃今日欲戰甲，明日復戰乙，亦大不可；心不專，力不舉也！」其詳所著軍事計畫一書。總統府內史夏午詒亦以鄉人時往還。午詒，字壽田，陝西巡撫夏時之子也，貴公子早擢進士第，以楊度之舉而得進於世凱，先是南北議和之屢停也，午詒實以世凱密命，貳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廖宇春赴上海，與黃興使者會甘肅路之文明書局。使者以臨時大總統爲餌；而宇春，午詒，則探世凱之旨，以清室爲市！宇春，午詒遂請以世凱爲大總統。而使者則持之曰：「貴國覆清室者爲大總

統。』詔辯三日而有成言。於是宇春電告段祺瑞，而祺瑞遂帥北方將士二十八萬人通電以請清帝退位；而世凱遂繼 國父受任臨時大總統，授宇春陸軍中將勳三位，所以酬也！宇春則著辛亥南北共和紀實，印播萬冊以鳴得意；世凱大惡之，遂以投閒置散；而任午詒爲內史。午詒機敏有智數，尤擅筆札！世凱有所指示，口授酒酒；而午詒則運筆如舌，手不停揮，無溢詞，無隱情！世凱倚如左右手，世凱意之所在，他人莫測；而午詒則以日侍左右，獨心領神會於請言之表！楊度有指駁之蹟，午詒推知己之感，苟有知聞，必以告度！日夕過度。而午詒亦與鏢上下議論。世凱以午詒侍論兵。談言微中；一日，語曰：『君何害生而曉暢戎機？』午詒謝曰：『不敢！此蔡松坡之論也！』世凱因言：『小站宿將。暮氣漸深，而東鄰虎視眈眈，實逼處此！不如就南中人將知兵者，授以大任，簡練新軍；庶可去腐生新，爲門扞城！』蓋世凱舊練兵小站，所部宿將，推王士珍，段祺瑞，馮國璋三人，諺以龍虎狗爲况；咸見倚畀。然士珍素性澹泊，畏遠權勢，雖曰知方，而亦有勇，雍容雅望，本不足以授大遺艱！祺瑞廉潔自勵，行行如也，果於自用，知小圖謀大，士珍知柔剛不知剛；祺瑞知進而不知退！國璋則貪財好色，位尊而多憂，既以平黃興而撫有江南，徒以酬綏；舉世凱惟謹，見則嗚嗚，風斯下矣！一旦有急，折衝禦侮，孰堪大受！其後錄錄，世凱熟知之矣！辭氣之間，頗屬意鏢！鏢之督雲南也。諜者報有人勸脫離中央；世凱批閱查二字。交統帥辦事處，亦以爲查無實據，束之高閣久矣；及鏢來供職。無意及之，心大危疑！而統帥辦事處，主之者雷震春，亦小站練兵舊人。閱世凱之旨而有忌於鏢；諜報又嘗之鏢所見，意以捷之，若或使之！帝制起而屢遭偵伺；世凱亦敬而遠之，以高官爲羈縻矣！鏢志氣殊常，非

如諸公衰衰之徒以酣豢也；勳業爲重，祿位爲輕，恆欲得人而匡輔之，挾雲萬鈞之勢，以振中國，轉弱爲強；其棄雲南而入覲也，以爲世凱之足與有爲也！顧世凱帝制自爲，未遑遠略，不競於外面以咆哮於中國；制制一切，自便私圖。此鏢之所不能忍也！於是謁梁啓超有所咨商，而微服出京。繞道回雲南以謀廢討！世凱以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下令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；而鏢則先三日以雲南獨立！唐繼堯以都督任留守；而鏢自將三千人出征，稱護國軍，任總司令。申傲於諸將曰：『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國，庸有觀俸！然此一役也，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衆之人格也！』遂進兵於滇川，納溪之役，失據收績！然義聲所播，舉國風從；世凱掉心失圖，遂以憤死，爲民國五年六月六日也！高夫所指，不外自僞；民巖可畏，於斯微矣！於是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，授鏢川都督，而鏢不就，以謂：『蜀雖可爲，而民情澆薄虛驕，不適於軍；若用外軍則屏上著，主客不容，終成水火！加以連年變亂，豪紳良民，多習爲盜，恬不知怪！嘗謂治蜀非十年不能澄滄，談何容易！必先臨以雷震萬鈞之力，盡夷斬伐，亂根既盡，民志漸蘇，乃煦以陽和之氣，扶植而長養之，亦盛業也！然我志不在此！北軍樸勇耐勞，爲全國冠；借無國家思想，無軍人智能！僅得賢將以董督而訓練之，可植國軍之基；不如擯身彼中以爲後圖。』顧鏢欲捨蜀以事北，而唐繼堯則固執以自廣！方鏢以孤軍入蜀而左支不得遣也，世凱遣曹錕張敬堯等帥師禦之，其衆十倍於鏢；幾不支，而繼堯不濟師，不繼餉，坐視勝負；遂是乃遣師而將，大舉入蜀！鏢則以電告曰：『我輩應爲國家，不爲權利，毋負初心，貫徹一致，不爲外界所搖惑，不受私暱所劫持，唯義所在，公私兩濟！今袁氏亦既殞命，不撤兵而進兵，鏢恐莫測所以

，兵連禍結，何以善後！鐸爲演計，爲公計，不忍不告！」繼堯不聽，而鐸亦無以制也！顧鐸清羸，病肺久，而戎馬倉皇，日以沈絛；世凱死而鐸亦不支。瘖失音。亟解兵燹就醫日本，爾卒無救，遺書謂：「少慕東鄰強盛，恆持軍國主義；而非大有爲之君，不足以鞭策而前；今日之政體孰善，尙乏絕端證斷！特以袁氏強奸民意，帝制自爲，爰中大義，於天下，以爲國民爭人格！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，而附袁以行其志，實具苦衷；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！望政府爲國惜才，毋以寬典！」而於是鐸之心學乃大白，欲持軍國主義以外禦其侮，而不欲擁兵割據，以地方抗中央，志在尊主庇民，整軍經武，鷹揚虎視，別有偉抱，豈曰師命惟聽，而奉梁啓超之一言以稱兵者哉！特以所投非主，而不能以獲全始終，賈志以歿。識者哀之！後人蒐其文以爲言論，爲蔡松坡遺集十二册。嗚呼！傳不云乎：「君擇臣，臣亦擇君！」雖共和之成，名義可以無君臣；而大業之建，事實不能無主佐！蔡鐸之治兵也，不肯擁兵割據以徇一時風氣；然欲以尊重中央而無成功者，以所欲佐者，袁世凱也！章士釗之治學也，亦不曲學阿世凱徇一時風氣；然欲以整齊議士，裁飾學風而成功者，以始所佐者，岑春煊；而後所佐者，段祺瑞也！二人者，皆好學深思而知四國之爲；其所持者是也；然所爲擇而欲以行其所持者，惜乎非其主也！惟蔡鐸反兵以申大義，心迹分明；而章士釗隨時以負衆託，志專不白；此其中亦沒幸不幸哉！

章士釗，字行嚴，長沙人，少讀書長沙東鄉之老屋，前庭有桐樹二，其中稚桐，皮青幹虛，而士釗日夕瞻將，油然而愛生，誦自香山「一顆青桐子」之句，自號青桐子。二十一歲，自發南京，遷江南陸師學堂。長沙馬晉義方主講國文史地，以鄉人子弟撫育之。總辦俞明震，名十擅學問

，能號拔後生，尤重士劍，而治校嚴！時則南洋公學大罷學，上海蘇報特置學界風潮一欄，推波助瀾，恣其鼓吹，士氣騷動，中國學生之以罷學爲當然，自蘇報之倡也！一時知名諸校，莫不有罷，而隨師亦不免焉！士劍既以能文章并冕多士，則何甘於不罷課圖以示弱請校；一日，毅然率同學三十餘人，買舟之上海。求與所謂愛國學社者會，并心一往，百不之恤！三十餘人者，校之良也，此曹一去，菁華已盡！愈明震知士劍爲同學少年信賴，函勸不顧；馬晉義先生長者，垂涕而阻；亦目笑存之也，自以爲壯志毅魄，呼嘯風雲，存長江圖湧敢潮矣！然三十餘人，由此失學者過半，或卒以惰廢不自振！中年以後，士劍每爲馬晉義道之，追悔無極，曰：「罷學之於學生，有百悔而無一成；愚所及身親驗，昭哉可觀！」一事在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也。方是之時，革命之說漸起，而國父聲名未著！章炳麟，吳敬恆，蔡元培及善化泰叢責之流，次第張之！輩黃掉臂緣林，潛蹤女閭，自爲風氣，罕與士夫接；而炳麟，敬恆，元培，皆籍愛國學社。炳麟挾駁康有爲書一冊，沾沾自喜！而敬恆擅才辯，安愷場之演說，戲笑怒罵，四座盡靡！元培退然若不勝衣，與之言事，頗有然諾而無諷示，士劍既罷學之上海，從諸公遊，不可擬以自見，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！炳麟則大喜，以爲得一奇士也！滄州張繼，巴縣鄒容，則以劫取日本留學監督姚某之辦，走上海，亦居愛國學社。繼爲縣政府主義；而容著革命軍一書，士劍則潤澤之；初版簽名革命軍三字，乃士劍筆也；而容以序屬炳麟。一日，炳麟攜容與張繼及士劍同登酒樓，痛飲極酣，曰：「吾四人當爲兄弟，僂力天下事！」炳麟年最長，自居爲伯；而仲士劍，叔繼，季容；自是士劍弟畜二人，而呼炳麟曰兄也！容十九歲，年最幼，而氣陵厲出士劍上，卒然問曰：「大哥爲

馮康有爲書，我爲革命軍，博泉爲無政府主義，爾子何爲？」士釗則笑謝之而已！顧自內慚，乃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五年落花夢爲底本，成一小冊子，顏曰孫逸仙爾自序於端曰：「孫逸仙，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，實行革命者之北辰，此有耳目之所同認！吾今筆錄此書，而標之曰孫逸仙，豈不尙哉！而不然！孫逸仙者，非一氏之新私號，乃新中國發露之名詞也，有孫逸仙則中國始可爲！天相中國，則孫逸仙之一怪物，不可以不出世；如無今之孫逸仙，吾知今日之孫逸仙之景綢罔兩，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！」其時天下固茫然莫知 國父之爲誰何；而上海之興 國父有書者，獨一秦鞏黃，尤誦而心喜，爲之序曰：「四年前，吾人意中之孫文，不過廣州灣一海賊也；而豈知有此行嚴所云者！舉國熙熙皞皞，醉生夢死；彼獨以一人圖祖國之光復，擔人種之競爭，且欲導揚人權於專制之東洋，得非天誘其衷而錫之勇者乎！」炳麟則爲頌詞曰：「索虜披昌亂禹績！有赤帝子斷其噤！掩迹鄒洪爲民辟！四百兆民視此冊！」自是 國父名著，播之文章而喧於士夫矣！時 國父易名中山樵以避邏者；士釗著錄，用孫中山三字，綴爲姓字；觀者大詫，謂無真偽兩姓駢舉爲序之理；然孫中山之名自此稱！會愈開震以清廷命來檢察革命黨，炳麟及容皆就逮，而士釗得脫，則以開震之厚重之也！士釗既免於難，乃携長沙，隨黃興糾集三湘豪傑，創立華興會，而聯洪幫哥老會以舉事，不成！士釗乃亡命日本，走江戶，則頓悟黨人不學無術而高談革命，禍亞無日，功罪必不相償；漸謝與不與交往，而發憤自力於學，則一副磨少年喜事之習；自是欲以學問持世，而不肯以議論徇人，一意孤行，積與世迂，而厥不振，兆於此矣！於是黃興以華興會并入 國父主持之興中會，合組同盟會於日本之赤坂，中分八部，各司其局；而以

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建立民國，平均地權爲信條；會衆三百餘人，舉國父爲總理。而士劍即謝不與！與雖固邀而閉之一室，動之以情，劫之以勢，非署名隸同盟會者不得出；如是者持兩晝夜，未獲當也！既而士劍之英，入倫敦大學，習政治經濟之學；顧最喜者邏輯，又通古諸子名家言，把櫛梳而觀其通；自是衡政論學，罔不衷於邏輯！黃花崗之敗，志士駢首；而友人楊守容簡客英倫，聞之，發憤蹈海死，士劍寤居黯然，感於詩人秋雨梧桐之意，遂以青田秋焉！其時北京帝國日報屢徵士劍文。士劍則爲英譯會論，皆署秋桐二字與之，辛亥八月，革命突起而其和肇造，推國父爲臨時大總統，奠都南京，然革命黨人，所能依稀彷彿以渙然大概者，惟立國會，與民權，廓然數名詞耳；其中經緯白端及中西立國異同本義，殆無一人能言！士劍歸自英倫，晤桃源宋教仁於游府西街。教仁以能文善演說，而爲國父所倚重者也，則坦然相告曰：『子歸乎！吾幸集于所言，以時考覈而明憲政梗概也。』出際一帙，蓋士劍投寄北京帝國報英譯會論，剪爲裝册也！於是士劍乃以明憲法，通政情，爲革命黨人所欲禮羅！吳敬恆，張謇，于右英之徒，聯翩相邀，邀之入同盟會；士劍率婉謝之！于右英方主民立日報，乃委以採訪；民立日報者，同盟會之機關報也。梁啟超嘗持君主，立意以與同盟會牴牾；至是歸國而懼於容，揚言於衆曰：『吾夙昔言立憲者，手段也；吾目的亦爲革命。』同盟會不聽，而操之益急！顧士劍習於英憲，持聽不爲瞻徇，獨謂：『政黨政治之成功，在於黨德，黨德云者，雖明認他黨爲合法團體，而聽其併力經營政治範圍以內，以期相與保守政爭之公平律也。』凡一時代急激之論，一派獨擅之以爲名高，束縛馳驟，異議囁嚅，變天下之輿論而君之，天下大勢以定於一時；然其謂而不伸，情鬱

以莫舒，乖戾過甚，卒亦大傷；凡所爭執，讓之走入徧私，顯之流於暴舉，羣序既不得平流而進，乃爲舉勢之所必然！十七世紀，英倫之政爭紀錄，凡號爲陰謀史或流血史，卽以此也！且一黨欲其黨內之常新，亦豈利他黨之消滅！蓋失其對待，何黨可言；他黨力衰，則己黨亦必垂滋生而物腐也！」一本其平素所篤信而由衷者，習焉劑焉，持論侃侃，以此大譴於國人，然亦以此失同盟會歡！同盟會既改組爲國民黨，黃興繼嬰隸籍，士釗又不許，國民黨人大譁，詆爲別有用意！士釗發憤棄去，則別出週報以暢欲言，挾政情，陵雲健筆，語語爲人所欲出而不得出；傳誦萬口，而署之曰獨立，所以揭持論不爲苟同之悖也！袁世凱既爲臨時大總統，圖專政，圖欲藉途憲法以謀解制；既知士釗之通憲法，而聞某不得志於國民黨也，招入見，館之錫拉胡同，禮意稠疊，惟其所欲；所望於士釗者，憲法之主持也！顧世凱卽以早起家事請提督吳長慶，圖與其子保初過從雅敘；而士釗則保初親女夫，意可屬大事也，促膝深談，具悉所以爲帝制者，其計井然；則大駭！宋教仁既見賊，士釗愈自危，而盡棄其衣裝僕從，孑然宵遁！既抵上海，遭黃興，方圖舉兵；士釗則袖出討袁之檄，而與章炳麟先後之武昌，說黎元洪戮力；元洪堅持兩端，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；於是國民黨乃鍾認士釗爲政友！清前兩廣總督岑春煊亦起而聲討世凱以請大元帥，則以士釗爲秘書。既今克，士釗亦被名捕，跳日本；知世凱不可與爭鋒，而欲藉文字以發其憤，乃組甲寅雜誌，以民國三年五月十日，出版第一期，言不迫切，洞中奧會！國民黨人既遷荒海外，而世凱務屏絕之不與同中國；於是士釗曉之以政力嚮背論，政本論，以謂：「爲政有本，本何在？曰：『在有容』！何謂有容？曰：『不好聞惡臭』。昔者英儒奈端治天文，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

於焉運行；日者，全系之心也；一力吸行星而向之，曰向心力；一力復曳行星而離之，曰離心力。其後蒲徠士覃精史學，深明律意，以奈端之說，可以衡政，極言為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，其說曰：「社會號有組織，必也合無數人，無數團體而範圍之；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維繫，則向心力也；反之人若團體因而瓦解，則離心力也。凡曰社會，無不有前力為之主宰；然謂發方可

以剷除，亦決不能！蓋社會者，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，而小團體中之個體，莫不各自有其中心，環之而走，無論何之，不盡離宗；則其對於他團體及其個體之為離立，可不察辨！且社會過大，人心不備，吾如其面，利害衝突，意見橫生，彼之所以為康樂，此或以為冤苦；緩則別求處理，急且決欲以去，社會之情，一傷至此，久之，勢且成爲中墜，所有憂傷疾苦，環趨迸發，羣體不裂，又復幾何！」夫所謂羣體裂者，即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！苟欲禍之不起，惟有保其離心力於團體以內，使不外奔，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之理！苟成排焉，則力之盛衰，原無一定：強弱相倚，而互排之局成；傾軋無已，爭民施奪，生人之道苦，而國家之大命亦傾！由是兩力相排，大亂之道；兩力相守，治平之原，民軍一呼，滿廷解紐，昔日之舉張君憲者，無不同情於革命；而吾輩義士，乃不知利用衆山皆向之勢，築瑕玦於人以自強；於是離心力之可轉爲向心力者，既爲所排；而國內所有一切離心力，更不識所以位之，使得其所；而日以獨伸向心力爲事；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，士奔瓦解！顧今之爲政者，既利用國民黨之窮迫離心力，收之以自已，而人心以得；而惜其不審籌一相當之地，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，使運行於法網之內；惜而治調劑之用，而措國家於治平！於以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，浮淺者不可與議法也！語重心長，其論

深切望期，爲世凱當日發，而實不僞爲世凱當日發，蓋有慨乎其言之矣！世凱稔惡，旣以稱帝，梁啓超則領袖進步黨，與國民黨而聲討；蔡君，啓超弟子也，有雲南首義之功。而岑春萱則入肇慶以聯兩廣都司令，辟士劍爲祕書長。啓超來會；士劍建議開新運以別立政統，不復國會；啓超避之；春萱亦以爲然！而湯化龍，吳景濂以議長呼朋引類，會上海，以長意獨持，天下重足而立，春萱啓超惕息莫敢禁！世凱旣殆，春萱亦釋兵；士劍勸以容從養望，而自入北京大學講學，期三年不聞政。春萱感於人言，而欲恢復國會以收民望；召士劍，議行止，士劍力沮之，並言國會贖貨長亂，恢復國會人慾狀！春萱漏言而議士大恨，春萱亦卒走粵。召國會，立軍府，而自爲總裁，急電相召，無異餘地；士劍則降心相從！自後啓超附段祺瑞以征南；而春萱濶蔽民黨，用事於粵；士劍實爲上佐，言議員官課資格，受試驗；聞者大譁！士劍又在上海揭論，主憲法不由國會訂立；其文流傳，兩院中人指爲叛逆；而以士劍之亦議員也，張皇號召，削其籍；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學理，諛之爲政學系，時大爲之語曰：「北有安福，南有政學」，以爲大詬！安福者，段祺瑞門下之政客彙也；曹錕乘之，用吳佩孚以敗段祺瑞；而春萱亦奔走失職！士劍祇事無可爲，而疑代議之無補治制，以美國，世界代議制之祖國也，乃以十年二月再遊倫敦，歷訪其名士，相與考論；而小說家威爾思，戲劇家蕭伯訥，皆於民治有貶詞！威爾思約士劍赴別墅，從容談及中國，慨然曰：「民主主義，吾人鑿之使無完膚，只須十分鐘耳！但其餘主義脆弱，日又過之，持辯至幾分鐘，卽已旗靡轍亂；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殞，力不在本身，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；世間以吾莫有此，羣效法之，乃最不幸事！中國向無代議制，人以非民主少之；不知歷代

相沿之科舉制，乃與民主精神深相契合；蓋白屋公卿，人人可致，豈非平等之極則！貿然廢之，可謂愚矣！吾欲著一書曰專能體合論，意在闡明何事須用何能，何能始爲何事。事能之間，有一定之選擇方法，使之體合。中國民治，其病在專能之不體合也！」爲太息者久之！而蕭伯訥之所以語士釗者，意尤詼詭，謂：「能治人者始可治人！林肯以來，政壇有恆言曰：『爲民利，由民主之民治』；然人民舉何足爲治乎！如劇，小道也，編劇即非盡人能之；設有人言『爲民樂，由民編之民劇』，豈非不詞！蓋劇者，人民樂之而不審其所由然；苟人欲之，不能自製，而必請益於我。唯政府亦然！英美之傳統思想，爲人人可以治國；中國則反是！中國人而躋於治人之位，必經國定之試程；試法雖未必當，而用意要無可議！今所當講，亦如何而便試符其用耳！」於是士釗之政治信念漸變，遂返國也。會曹錕以直隸督軍脅總統黎元洪而逐之，其大將吳佩孚練兵洛陽，申討軍實以爲奔走禦侮，鋌彌洋洋自得，又欲藉重議士餌誘以選爲總統。士釗既未甘以自貸，遂遁而之上海，橐篋已久，輒復思動，而自以甲寅得大名，欲踵前軌，名仍甲寅，刊則以周，招資授事，計議粗定而軒波大起，江蘇督軍齊燮元用吳佩孚之命，起兵以逐盧永祥於浙江，吳佩孚自將大軍出山海關以攻張作霖，馮玉祥隨佩孚出師而有二志，取間道歸以襲北京，取曹錕，而與作霖聯軍以夾擊佩孚，盡俘其衆；欲摧段祺瑞以主國是，祺瑞失職久，莫知所爲，而以士釗能文善論思，請以爲謀主，士釗乃置甲寅選刊不論而奔命以赴，告祺瑞曰：「約法既壞，新政未生，何用總統舊名！西史紀元前，羅馬初設民主，署曰公薩，譯爲執政；請以臨時執政名義起用職！」於是祺瑞以執政建號北京，而用士釗爲司法總長，尋兼教育廳長，爲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也。自以習

熱情僞，奮欲更張，於是渙然號於衆曰：『吾國與學已久，而校紀日頹，學績不舉！學生謀便曠廢，致倡不受試驗之議；即受試矣，或求指範圍，或曾加分數，餽迹四播，有試若無！爲教授者，以所講並無切實功夫，復圖見好學生以便操縱；虛應故事，亦固其然！他國大學教授，在職愈久，愈見一學之權威；而吾國適得其反！夫留學生初出校門，講章在抱，雖無成業，條貫粗明，而又朝氣尙好，汚俗未染，雖應教職，亦以兢兢！此類人選，他國至名置之研究院內，助教室中；而在吾國，則爲上品編材，良足矜貴；何校得此，生氣立滋；適此以往，漸成廢料；新知不益，物誘日多；內詔學生，外干時事，標榜之術工，空疏化爲神聖；獷悍之氣盛，一切可以把持；教風若斯，誰樂治學！獨念吾國號爲文化古國，海通以遠，學術之途溘日闢；今時述作，將百倍於古而未有已！乃自上海製鏡局倡議譯書以還，垂四五十年，譯事迄而進步，而文字轉形蕪俚，所學不遂，齒牙滅裂，有之，轉發不如無書之歎！昔徐壽，徐建寅，華蘅芳，李善蘭，趙元益輩，所譯實力天資話言，貫通中西，字斟句酌，由今視之，恍若典冊高文，攀濟不及；即下而至於格致書院課藝，其風貌亦非今時頹博之所能幾；以云進化，適得其反！髦士以俚語爲自豪，小生求不學而名家，黃茅白葦，一往而揀；學者自捫，寧誠不作！而爲之學生者，讀西籍，從而相稱之功能；質本師，又乏可供之著述；幾紙數年不易，破碎不全之講義，尸祝社稷，於是出焉；此云興學，寧非背道！且大學爲學術總集之名，猶之內閣爲政治總集之名。內閣有長財政者，不聞稱財政內閣；有長司法者，不聞稱司法內閣；今大學有農業大學，有工業大學，有法政大學，迺甚重師範美術，文科中之一部耳，亦獨立稱大學；幹爲支滅，別得類名，邏輯所不能通，行政所大

不便；部落思想，橫被學林；卒之兼課紛紜，師生旁午，學統盡壞，排娼風生！欲圖易俗，適盡三策；一本雜設考試委員會，倣倫敦大學教授通力合作，優加獎勵，期以新著，播之各處；辭理並富，壓人取求。三合併北京各大學，一驟議之日，士釗持說侃侃，無所避就，莫之能難；然而風聲所播，詬謗乃盡！部試諸生，青年尤大不悅；先生長者，嗚呼！嗚呼！陰默而陰和之，潛勢極張！宏獎著遠，則以為欲甄別教授；而合併各大學，施受之間，暗潮不可終日！士釗又以其間鍾刊甲寅，論各達俗！於時，胡適方主舉請北京大學，而以倡新文化稱大師，萬流景仰。薄海風動！願士釗則切論之，以謂：『新者對夫偽而言之。彼以為反乎偽之即所謂新；今即求新，勢且一切捨舊；捨舊，何有歷史！而歷史者，則在人類社會諸可寶貴之物之中，最為寶貴！今人競言教育；不知教育者，在以前輩之所發明經驗，傳之後人；使後人可以較少之心力，進而益求；不似前人之枉費心力，慘談經營以冀於一知半解而已！又嘗譬之；社會之過程取連環式，其內第一環以達於今環，中經無數環與接代構；而環為第一環者，容與今環不同形，其間之渺不屬；然諸環之原形，在邏輯依然各在，其間接又間接與人環相牽之故，可想像得之；政今之人而求改善今環，不得不知原環及以次諸環之情實，資為印證；此歷史一科所由立；而知新者早無形孕育於舊者之中，而決非無因突出於舊者之外！蓋舊者非他，乃數千年來，鉅人長德，方家熱士之所殫精存積，流傳至今者也！新云舊云，特當時當地之人，以際遇時環，情感漸至，希望嗜好所逼移，情力生力求所交乘，因字將謝者為舊，受代者為新耳；於思想本身何所容心！若升高而鳥瞰之，新新舊舊，蓋往復流轉於字與久間，恆相間而迭見；其所以然，則人類厭常與篤舊之兩矛盾性，時乃相會

貫通而趨於一！蓋吾人久處一境，飲聞而厭見，每以疲茶腦亂，思有所遷，念之初起，必且奮力向外馳去，冀得嶄新之異境；而旋久之，家見有得；於時但覺祖宗累代之所流燼，咸自身早歲之所曾經，注存於吾先天及無意識之中，向為表向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發者，今不期乘間抵巇，肆力奔放而不自知；所誤迷途知反，反者此時；不遠而復，復者此時；本期翻新，卒乃獲舊；雖云舊也，較則明知為舊而心安之；或則昧焉不覺而仍自欺欺人，以為新不可階；此誠新舊相銜之妙諦，其味深長，最宜潛玩者也！今之談文化者，不辨斯義；一是捨舊，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驚；有夫不數年而，精神界大亂，鬱鬱悵悵之象，充塞天下；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，謹厚者蓄然喪其所守，父無以教子，兄無以詔弟；以言教化，乃全陷於青黃不接，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！不謂誤解新字之弊，乃至於此！『顧胡適又欲以歐化易中國；一倡百和，幾成國基！而十劍曰：』唯唯！否否！不然！歐洲者，工業國也；工業國之財源，存於外府，伸縮力大；國家預算，得量出以爲入；既無黨無私，規模壯闊，舉止豪華，一一與其作業相應，無甚大害！而吾爲農業國，全國上下百年之根基，可得以工業意味釋之者，蕩焉無有；無有而不論精粗大小，一惟工業國之排場是驚；衣服器用，起居飲食，男女交際，社會運動，言必稱歐美，語必及台賽，由放依其馳騁，由馳騁而汎濫，變本加厲，一切恣行無忌；此在國家，勢既得不舉外債，鬻地賣土，以彌而濫支帑金之不足；在私人，勢不得不貪婪詐騙，女淫男盜，以保其肆意揮霍之無窮；其至於今，圖窮匕見，公私塗炭；而冥冥中人道墮壞，凡一羣中應有極具之恆德，淪胥以喪，乃其父不得教子，况無所教弟，夫婦無以相守，朋友無以相信，羣紐盡解，國無與立！若君學步邯鄲，失其故

步，匍匐而歸。嗚呼！吾人今後，亦只得匍匐而歸爲幸耳！』好惡拂人，多迂少可，人欲得其甘心，遂譟而毀厥居！憤以辭職，意忽忽不樂，因吟白香山孤桐詩曰：『直從萌芽拔，高見毫末始！四面無附枝，中心有適理！寄言立身者，獨立當如此！』因易字曰孤桐也！及段祺瑞以十五年四月奔走失職，而十釗一蹶不振，移居天津，猶致力於甲寅。或謂：『天下事未可以口舌爭，胡曉曉以夢詬召怒爲！』士釗應曰：『吾行吾素，知罪惟人！若其中散放言，刑誅華士；伯嗜變容，罰國邪黨；生命既絕，詞旨自空！如其不爾，一任自然！恐生不工趨避之說。夙志不干違道之譽，天爵自登，人言何恤！』其年十月，以新出甲寅寄上海見眎，告續發行。余報以喜曰：『見寄甲寅近期，知文章意氣不衰！伏以辯論重名譽，而古人稱名德；名者公所自有，德則願以致敬！君子道在自信，積毀幾見銷骨！德不孤，必有鄰也！猶誦再四，爲之神往！惟人未厭亂，天不悔禍，十餘年來，士君子之宏言讜論，何莫非資大盜以乘機竊國；肆中央，則兆洪憲之帝政；言聯邦，又啓強藩之割據；民亦勞止，汔欲小休！而亂日方長，天挺人豪，方各肆其聰明才力以禍國殃民；吾儕讀書談道，夜氣未枯，盡姑捫其舌，韜其筆，斂吾聰明才智，息事寧人以毋爲助惡。亂耶！僕於是歎諸葛公澹泊明志，寧靜致遠之爲雅量淵識也！方其時，劉表以名士牧荊州，博求儒術；關西竟豫學士，歸者蓋有千數！諸葛公自管樂自許，而南陽高臥，密邇州郡，徵聘不及，澹然有以相忘！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；雖不能至，心嚮往焉！昔聞左文襄公署楹語於門曰：『文章西漢兩司馬。經濟南洋一臥龍』。未嘗不歎左公虛憍之見，而未爲知臥龍！龍而曰臥，何心經濟；龍之得安於臥，成其臥者，在寧靜而不在經濟！竊欲改此聯『經濟』二字爲『寧靜』

，嘗以相奉。『文皇西漢兩司馬』固在公有以自信；『寧靜南洋一臥龍』，尤祝公善以致遠！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，何不利之有！與其爲桐之孤，召闢取怒；不如爲龍之臥，寧神養氣也！然以考試備選舉之資格，以試驗重大學之課業，儼厲學風，宏獎編譯，雖以召闢取怒於昨昔，而卒創顯庸於方今，功何必自我成，士劉儻有以自慰於遲暮矣！刊有甲寅存稿，續稿

（九）餘論

余著近百年湖南學風，而表以十七人，其人有文人，學者，循吏，良相，名將，不一其人，而同歸於好學深思；其事涉教育，政治，軍謀，外交，歐化，不一其術，而莫非以時世爲民！時限以百年，而上下五千年之演變，縮映於此百年之內；人限於湖南，而縱橫九萬里之紛紜，導演於若老人之手；其人爲天下士，其事亦天下事！儻讀吾書而通其意，斯爲政不厲民以自養，而論學不生心以害政！張皇湖南，而不爲湖南，爲天下！誦說先賢，而不爲先賢，爲今人！嗚呼！尼父不云乎！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行事之際切著明也！』賈生之著論過秦，而卒言之曰：『觀之上古，驗之當世，參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審機勢之宜，去就有序，變化有時。』亦非以過秦人也，所以做漢人也！昔太史公宏識孤懷，意有所鬱結不得通，錄秦漢，略述三代，上記軒轅，曰以『成一豕之言』；而人當作史記讀，心知其意之無其人，故曰『藏之名山』！余亦有別識心裁，奇意是嘗，略人之所詳，揚人之所抑，以自明一家之學；而人或作方志讀，必以其意之期來者，亦祇俟之其人！吾所不知，蓋闕如也，以言方志，吾漏正多！而讀太史公嘗作史記，徒見

不該不備而已！太史公原始察終，以史之體爲諸子；吾則欲取精用宏，通子之意於傳記！

或有問於余曰：「子亦謙以王闈運與韓王，亦一師歸今，成書數千卷，而著籍弟子且千人；吾子斐然有述，何遺此一老耶？」余應之曰：「唯唯！否否！不然！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學通人督江蘇學政，提倡古學，整飭士習，有賢聲！余先也晚，未及登門牆。而吾諸舅諸父以及中外羣從，多隸學籍爲門生者，流風餘韻，令我低徊！然文章方姚，經學惠戴，頭沒頭出於當日風氣，不過導揚皖吳之學；而非湘之所以爲學也！余私家著書，不同官書，別識心裁，太史公嘗自有孤懷，而不欲以荷徇聲氣！王闈運之人之學，老輩頗多繩彈，然有其獨到以成湘學！益吾先生博涉多通，不啻濶之；而無獨到，曩者吾鄉丁仲祐先生嘗爲余言：「鄉先輩治經，外行不入格！」余意殊不平，謂：「君之所謂外行不入格者，特以吾錫先輩治經，不合休寧高郵轍迹耳！然不依傍人戶，異軍突起，自有獨到！如高攀龍之理學，細以朱子之道問學，固爲外道；而揆之陽明之致良知，亦未遽爲入格也！然不入格而可以與宗！學海日流，有外行而不害爲名家通人者，如吾錫高攀龍之理學，不程朱，不陸王；顧棟高之治春秋，秦蕙田之於禮，非休寧高郵，亦非蘇州常州；而顧祖禹之史學，不詞當日之浙東，亦殊後來之嘉慶；皆不害爲博學通人也！有內行入格而祇成曲學者，如俞樾詁經證子，毛舉細故，自詡精識，以休寧高郵張門戶，其實以經籍纂詁一書作兔園冊子而已！」仲祐無以難也！王闈運文章不爲桐城，今文經亦非當行；然能開風氣以自名家！益吾先生，文章桐城，訓詁休寧，無不內行人格；然不能名家；而在吾蘇，則賢學政也！異日江蘇通志名宦傳，必有一席；豈藉拙著一小冊子以爲重耶！」

或又曰：『子江蘇人也，暫避兵僑寄於此，胡不憚煩而張皇湖南以成嘗耶！』余則應之曰：余江蘇人也，抑中國人也！江蘇豈能外中國以獨立，則吾何可限方隅以自固！吾中國而有若胡文忠，曾文正，左文襄諸公，寧學聖賢而未至，不可違道以干譽；寧以一夫之不被澤爲已病，不以寵利居成功；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；可以儀刑於百世，豈徒一方之豪傑也！吾此日在湘言湘，昨昔在蘇言蘇，亦嘗爲江蘇教育廳撰寫江蘇學風，遠溯顧炎武，陸世儀，近不遺徐壽，華蘅芳，而歸之實事求是，遺外聲利；亦欲以景行前徵，匡飭時賢；然面談者徒稱其博聞多識，罕言其苦心危言！語曰：『買櫝還珠』，非珠之罪也！余講學，稱高攀龍，而不稱顧憲成，以門戶聲氣，而東林所出託始也！世之談學風者，多舉東林以爲咨詢；而余不置對；非不能對也！不欲對也！方明之衰，士大夫好議論。不顧情實，國家可毀，而門戶不可毀；異己必除，而客氣不可除；黨同伐異以爲把持，聲氣標榜以爲結納；而義理不以飭躬行，問學不以經世用！及其亡也，法紀蕩然；武人跋扈，文人何嘗不跋扈；而矜意氣，張門戶，以庠序爲城社，以臺諫爲鷹犬，恩怨之私，及於疆場，不恤壞我長城以啓戎心；國事隳壞，虛譽方隆，而東林講學實階之厲；始作俑者，顧憲成焉！余寧爲王夫之之荒山敝榻，沒世不稱；而不爲顧憲成之籍甚羣彥，言滿天下；沒世不稱，庶幾自葆其在我；言滿天下，幾見不以學徇人！處今日學風之極敝，而揭幟東林以爲號，徒以長虛矯浮夸之氣，而無救於世枉！顧憲成身在江湖，心在魏闕，結黨台譽，實繁有徒，而氣矜之隆，見道極淺，不如高攀龍之處變若定，死義從容，自言：『一生學問，至此亦少得力！』然觀今日而

言理學。與其講高攀龍，不如講陸世儀。精微不如，而切實過之；切實可以救虛夸，精微不免爲游談也！明末以遺老爲大儒者，李容學究氣，獨善其身，術未能以經國！黃宗羲名士氣，大言不作，行不足以飭躬！王夫之槁餓荒谷，志行堅卓，又苦執德不宏！惟陸世儀，顧炎武，明禮達用，有本有末，而又淡泊剛志，不事馳騫！顧炎武博學於文，行已有恥，可以闕漢儒之真；陸世儀義理悅心，兵農濟世，可以匡宋學之偏；真知灼見，身體力行，私心淑艾，竊願其行！今日士風已偷，師道不立！曾子有言：「尊其所聞，行其所知。」而在道喪又敝之今日，行炫自耀，亦既無聞可尊，抑且何知可行。道聽塗說，惑世誣民，無事則聚徒會衆，放言高論；聞警則悼心失圖；逃死不遑！古人以憂患動心忍性；今人以憂患伴生喪志！平日侈談之學問經濟，文章道德，一旦大難臨頭，未有片語隻字，可以鎮懾心住，振得氣壯！而喪亂孔多以迄於今！寇深國危，土崩魚爛，人民死亡奴虜以數千萬！而庠序如林，師生多鯁，幾見有明恥教戰，引以己任；見危授命。視曰：內！多難古有與邦，殷憂今未啓聖；而開學罷教，紛紜如故；玩日愒月，泄沓如故；既以講學弋聲利，又視贖課爲尋常！行身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，受任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！安得陸顧其人生於今日，義理悅心，行己有恥，樹之坊表以立儒廉頑；余雖爲之執鞭，所忻甚焉！

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

近百年湖南學風

定價 八 十 元

編著者 錢 基 博

發行人 龍 良 臣

發行者 求 知 書 店

總店：湖南橋頭河

辦事處：瀘浦 東坪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「中國經濟學說」的研究

張憲父編著

印刷中

「中國經濟學說」是總裁繼「中國之命運」後的最新鉅著，編者按其程序作學術闡揚，立論新穎，內容豐富。

十年

(求知文學叢書之一)

蔣牧良著
八十元

作者的創作態度，一向是嚴謹的，他的小說，具有獨創的風格，筆致簡潔細膩。本書幾個短篇，是作者在抗戰後唯一的結集，故事雖都平凡，但經作者描寫出來，篇篇都能動人，篇篇都給讀者帶來了滿眼現社會的光明火炬。

兒童之友

白超編
八十元

本書是小朋友們自己的創作，是百多個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孩子們的精華的集匯。這裏面有着各種不同的口吻，不同風格和筆調的兒童們精彩的文藝短篇，他是兒童之友，他更作了兒童們感到飢渴時的儲水盆，這真是每個兒童不可缺少的寶物。

時代火炬

是湘省唯一的文藝月刊
作者讀者的共同園地

零售每期二十元

預定半年百廿元

社址：湖南橋頭河求知書店

歡迎定閱！歡迎投稿！

561080



00
—
—
—
子